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Н. 奧斯托洛夫斯基著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段洛夫·陳非瓊合譯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著 基 斯 夫 洛 托 斯 奧 .N



О НАГРАЖДЕНИИ ОРДЕНОМ ЛЕНИНА
ПИСАТЕЛЯ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Н. А.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ОЮЗА ССР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Целевой Комитет
Союза ССР постановляет:

Наградить орденом Ленина писателя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Николая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бывшего активного колхозника,
героического участника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потерявшего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власть левую руку,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о
продолжающего борьбу за дел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автора талантлив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Целев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СР

Н. Петр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ь Целев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СР

В. Андрусов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1 сентября 1935 г.

列寧獎章和中共執行委員會的議決文

8
23





像遺基斯夫洛托斯奧·萊珂尼者作
(年三二九一)



3 0528 2471 5

傳自基斯夫洛托斯奧

奧斯托洛夫斯基自傳

我，尼珂萊·阿力克舍也維奇·奧斯托洛夫斯基，生於一九〇四年。母親在「大戶人家」做廚娘，哥哥在伏林斯克省西南鐵道雪柏托夫卡站的車廠裏當鐵工。我在初級小學裏讀過書。從一九一五年十二歲起，就被雇傭在車站飯廳的廚房中做小茶房。

一九一八年在車站的材料棧房裏，為機關車鋸木材，後來又到市發電站裏當小夫。

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成為聯共（布）黨黨員，黨證為〇二八五九七三號。

參加過國內戰爭，當一個士兵。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我做過了下列的各種工作：任青年團區委員會的秘書，繼而在邊境的青年團府委員會中，任普遍軍訓練的軍事委員，繼而任雪柏托夫卡青年團府委員會的委員，繼而任伊夏斯拉夫青年團區委員

會的秘書。被選爲伏林斯克省委員會的委員。

自一九二六年起，重病把我趕出了隊伍了。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都未曾領導組織工作。躺在牀上。眼睛瞎了。僅僅從事宣傳工作。領導黨的學習小組。在這幾年中，讀完共產主義函授大學。

「一九三〇年成爲一個作家。在文學陣線上繼續一直工作到現在。著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

我怎樣寫『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奧斯托洛夫斯基

在講到我怎樣寫小說之前，我先稍微講一講自己。

在國內戰爭動亂的年代裏和此後的幾年中，發生了這樣的情形，就是我的健康壞到了極點，近幾年來，床榻成了我經常起居的地方，我不能走路，在床上躺着不動，在兩年之前我又失去了我唯一能夠看見東西的左眼。這一切前提都好像在說：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工作是不行的，是不可能的。

我個人想道，盲目在我的工作上造成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不知道能不能借其他人的手，寫下那想在紙上寫出的一切多樣的和時常是難於捉摸的思想來呢。

但是我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就用口述的方法來開始自己的工作，並且非常安心地期待着，能得出什麼樣的東西來呢。現在，當小說已經寫好了的時候，我可以確信地用領袖的話來講道：『沒有這樣的堡壘，是布爾塞維克所不能克服的。』

是的，同志們，在最困難和艱苦的條件之下是可以工作的。不僅可能，並且還須這樣。假如是沒有其它辦法的話。

爲了這樣，就必須有對於工作的毫不動搖的志向，大的耐心和……安靜。我早已就有一個願望，想寫出各種事情來，我曾經是這些事情的見證人，有時候我還是這些事情的參加者。但是因爲負擔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工作，我找不到做這個工作的時間。唯一的嘗試，——這不是文學性質的，而是單純的事實的敘述，——就是應烏克蘭青年團史料委員會的要求和同志所寫的集體作品。我以前是從來沒有寫過東西，寫小說，這還是我第一次的勞作，但是在工作之前我準備了好幾年。疾病給了我許多空閒的時間，這是我從前所完全沒有的，我就如饑如渴地和永不滿足地寢食於文藝書籍之中。俗話說得好：病有病福。在生病的期間，我有可能性讀完了共產主義函授大學的第一年的課程，閱讀文藝書籍來充實了自己可憐的行囊。

沒有這個大而深遂的準備，是沒有可能從事寫作的。

我當時計劃寫一羣工人的孩子們的歷史，從他們的童年起一直寫到現在，當這些主人公們成了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時為止。因此，這本小說包括了從一九一五年一直到目前的這個時期。

黨和青年團的青年衛軍，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中，給了成千萬的優秀的人物，這些人是忠誠地獻身於黨和自己的階級的。國內戰爭時代他們在紅軍旗幟下的鬥爭，和經濟破壞的鬥爭，繼而在復興時期的創造工作，以及後來各年中為在我們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提供給無產階級的文學以無盡藏的資料。

應該寫這樣的東西，給那些剛剛加入青年團的人們看，給那些沒有和他們的父親並肩為共和國的生命而鬥爭，見過和參加過工人青年英勇鬥爭的人們看。

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就犯了第一個錯誤：我抓住了一個插話就描寫它。開頭是沒有計劃性的。這個最初的記述就這樣被擱到一邊去了。

阿克伏台拜希 (Аквотепаш)，這是烏克蘭舊伏林斯克省的一個不大的城市，

是一個龐大的火車聯絡點。在動亂的年代裏，這裏聚集了革命和反動的力量。當地曾經過激烈的鬥爭，這我們只要提起雪柏托夫卡（Sheepovka）反過來讀是阿克伏台拜希）曾來回爭奪了三十次，這一點就可想而知了，在書中所寫的大部份插話，都是事實。

我特別記得高魯比大佐所組織的對於猶太人的迫害。我覺得，我不能寫出這些無助的猶太人大批遭受殺戮的一切可怕的情形，我只能說：我的記述比當時所發生的事情還更為減色很多。

德國哨兵為機關車駕駛者的隊伍所殺和將運送征伐的軍隊來的火車在途中停駛的情形，是我根據參加過這個插話的人們的敘述而寫出來的。這三個工人，現在都是布爾塞維克，都是同一車廠的突擊隊員。當我口述時，我先講一講這一個或那一個人物，我想像地在我自己的想像中表現出這個人物來，我的好的記憶能力在這一方面很幫助了我。我緊記着許多人，就過了十多年我還能記起他們。因此，我在自己的想像中描寫

出我所要口述的情景，我從沒有忘却了我所要描寫的圖畫。當圖畫中斷的時候，記述也就中斷了。

我認爲，開始寫作的人沒有這種想像的描寫，是不能明顯的寫出人物和圖畫來的。也許這是種奇蹟，當我聽到和諧的幽靜的音樂，特別是提琴時，我自己的想像中，就特別明顯地呈現出所引起的圖畫來。

舍遼夏的死是我親筆所寫的，當時我正從無線電裏聽到伊波立托夫——伊凡諾夫的「高加索的素描」。

可惜的是幫助青年作家的雜誌中，大作家們雖然講了書的佈置和章的結構等，但他們不寫起草稿時的實際工作，他們認爲這是不必要的瑣事，而用了很多地方來專講理論。但是開始寫作的人，正需知道寫作的技術。

在開始寫作的人發現到文學家早已知道的事情時，他們是白費了多少精力呀？所有的作家都無例外地，講到筆記本的重要性——這無疑地是正確的，多少好的

思想在漂浮着，而沒有立即寫到筆記本裏去，舉如我自己是很困難寫字的，但我自己「有」這樣的本子，它對於我是有很大幫助的。

我的小說中的大多數人物，都是用的假想的姓名，茹赫拉伊只有小名，他並不是省非常委員會的主席，而是特務部的長官。我不知道，我怎樣能描繪出這個由整個鋼鐵所鑄成的波羅的海的水兵，革命家「乞卡」（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譯者註）的體形。我們的黨有這樣的同志，沒有什麼吹雪，沒有什麼大風，能把他們從站得堅固的，稍微彎曲的腿的姿態而吹倒。從外表看來，這些人是粗魯的，但是他們充滿了力量，這些優秀的人物……（文章至此處中斷）

關於奧斯洛夫斯基

戈寶潔

這已經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了。一個冬日的黃昏，天空裏滿佈了陰霾的灰色雲層，好像一塊鉛板似的；房屋的屋脊上和馬路的行人道上，堆積着皚皚的白雪；商店的櫥窗裏面，早已就透射出淡黃色的燈光。就在這時候，我從莫斯科工人住宅區紅普勒斯尼亞乘電車到城中心去，三輛長蛇似的電車，先蜿蜒過城郊，經過了動物園，到了起義廣場的時候，它的速度就逐漸地減慢了，在廣場的四週，是黑層層的人羣，一排一排長長的行列。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行列中有人這樣講道：

『作家奧斯洛夫斯基逝世了。』

的確，這是一個驚人的不幸的消息。誰不知道盲目作家奧斯洛夫斯基的名字呢？誰沒有讀過他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這本小說呢？本來乘客是擠滿了車廂，好像車

廂都容納不了似的，自從聽了這個消息後，車廂裏頓然地空了一半，我也不由自主地，隨着人的浪潮挑在行列中間，慢慢地擠進了伏羅夫斯基街口的蘇聯作家協會。在協會的一間小廳屋裏，安置着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遺體。我看到了這位作家了，這是位經過多少難苦和病魔磨鍊過的人呀，寬大的額骨，瘦削的兩頰和深陷的眼眶——他雖然並不魁偉，但是他的心，他的思想却是無限的偉大的。

一九三七年的深秋，我又在莫斯科近郊的新處女修道院的墓地中，看見了他的石碑，這是塊一尺見方的黑色大理石，嵌在新處女修道院的古老的白色牆壁上，比起其他許多作家的墓石，這顯然地是太素樸了，但是他上面刻劃出的金字：『尼古拉·奧斯托洛夫斯基』是這樣光輝奪目，它好像是永遠地銘刻在你的心之深處！

奧斯托洛夫斯基的一生，正像他的兩本小說的題名一樣，是『鋼鐵怎樣鍊成的？』是『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這兩本小說的題名和內容，就正象徵了他整個的一生。

一九〇四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這位作家在烏克蘭和波蘭交界的伏林斯克省的雪

柏托夫卡地方誕生了。這是家貧寒的鐵路工人的家庭，他的父親早就逝世，母親在「大戶人家」當廚娘，哥哥在火車站的車廠裏當鐵工，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靠了他們微薄的工資來維持的。

奧斯洛夫斯基在六歲的時候，進了初級小學校，十二歲的時候就自己去謀生活，他牧過馬，在雪柏托夫卡車站的飯廳中當過小茶房，洗碗碟和跑雜的事務，繼而在車站的材料棧房裏做過工，後來又在市發電站當過小火夫和發電工人，雪柏托夫卡的小車站，是和他的生活的開始密切相聯繫着的。他在小說中這樣寫道：「這是鐵道的集合地，集合着六條路綫的。——車站上聚着幾百輛列車，又向四面八方散開去了。……在這兩年之間他長大了，規矩了，他在這些年月裏，嘗試過種種工作……他不知道疲倦，他做的事情比誰都要多些。」的確，奧斯洛夫斯基就是在這種情形和主人及師父的打罵責罰之下成長的，在現在蘇聯沙溪（Socili）地方的奧氏博物館中，還陳列了一張當時他服務過的車站飯廳的照片。

奧斯托洛夫斯基的性格，正像他著作中的一位女主人公所說的一樣：『他真是像火一樣的人，他怎樣的頑固呀！』當十月革命爆發的時候，他正是十三歲，就投身進革命的烈火，在一九一九年十五歲的時候，加入了青年團和參加國內戰爭作戰。他做過雪柏托夫卡革命委員會的信差，參加過科托夫斯基的師團，在布君尼的第一紅騎軍的宣傳列車上做過工作，在司令營裏當過聯絡員……在每一處地方，他都表現出他是一位英勇的戰士和天才的煽動家，當他作戰時，他經歷過無數次的與敵人的生死肉搏，在有一次戰鬥中，一顆巨彈在他面前爆炸，使他受了重傷。他在赤衛軍醫院裏休養了幾個月，『青年的身體總是不能死亡的，所以力氣也漸漸恢復起來，他又第二次地誕生了，』當他病癒之後，他就又投身於革命工作的漩渦，一直到國內戰爭結束時為止。

一九二一年從戰地歸來之後，他還是走進了工廠，參加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他先在基輔鐵道機械修理廠當電氣修理師，翌年參加修築一條運輸燃料的鐵道支路的工作，他們是在饑餓，嚴寒和冰凍的條件之下工作的，他們很多人都得了傷寒症，但他又

掙扎出死神的手，這正像他在小說中所寫的：『傷寒症並沒有殺死巴瓦爾。他第四次衝破了死的防綫，』在恢復了健康之後，他就到邊防軍中去做政治工作，一九二四年加入了聯共黨，此後參加過許多黨的和青年團的組織與教育的工作。

到了一九二七年初，他的健康完全衰弱了，得了半身不遂症，手足都不能動作，繼而他的眼睛也瞎了，這是他一生中最苦痛的事情！他曾這樣寫給他的哥哥道：『在這個世界上，對於我沒有比從戰綫上落伍更可怕的事情了，那簡直是不能想像的。』身體上的奧斯托洛夫斯基雖然是死亡了，但是他的心並沒有死亡，他抱着這樣的信心：『在最困難和艱苦的條件之下是可以工作的。不僅可能，並且還必須這樣，假如沒有其他辦法的話。』他抱着很大的信心，『爲了對於黨，對於自己的階級多少有些貢獻，』就想『用文學的語言把過去的情形描寫出來，』這樣在一九二八年他就開始寫作了。

他本人既然是殘廢，同時又是盲目，所以他的作品都是口授由人筆錄或是由收音機收音而製成留聲機片的。他第一部作品就是『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這是本自傳

式的小說，主人翁巴瓦爾·可却金，正是奧斯托洛夫斯基本人的化身。他從他在小學校，在雪柏托大卡小車站的生活寫起，怎樣參加了英勇的國內戰爭，一直到戰後的建設和政治工作為止，差不多在這本小說的每一頁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面影來。這本書的主人翁巴瓦爾（也正是奧斯托洛夫斯基自己）就是『從鋼鐵怎樣煉成的？』這本小說表現出一個青年布爾塞維克的光榮鬥爭的路來。

當他把第一本小說寫好之後，他先將原稿寄給別人批評，但郵政局把它在途中失落了，奧斯托洛夫斯基並沒有因此灰心，他又重寫這一本作品，它的第一部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這本書立即震撼了整個蘇聯文壇，在七年之中會再版過一百次，印為二百五十萬冊和譯成各種文字。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一日，奧斯托洛夫斯基得到政府所獎的列甯勳章。

在第一部小說完成之後，奧斯托洛夫斯基又開始他第二本小說：『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他想在這本小說中，描繪出烏克蘭人民反對波蘭統治者的侵犯和武裝干涉。

可惜是他並沒有寫完這本小說，在第一部分完成的幾天之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就逝世了。這本書也正像『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一樣，受到蘇聯讀者的熱烈歡迎，僅在奧斯托洛夫斯基逝世後的兩三年中，這本書就印行了四十版和一百五十萬冊的這一事實，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妻子拉伊斯在一篇回憶的文字中，曾告訴我們他著作『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這本小說的情形。在十一月初時他從沙溪到了莫斯科，遙遠的旅途雖然使得他很疲倦，但是期望這本小說完成的心，却使得他更加興奮。十一月十五日，蘇聯作家協會的主席團，在他家裏舉行了一個集會，討論他這部新著。奧斯托洛夫斯基非常興奮地作了一個開會詞，要求作家們對他加以嚴格的批評，不要因為是個殘廢的人而多少加以寬恕。他還這樣講道：

『你們開大砲吧，這將給我以更多的力量和期望來迅速從事工作。』

舍拉菲、冒維奇、蓋拉希、冒娃、法捷也夫等許多人先後發表了意見，大家以為修改這

部作品，至少要三四個月的功夫。奧斯托洛夫斯基帶着微笑地講道：『再過一個月，青年團就可以得到『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這本小說的第一卷了。——我將一天做三班工，一個月就給修改完。』他繼續又講道：『恰好我有失眠症……有的人用休息來治療這個病，有的人則用工作。』他就是用工作來治療這個病的。『沒有人能阻止我這樣做，我覺得，我只有當工作的時候，我纔健康。』從這個時候起，他每天從朝至夕毫不間斷地在工作着，很多人勸他多休息一會兒，他這樣堅決地回答道：『同志們，愛護是很好的東西。我慣於珍視它。但在目前的這樣情形下，這種愛護的出現會妨礙我的治療的。』在工作的時候，他的書記也許會疲倦了，奧斯托洛夫斯基故意地笑他們『弱』並且鼓勵他們：『前進，朋友們前進吧！』

當有人要幫助他完成他的初稿時，他這樣答道：『幫助我是需要的，非常需要的。但並不是那樣形式，像一些個同志所表現的一樣。大家都知道，作家愛自己的書，決不能把它交給另一個作家，甚至是最敬愛的人來幫他「寫完」。你們想吧，假如你們當收穫糖

蘿蔔最忙的時候對瑪利亞·丹青科說：「我幫你來做完吧。」我可以確信地告訴你們，瑪利亞·丹青科一定要把你們趕開，並且這樣說道：「我要用自己的手完成一切。」

奧斯托洛夫斯基就是抱了這種果決的精神，而完成他自己的著作。

奧斯托洛夫斯基是這樣一位英勇的戰士和作家，任何一切痛苦和艱難，是不能阻止他的前進和把他毀滅的。他在「我的一日」這篇短文中，會這樣寫道：

「……我醒來了，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我被束縛和上了鍊鏢的身體的極大的痛苦。這意思就是說，我剛剛夢見我年青而力強，我騎在無比的駿馬上去迎接上升的太陽。——我不張開我的眼睛。這是不必要的，因為在片刻之間，一切事情就會湧現到我前面來。在八年之前，這個可怕的疾病使得我身體衰弱，困於病榻，瞎了眼睛和把我投進漫漫的長夜……」

「……幸福是無限的。在我們國家裏，黑夜會變成爲太陽光輝照耀着的清晨。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個人的悲劇，已爲創造和知識的奇蹟的愉快所消滅了，因爲我們的手

放下了我們所建築的美麗建築物的磚石，這個建築物的名字就是社會主義。」

因此，奧斯托洛夫斯基非常重視生活。他曾借用『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主人公巴瓦爾的話說道：『對於人最珍貴的，——就是生活。它僅給他一次，因此就應該這樣地生活：不要因為長年歲月毫無目的地消磨過去而後悔，不要因為卑劣的繁瑣的過去而自愧，當死的時候，應該能這樣說：我已經把一切的生活，一切的力量都貢獻給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為人類解放而鬥爭的事業！』

奧斯托洛夫斯基正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把他『一切的生活，一切的力量都貢獻給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為人類解放而鬥爭的事業！』

中央執行委員會會長彼托洛夫斯基序言

尼珂萊·奧斯托洛夫斯基 (N. A. Ostrovski) 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是首先在偉大的×××之中，在與資本家，帝國主義者，侵略者，地主，伯托留拉軍以及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者的鬥爭中；提示了勞動者與貧農的階級意識，是在怎樣的生長着，強化着。

××××在戰旗下面結合了幾百萬的勞働大眾，把他們配合在榮譽的聯隊指揮官俄羅西洛夫，夫翰這布窮奴，訶托夫斯基，布里馬可夫，柴伯耶夫的號令下。奧斯托洛夫斯基在傳說的人物西雀爾斯的師團裏，爲着理想賭着生死果敢地鬥爭。尼珂萊·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小說明確地反映了這鬥爭的偉大性。

水

天

卷

第

九

同志奧斯托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說中，有興趣地描寫着無產階級和貧農的生活及

鬥爭，同時暴露着在當時很多酷似秀柏托甫卡，羅瓦古拉多，瓦里斯克，及鄉村的其他的富農，布爾喬亞，小市民。他把理解小布爾喬亞知識階級的任務，它的社會立場，及它的革命的推進力的不可能性，給與以鮮明的標幟。

在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小說中，有着巴瓦爾和列西金斯基中學生的兒子的決鬥。中學生的傲慢，浮躁，有頭無尾，干犯，無靈魂的思想，輕薄，鄙俗，卑劣，陰謀——這才是在地方小市民的複雜的生活中；在為俗事所染污的小市民的巢窠裏養育成了的雛鳥的特長。像在鮫魚周圍的小魚，靠它的殘渣而生存一樣；這些小市民不論在思想上，物質上，都靠着地主，和大布爾喬亞所獲得的剩餘而生活。小市民把自己的兒子們薰陶為做他們的奴僕和暗探，同時準備送到所謂「社會活動」的一切舞台上。

普羅列達里亞和這是不同的，是通過階級鬥爭的全發展的步驟，而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準備着歷史的登上鬥爭的舞台的。那件事是保護全人類的利益的意義。所以，普羅列達里亞青年在十月時代把生命獻給了鬥爭。

青年人——是偉大的力量，在那裏的生命成爲奔流而鼓動着。青年以犧牲自己的精神參加榮譽的紅軍的隊伍，擁護蘇維埃同盟。

* * * * *

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的作者自身，提示着對於普羅列達里亞祖國及列寧，斯大林[的黨的獻身態度，異常的勇敢性。雖然因爲重病，而被釘在病床上；可是，他不倦的勞働着，創造着，過着我們偉大時代的最激昂的沸騰一般的生活。所以從這種生活中吸取着無盡藏的力量，精力，勇敢，激情，及布爾什維克的熱情。他的肖像是對於生長着的世代，現示着怎樣生長，怎樣勞働的明確的證據。他借着他小說裏的主人公巴瓦爾·可却金的口說：——「對於人最緊要的便是生活；那不外只有一次的。因爲這個原因，長年月的無目的的過着，而後又應該過最痛苦似的，給卑劣的鄙俗的污辱的所燻炙似的死似的生

活。——我把一切的生活，一切的力量獻給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人類的解放鬥爭！

在爲了十月勝利的偉大的鬥爭中，普羅列達里亞青年，那雄壯的前衛，對於×××社會主義的獻身態度，是這樣的，也只有是這樣，才是參加現在社會主義運動的蘇維埃青年的獻身的態度，所以也只有這樣的態度，在×××未來的鬥爭中也可以看到的吧。

巴瓦里克——是小說中的主人公。參加與白色波蘭軍，白軍，伯托留拉軍的鬥爭之後，肩起有×××責任的事業的巴維里克，時常對階級敵人，繼續着頑強的鬥爭，時常擊退着×××他門所不能深信的抵抗。

但，巴瓦里克是年青的，在他的生活途上，錯雜的綜合着愛情及各種各樣的體驗。讀者在這小說中可以看見不少的爲着人類的最高理想的鬥爭而在一個方向所結合的人們的真實的友情的諸典型吧！而且，現代青年也可以從本書中吸取，糾正謬誤的，根絕舊習慣的殘滓，及爲着與卑劣鬥爭的許多活生生的經驗吧！

雖然巴瓦里克對於還沒有擺脫非普羅列達里亞的環境及血肉的本性的姑娘；感

到愛情，但是他一知道了那種謬誤，便拋棄了自己熱烈的感情；從心底連根地拔出來，把一切奉獻給爲社會主義的鬥爭。

在血腥鬥爭中的負傷，威脅生命的重病，都不能使巴瓦里克挫折的。不憐恤自己的力量；在能夠站起來步行的時候；早又跑進國民經濟再建的狂風似的生活，堅毅地忍受着再建設時代的最初幾年間及與市民戰爭的可怕的困難，堅毅地忍受着和反革命黨徒，怠工，建設妨害者的鬥爭的可怕的困難，在爲×××所派遣到各個國民經濟的部署裏，像巨人般的背負着事業的重担；指出公然的，隱然的敵人，到處明顯地把他們拋出來，暴露着；反對在×××裏的猛塞維克派和托羅斯基派，反對一切的偏向，爲着列寧的基本方針，不厭倦地繼續着鬥爭。

巴瓦爾·可却金，對於他的不親切的態度也要衝突着。被叫做與蒙昧，官僚主義鬥爭的列寧同志是完全正確的，有注意人類的共鳴情感的同志斯大林是完全正確的。爲什麼呢？因爲是「在全世界上一切最高價的資本之中的最高價的，最決定的資本，是人

是勞働的人。」（錄自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同志在格寧姆林宮舉行紅軍大學畢業式時的演說辭）

*

*

*

*

*

現代的醫術，還沒有能力使奧斯托洛夫斯基恢復健康。可是他並沒有從隊中落伍的。在尼珂萊·奧斯托洛夫斯基在受戴了列寧獎章的歷史上，寫下了不少的功績，勇敢，英雄主義。對於他的鬥爭的功績，他的才能的作品，對於他爲着建設沒有階級別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爲不倦的鬥爭的尖銳的武器的文學創造，黨和勞働者農民的政府贈給他最高的褒獎——列寧獎章。

產生奧斯托洛夫斯基的我們榮譽的××××，養育着幾千，幾萬，幾百萬的人類。他們以心臟內的血液，傾力使我國的生產力發展，興盛。列寧，斯大林，××××繼續鬥爭着，永遠存在着。

格·彼托洛夫斯基

本書的好壞，自然不用譯者來饒舌；只要一看奧氏的略傳，及其怎樣產生這部書的經過，我想一般「識者」自然就能決定這部書的價值。我們爲什麼譯這本書呢？事實是這樣：在日本看到日譯本時；翻讀了日譯者的序言，及對作者的介紹；便使我們懷着一顆熱烈的心，想知道一個特有的，被革命的現實鍛鍊成鋼鐵一般堅固的青年戰士的傑作的姿態；買了一本回來；細細的咀嚼，愈讀愈興奮感動，因之萌芽了譯這書的意念。

在翻譯時，時常碰到土語成語的阻難，幾乎不敢譯下去，可是書中的激揚壯烈的史實以及作者的奮鬥精神，招引我們，鼓舞我們，而使我們生下絞盡心血來譯完本書的雄心與毅力。

前面說過，本書中的土語，成語是非常多的，爲了忠實於作者，爲了稍盡翻譯者的良心，我們曾經多方奔走找人幫忙。疑難的地方，承鹿地亘先生及劉山兄嫂，懇切指教，日譯

本的××及被遺失的一頁（第七章的頭一頁）承陳伊範先生由俄文譯成英文，得以譯出，又承張謇先生代為設計封面，我們在這裏對諸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謝。

本書出版的廣告，記得在去年八月間就登出了，那時候，是決定由陳洪葉三人翻譯，後來因生活關係，洪到南洋去，葉到廣東去了。於是這翻譯的責任，推到了我們兩個人的身上，而我們兩個人，亦苦於生活，忙於生活，雖然努力想在預定的期間（今年一月）出版，可是終底不可能，我們對於渴望本書的讀者，祇有慚愧，抱歉。

西線無戰事一書，似乎有了七種譯本，誰好誰壞，不是要在這裏介紹的。現在所以提到它，因為我們雖然盡了能盡的能力，但錯誤會還是免不了的，我們懇求進步的譯作者的批評與指正，同時希望有另外的一種兩種……直至定譯本出現。

最後，本書的作者——可却金——奧斯托洛夫斯基，在他的短促的生命中，時時刻刻在為着他的祖國鬥爭。我們的祖國，早已陷入了破滅支離的狀態，挽救它（我們的祖國）的免於危亡的責任，是我們每個青年都應擔負的。現在謹以此書獻給在為我民族

解放鬥爭中的英勇的青年戰士。

譯者 一九三七·五·一日清晨

第一章

在節日前交給你們做的練習題，做好了，站起來看看！一個胖胖的，胸膛上掛着似乎很沈重的十字架，威嚇地在巡視着學生們。

細小而陰險的目光，注射着從坐位上站起來的六個人——四個男的和兩個女的。

這些孩子們一面恐懼着，一面對他使眼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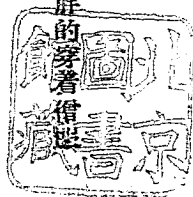
「好！你們都坐下來吧！」神父說過這句話後，對女的示意。兩個女的哈的嘆息着，趕緊坐了下來。

瓦西利神父的眼睛，在四個男的姿態上窺視着。

「喂！你們到這裏來！」

瓦西利神父站了起來，推開身邊的椅子，大搖大擺地走近了結成一堆的孩子們。

「你們中間，有誰喫香煙嗎？這是不能允許的。」



他們聽了之後，一齊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

「神父先生，我們並不吃煙的。」

神父的臉色，緋紅起來了。

「不吃煙，胡說！他媽的，是誰把馬霍爾加香煙，捏碎散在這兒呢？吃可不吃的呵。現在明白了。將袋子翻過來看！快一點！我說的話聽懂了沒有？我說把袋子翻過來看！」

三個小孩開始把袋子翻了過來，放在桌子上。

神父緊眯着眼睛，想發見煙瘡的痕跡，可是什麼也沒有看到。於是便把黑眼睛的第四個小孩拉了出來。他是穿一件灰色上衣，一條青色褲子，膝蓋上有了補丁。

「畜生！爲什麼老是擺着鬼臉站着呢？」

黑眼睛的小孩，心中隱抑着厭惡地眺望着他，低聲地回答說。

「呵！我沒有袋子的，——這樣說着，兩隻手捏緊得沒有縫隙了。」

「哼！沒有袋子的，以爲我不知道那樣的事嗎？做捏碎香煙這種不允許的事，還有

別人嗎？這像你還打算留在學校裏嗎？怎麼小傢伙，那是不能隨隨便便的呀……以前你母親也會來哀求過，因為只是一次，所以寬恕了。但是，現在……已經完了。從教室裏滾出去吧！——他抓住這小孩的一隻耳朵，慢慢的走到門口，把這小孩推出去，將門咣啷的關起了。

教室變得靜寂而縮了攏來，誰也不知道巴甫卡·可却金為什麼被學校驅逐出去。六個成績壞的學生，到了非叫到神父家裏，做答練習題不可的地步了。大家在廚房裏等着他的時候，看到巴甫卡在神父復活節的物品中，拿了一手馬霍爾加香煙的，只有巴甫卡的好朋友賽略西加·布爾傑克。

被驅逐的巴甫卡，坐在台階的最低一格。他在沈思着：「究竟怎麼樣回家去呢？母親又會說些什麼？」他的母親從清早到夜深，都在消費稅務監督官家裏做女廚子，她是一個勞働着的愁苦的女人。

眼淚止住了巴甫卡的嘆息。

「啊！以後怎麼辦呢？這也完全是那臭牧師的恩惠啦。我偷馬雀爾加香煙嗎？這是賽略西加挑使的。嘿，都是那毒蛇撒的謊。這樣，兩個人都有責任的，可是賽略西加却什麼事也沒有，只把我一人開除了。」

神父瓦西利的憎怨，不是現在開始的，記得有一次跟米休加·列夫求詞夫打架的時候，巴甫卡也因為「拖了他」而被留下。在散課後的教室中，教師好像爲着不要洩氣似的，把白臉的小孩帶到二年級的教室裏去，巴甫卡仍然坐在最後的一排椅子上。

穿着一件寬大的黑色上衣的教師，在講述着地球跟天體。巴甫卡因過於驚愕而默地聽着：地球到現在已經有幾百萬年，及許多星也像地球一樣的教說。他聽了之後完全驚住了。他已經稍微站起來，想對教員「在神學上面並沒有寫着這些東西」的說，可是，因恐怕責罰而止住。

教師給巴甫卡的神學的分數，總是百分。他節日的頌歌，什麼都能唱的，新約聖書也好，舊約聖書也好，時常在口中喃喃的唸着。就連上帝什麼日子裏做什麼事情，也完全明

白的巴甫卡決定要試問瓦西利神父。在神學一課開始的時候，神父坐在安樂椅上，巴甫卡舉手，得到『說也可以』的許可而站來起說：

——神父先生：高級的先生，也說地球已經存在了數百萬年嗎？但是神學，只有五千年……——巴甫卡因瓦西利神父用銅鑼聲怒吼着，立刻坐下來。

——怎麼回事？他媽的！對於上帝的語言，是怎樣用功法呀！——巴甫卡用微小的聲音私語着。不久，神父抓住他的兩隻耳朵，將他的頭碰在牆壁上發出咯咯的響聲，而且被殘忍地打過之後，又無緣無故地被驅逐出來了。

巴甫卡在母親那裏搽上了厲害的藥。

有一天，母親到學校裏來了，哀求着瓦西利神父無論怎樣請再一次收入她的兒子。巴甫卡從那時起由心底憎恨着教師，雖然憎恨，可是也害怕。他對於「對方是誰呀，是怎樣橫暴的侮辱呀，」是不能寬恕的。他憤慨着神父也說下流話，而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的被祕藏在心中。

此外，這少年所受到瓦西利神父的侮辱，要是一一數出來，恐怕不止三四次吧！牧師或將他關在門外，或爲着無謂的事情接連幾個星期內要他站在教室的一隅，在上課的時候一次也不許他質問。因此在復活節前，和成績壞的小孩一塊兒帶着練習題，到牧師的家裏去。因爲巴甫卡在神父家中的廚房裏，在復活節的物品中，捏碎了馬霍爾加香煙。雖然沒有給一個人看見，但是神父即刻就在追究着這是誰做的事。

……散課後，孩子們都走到庭園裏，圍住巴甫卡。他像不愛談笑的人似的沈默着。塞略西加·布爾傑克還在教室裏沒有出來，他覺得自己也有罪過，無論怎樣朋友們也不會諒解他的。

主事矮勿列姆·瓦西利烏其從教員室的窗門口直挺挺地把頭伸出來。巴甫卡對於他的低沈的聲調，不覺吃了一驚。

——可却金，快到我這兒來！——他喊。巴甫卡的胸被針刺似的向着教員室走去。

※

※

※

※

※

卡。

臉孔蒼白年老了的公共食堂的老闆，睜大着無色的眼睛，眺望着站在一隅的巴甫

——這小孩，幾歲了？

——十二歲——母親回答說：

——好，就在這裏吧！這樣決定：每月八個盧布，有事的日子，整天在這兒做事，沒有事，就在家裏休息，但是手足不乾淨是不好的。

——那末，就這樣吧！可是，他並不是手足不乾淨的小孩，假如……——她驚愕地說：

——今天就開始工作怎樣？——主人命令着。於是回過頭來，向着站在旁邊的體格強壯的女人說：——季蘭，你帶這小孩到洗刷場去，跟甫羅先加說，叫他代替格里西加做事吧！

女人放下切火腿的菜刀，對巴甫卡搖了一下頭，就向着到洗刷場必須經過的大房間的門口走去；巴甫卡在後面跟着，母親一邊和他一起慌忙地走，一邊急促地囁嚅着：

——巴瓦爾夏可以嗎？好好地做吧！萬不可再做出無恥的事情來！——她用軫憂而沈思的眼睛送兒子去了之後，自己也走開了那兒。

洗刷場正在煩忙着。桌子上面山積着盤子，刀子和叉子，幾個女的，用掛在肩上的手巾在擦着那些東西。

頭髮蓬亂，臉色橙黃的一個比巴甫卡稍微大些的男人，抱着兩個大的茶炊在工作着。

洗刷場瀰漫了從盛滿熱水的水盆裏面蒸發着的熱氣，所以巴甫卡在煙氣之中，不能看清楚在工作着的女人的臉孔。他不知道做什麼好，也不知道跟誰一塊兒做好的，矗立在洗刷場的中間。

季蘭走近一個洗食器的女人旁邊，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說：

——甫羅先加，這是來代替格里西加的小孩，要做什麼，你去決定吧！

季蘭又指着甫羅先加對巴甫卡說：

「這個人是這裏的頭腦，你依着她的吩咐做吧——她說過之後，即刻朝着飯堂那邊走回去。」

「好——巴甫卡細聲地回答說。他等待着，詢問似的眺望着站在眼前的甫羅夏，她一面擦着頭上的汗，一面好像估計小孩子的價值似的從上看到下，立時撩起垂下去的袖子，用特別和藹的從胸中迸出的聲音說：

「說到你所要做的事是什麼也沒有的。小孩，嘿！燒這鍋吧！從早到晚，一年到頭，不要使熱水間斷的添柴燒吧！還有，那茶炊也是你的事啦！有時還必須擦擦刀子和叉子，把這些髒水倒出去的事也得做啦！沒有了。小孩，要流汗的啊！——她用 Орелов 的訛音的 A 字調子饒舌着，正因為這樣，她的訛音和她的獅子鼻和她美麗的臉孔使巴甫卡特別愉快起來。」

「老婆婆究竟做什麼好呢？」他獨自決定着，很神氣的對甫羅夏說：

「嘿，現在做什麼呢！老婆婆？」

他這樣說過之後，便躊躇起來。在洗刷場做事的女人用最大的笑聲，笑他最後的那句話。

——哈哈……甫羅先加，已經有了甥子了……

——哈哈！——甫羅夏本人的笑聲比那一個的都大。

巴甫卡因為水蒸氣不能看清楚她的臉孔，實際，甫羅夏還只有十八歲的。

他已經完全明白了，他向着男人那方面詢問的說：

——嘿：現在做什麼好啦？

但是男人回答他的仍然是哈哈的笑聲。

——你聽從老婆婆啊！隨便什麼都給我好好地做吧！喂！來這兒幫幫忙呵！——說了

之後，急速的跑到緊接着廚房的門口走去。

——到這裏來，幫着洗叉子吧！——巴甫卡聽到了在那兒做事的一個有了相當年

紀的女人的聲音。

——喀呀喀呀地說些什麼啦？小孩，現在說什麼啦？嘿！拿着這個吧——巴甫卡接受了手巾——用牙齒咬住手巾的這頭，還有那頭使勁捏住，這樣的拿着叉子在上面磨擦着，一點污垢也不要留呀！這件事是很麻煩的，假若主人在上面看出了污點，那就了不得了。他會不說三不說四的先將你驅逐出去呵。

——主人——在巴甫卡是不明白的——這裏是主人要我來的。

洗盤子的女人笑了。

——這裏的主人，家財道具，就是墊子吧，也同樣地看重。這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呵，今天他不在，久做幾天就會看見的。

洗刷場的門開了，三個茶房把污垢的食器山一樣地抱進來。其中有一個肩膀很闊，兇惡的方臉孔的男人說：

——賣力的做吧……已經快要十二點鐘了，休息休息吧。

他看見了巴甫卡追問地說：

——可是，這是什麼呢？

——這是新來的啊！——甫羅夏回答說：

唔！新來的——他說：——喂，很好嗎？——他笨重的手，落在巴甫卡的肩上，把巴甫卡推到茶炊那邊又說：——這個你仔細照顧着吧。嘿！你看，一面火滅了，一面却冒出氣來了？今天你給我好好地做吧，明天還是這樣，就得挨打的好嗎？

巴甫卡一句話也不說的，精心照顧着茶炊。

這樣，他的勞働生活開始了。巴甫卡從來沒有像開始勞働最初那天的拚命的。這兒，即使母親不可囑，在他也很知道和家裏不同，那兇惡的人，不是明白的說了嗎？假如不聽話，是要吃拳頭的呵。

巴甫卡脫下他穿着的長靴，套在茶炊的煙筒上，使火發出喃喃的响聲，於是火從茶炊蓋的邊緣噴了出來。巴甫卡或拿着盛滿着水的水桶到水口那裏，或把柴添到被水流入了的鍋的下面，或拿手中擦着茶炊蓋上面的泡沫，說要做的事他都做了。深夜疲倦了

的巴甫卡跑到廚房去。洗盤子的老女人亞尼夏把眼睛盯住吞沒巴甫卡的姿態的門口說：

——是怎樣好玩的孩子呀！他担心似的走來走去，應該拿容易做的事給他做才對哩。

——唔，是一個能幹的孩子——甫羅夏說——不叫他做也不好的。

——馬上就會逃走的呀——盧西反對地說——最初隨便那個總是很好的。

巴甫卡從早晨七時起到夜深止，沒有打過一回兒瞌睡地來回走着。現在他把開了的茶炊交給一個有一副虛胖的臉孔，一對愚蠢的眼睛的來換班的小孩子。

來換班的小孩確定了所有的事都做妥了，茶炊也開了之後，兩手插在褲袋裏，用舌頭把痰從緊挾着的口唇送出來，擺起憎惡而威嚴的態度，用多少帶着蔑視的眼睛，眺望着巴甫卡，用不許回答的調子說：

——喂！畜生，明天六點鐘來換我呀！

——怎末是六點鐘？——巴甫卡詢問的說：——不是七點鐘嗎？

——換班的時候，是由來換班的人決定呀！不要亂吠吧，喂！來呀，早一點就不行嗎？

把夜間的職務交給新來的人，看見了洗盤子的女人很有興趣的談着兩個男人走過去。她們那種像小孩的愚蠢的談話法和賣弄騷擾的態度，在巴甫卡是異常驚駭的。他向着來換他的小孩走去，想使勁地打他一下，但又恐怕引起在開始做事這一天，就和別人打架而止住。他模糊地說：

——靜一點！不要作威作福吧，我明天七點鐘來的，打架我會輸的嗎？試試看吧。

對方向鍋那邊，走了一步，眺望着頭上冒着氣息的巴甫卡。他沒有想到會遭到這樣漂亮而爽快的回擊，他感到了困惑。

——那，很好，等着吧！——模糊地說：

巴甫卡和女人一塊，從車站出來，趕緊走上了回家裏的道路。

第一天平靜地過去了。巴甫卡抱着正當的獲得了自己的休息的人的感情而朝暮

家中走去。現在他也在工作，無論誰也不能說他是個寄生蟲了。

早晨的太陽，看着看着，就從大製材工場的背後登上了天空，不久，巴甫卡家中的小屋的姿態，也可以看見。走過列西金斯基的房屋就要到家了。

「母親大概還沒有睡覺，在等着我回去吧。」——巴甫卡想着，於是一邊吹着口哨一邊走的——「不比被學校驅逐出來壞吧，無論怎樣，也不能像主人那樣奸滑的生活啊。嘿！畜生，你吐我，就完了嗎？」——想着就到了家了。他一邊推開耳門，一邊又在想：——

「可是那個輕視人的小孩，一定要揍他的臉孔，要揍他的。」

母親在廳子裏燒着茶炊，注意到兒子已經回來，詢問說：

——怎麼啦？

——做得很好呀！——巴甫卡回答說：

母親是什麼都想要先知道的樣子，那在他是知道的。在房中開着的窗子裏，看見了

哥哥亞爾喬姆的廣闊的肩背。

「甚麼？亞爾喬姆回來了？」——他慌忙地詢問着。

「昨天回來的，他以後就住在家裏。在機關車庫裏做事呀。」

巴甫卡多少驚疑的打開了房門。

對着桌子的龐大的軀體在晃動着，從濃黑的眉毛下射出來的哥哥的銳利眼光，傾注在巴甫卡的身上。

「唔！回來了。吃馬霍爾加嗎？唔！滾蛋！」

照這個樣子，無論如何和回來的哥哥是沒有什麼好說的，巴甫卡想。

「亞爾喬姆，已經什麼都知道了！」——巴甫卡想——「在亞爾喬姆面前生氣，會

遭到痛打也說不定。」

巴甫卡是有些害怕亞爾喬姆的。

但是亞爾喬姆一點也沒顯出鬧架的樣子。他在椅子上坐下，把兩肘俯在桌子上。眼睛不動的凝視着巴甫卡——不是嘲弄，也不是愚蠢的。

——甚麼？大學也已經畢業，學問也有了，但是應該受這樣冷淡的惠顧嗎？——亞爾

喬姆說：

巴甫卡的視線投在床中間的破爛處，注意深刻地在調查那尖出的釘子。但是亞爾喬姆手支住着桌子站起來，朝着廚房那邊走去。

「這張床不睡也完了！」巴甫卡嘆息着。

在倒茶的時候，亞爾喬姆靜悄的問巴甫卡，打聽教室裏發生的事件。

巴甫卡什麼都說了。

——以前你做些什麼呀，成績這樣的壞？——憂愁的母親說：——我們把他怎麼樣

才好呢？叫別人能養活他嗎？爲了他，我是怎樣的苦悶，你是不知道啊！——她胡裏糊塗地說。

亞爾喬姆把喝乾了的茶杯拿開之後，對巴甫卡說：

——嘿！你聽到了嗎？現在要特別留心做事呀！不能不做的時候，是什麼也得做的。假

如又從現在做事的地方被驅逐出來，以後到什麼地方去，也不會有事做了，記着我現在所講的話吧！母親養育着我們，已經夠受了，還要受那些人的冷落，唔，這已經結束了，就是辛苦忍耐一點，我也是要到機關車庫實習的。你在那洗刷場做事，也要想做一個人呀，甚麼事都不懂得是很不好的。你現在還年青，再過一年，或者可以替你找別的事做，我打算搬到這裏來，就在這塊土地上工作。母親不能再去做事了，像牛馬一樣的勞働，唔，已經受夠了。但是，你，好吧！巴甫卡，要做一個人呀！

他全身站了起來，把覆在椅子上的上衣投給了母親。

——有事去了，大約是一點鐘的樣子就回來，——於是屈着身子走出了房門，走到廳子裏，沿着窗戶一邊走一邊說：

——我去把長靴和小刀拿來，給母親。

車站的食堂，無分日夜地做着生意。

這是鐵道的集合地，集合着六條路綫的車站。每天有二十六點鐘，人的波洶湧着，稍

微靜寂的，祇是在夜深二點鐘和三點鐘的列車的時間。這車站上聚集着幾百輛列車，又向四面八方散開去了。從戰線到戰線。所看到的或是殘廢，或是手足斷了而沒有截下的人們，所看到的，是裹着灰色外套的新的人潮。

*

*

*

*

*

兩年之間，巴甫卡在煩忙地工作着，這兩年間他所看到的是廚房和洗刷場。廣大的地下室的廚房，像轉動着的眼睛似的忙碌着；有二十幾個人在工作着，有十個茶房，在食堂和廚房之間來回的走着。

現在巴甫卡由八個盧布加至十個盧布。在這兩年之間他長大了，規正了。他在這些年月裏，嘗試過種種的工作，雖然曾有過半年專心學習做廚子，但是不久又重回到洗刷場。因為廚子頭對他有一個壞的觀念，就是說他是一個不拿筷子不拿棒的學徒而謝絕了。但其實他放下這件又拿起那件的埋頭做着事，巴甫卡不知道疲倦，他做的事比誰都要多些。

他初來食堂的時候，擔憂似的拿着盆子，帶跳帶走的或到廚房去或又出來。

一到夜深，食堂兩邊的大飯廳的噪雜，已經靜止之後，茶房們都集到地下室廚房的倉庫裏，開始玩着是「眼」是「九」的騷擾的賭博。巴甫卡一次也沒有看堆在那桌上的債券，他不為這樣多的錢所驚動，他只知道拿每換班時各自應該拿的三十個盧布到四十個盧布的茶錢。他五十個戈比克的，一盧布的積蓄着，於是或喝咖啡或玩紙牌。巴甫卡對於他們所做的，是異常的憤慨。

「有錢不會使用的畜生！」——他想——「亞爾喬姆現在是有能力的鐵工了，每月不外拿四十個盧布，我只有十個盧布的。他們想到了在換班時候拿多少錢嗎？想到了那些錢為甚麼拿來的嗎？但是他們知道拿錢，拿到了或者喝光，或者輸盡。」

巴甫卡和那些人，好像和主人一樣的不能接近，也被算在敵對的裏面。

「他們是討厭的畜生，在這兒是茶房，可是，要是帶着兒子，太太在街上，又好似財主一樣了。」

「他們叫兒子穿中學生制服攜着走，或滿足的攜着妻子走。他們的確比給他們工作做的主人還闊氣哩。」巴甫卡這樣想：他對於每天夜晚在廚房盡頭那裏及食堂的倉庫裏所做的事，也沒有不可思議的。無論女的，無論男的，不和在那兒作威作勢有力的人接近，不讓幾個盧布給他，是不能長久在食堂作事這件事，巴甫卡也很清楚的知道了。

巴甫卡看到了人生的最深奧處了，所以愈渴望着新的東西，未知的東西的他，愈聞到了可驚怖的黴及泥沼的濕氣的味道。

亞爾喬姆雖想介紹他的弟弟，到機關車庫裏去學習，但是不可能，因為那兒十五歲以下的人是不採用的。巴甫卡一面等待着離開這兒的一日，一面被煤煙熏黑了的建築物吸住。

他時常到亞爾喬姆那裏去，一塊兒參觀火車，或帮着亞爾喬姆工作。

甫羅夏離開食堂之後，他更感覺到沒有興趣。

甚麼時候；也是笑着的愉快的她，現在不在了。所以巴甫卡更尖銳地感覺到兩個人

是怎樣地和好這回事。早晨，當聽到來洗刷場避難的女人的騷擾而憤怒的聲音，在巴甫卡是有說不出的空虛而寂寞的感觸。

* * * * *

在夜晚休息的時候，巴甫卡把柴添到火爐裏之後，他曲着足坐在敞開了的小門口前，眯着眼睛看着火，因為火爐的溫暖，精神很暢快。洗刷場的女人都不在。

不知不覺的，思想飛廻在最近發生的甫羅夏的事件上面，於是那場的情景，顯明地浮了起來。

是土曜日夜晚的休息時間，巴甫卡正在走下到廚房去的樓梯，在拐角處，他想看看甚麼時候也為遊手好閑的人所集合着的倉庫，而好奇的匍匐着走到柴堆上去。

那裏正酣於勝負。因為興奮，臉孔變成了紫黑色的薩里瓦諾夫，是在銀行裏服務的。在樓梯可以聽到足步的聲音。回頭一看，正是布羅西克從上面下來。巴甫卡隱藏在樓梯的下面，等他走過到廚房去。樓梯下面是暗的，所以布羅西克並沒有注意到他躲在



裏面。

因為布羅西克向着下面走去，所以他的廣闊的背脊和大頭，映入了巴甫卡的眼簾。這時又另外在樓梯上，有誰用輕輕的脚步走來。巴甫卡聽到了曾經聽過的聲音。

——布羅西克，等一等！

布羅西克站住了，回頭向上面望去。

——甚麼事啦？——他不高興的說：

樓梯的脚步聲，關閉的走了下來。現在巴甫卡知道了那是甫羅夏的，她拉住茶房的袖子，用斷續的被壓着的聲音說：

——布羅西克，你的錢放在那兒呢？喂，那中尉給我的……——甫羅賀爾激憤的擺着手。

——甚麼錢？不是給我的嗎？——他吃驚地用激烈的口氣說：

——不是那個人拿了三百個盧布給你嗎？——在甫羅夏的聲調中，聽到了幽抑的

泣聲。

——三百個盧布？——可恨的布羅西克說：——甚麼？說要拿那些錢嗎？洗食器的女人，值得那麼多錢嗎？太太照我的意思拿了五十個盧布給你，就夠了哪，想想看吧，漂亮的有學問的女人，還不能給那麼多錢呵！你一天夜晚拿了五十個盧布，就應該說謝謝了，傻瓜也不幹喲。再拿二十個給你吧……不說也知道了……你也知道還有下次的，我以後給你吧。——布羅西克說完最後這句話，就向着廚房走去。

——強盜！——甫羅夏追在他的後面叫着，不久將身體倒在柴上，用低低的聲音開始啜泣着。

顫慄着身體，站在樓梯下面的黑暗處的巴甫卡，聽到這樣的對話，看到了被柴刺破了頭的甫羅夏，這時捉住他的感情的，是怎麼樣的東西，是不能用言語形容了。巴甫卡甚麼話也沒有的使力地握着支住樓梯的柱子，默默地站着。他的腦袋裏，顯明地有一個思想，像燃燒般的在馳騁，在膠粘。

「畜生，把這個女人也作爲買賣的東西嗎？呵，甫羅夏！甫羅夏！……」

在他的胸中，對於布羅西克的憎惡，更深刻而強韌，所有周圍的東西，都使他討厭。

「哦，哦，假使有力，再沒有比那個人還該打死的。甚麼？我長成和亞爾喬姆一樣大了，不是有力嗎？」

爐裏的火，漸漸地要消滅了，紅的舌，變成了綠色的長帶，在閃動着。那對於巴甫卡，好似被甚麼人在嘲笑而愚弄的伸着舌頭般的不能想像。

* * * * *

屋裏很靜寂，祇能聽到從鍋的邊沿卜卜流下的點滴的水聲。

把擦得很乾淨的最後的鍋，放在棚上的克里姆嘉在擦乾手。廚房裏誰也不在。值班的廚子，和廚房裏的女人，都在更衣室睡覺。一到夜晚的三點鐘，廚房裏是非常冷靜的，在這時候，克里姆嘉一定要經過在上面的巴甫卡那兒學習的廚子和黑眼睛的伙夫，是很要好的。來到上面的克里姆嘉，看到巴甫卡，坐在還沒有燒開的鍋前面。巴甫卡注意到了

映在牆上的，可憐的穿着破衣服的人影，不動的說：

——克里姆嘉坐坐吧！

學習的廚子，放下笨重的柴摺，就躺在那上面，眺望着默默坐着的巴甫卡，微笑的說：

——怎麼樣啦，火也可以變魔法嗎？

巴甫卡好容易的把眼睛移開火的舌頭，二隻大的閃爍的眼睛眺望着克里姆嘉，在裏面，克里姆嘉看到了不能說出的悲哀。克里姆嘉在對方的眼中，看到這樣的悲哀，這還是初次。

——您，今天怎麼這樣啦？巴甫卡——他自己的驚愕，湧到了口唇。於是沉默一回兒，追問說：——有了甚麼事嗎？您……

巴甫卡站起來走到克里姆嘉的身邊坐下。

——甚麼也沒有的，——他用低沉的聲音說：

——有的，克里姆嘉在這兒是很辛苦的啊！——他把他自己的放在膝蓋上的手，捏

成了拳頭」。

——您，今天怎麼樣哪？——用肘支住身體，站了起來的克里姆嘉接着說。

——今天究竟怎樣啦！我自到這兒來做事的時候，甚麼改變也沒有的。您仔細看看這兒做的事吧，我們駱駝似的勞動着，它的報酬，是挨打，那也好像一陣風似的過去了，誰能把他怎樣呢！我們是被雇到這兒來作工的，有權力的，誰也可以打我們。大家集在一塊，說話是很難一致的（？）但是說你們說的是不行，還是主人呀，要照着他所說的做，誰也不能怎麼的。拚命地由這兒跑到那兒，但無論怎樣，也是最後當差的倒楣哪，不做吧……

克里姆嘉驚慌地遮住他說：

——那樣大聲說話，假如有人聽到了？

巴甫卡跳了起來。

——聽到就聽到吧，這兒是怎麼樣的地方呵！就是掃雪夫所做的，也比這兒的好呀，這簡直是墳墓呵！欺騙又欺騙，他們想拿多少錢啦！可是，把我們當牛馬看待，女人被看

獸慾的眼裏，好好的女人雖不想出賣身體，但即刻又被解雇了。這樣，到甚麼地方去才好！避難的女人，沒有住的地方，半飽半飢的人們，是成羣結隊的了，愁着麵包的人們，雖然能夠找到吃的，但是他們爲着飢餓，甚麼事也得做！

他的話裏，充溢着憎惡，克里姆嘉恐怕有人聽到兩個人的談話，跳跑地把廚房的門關了起來，但是巴甫卡繼續在說着燃燒在心中的事情。

——第一，您就是呀，克里姆嘉不是被打得默默不作聲嗎？爲甚麼沉默呢？

巴甫卡在桌子旁邊的椅上坐下，像疲倦了似的把頭俯伏在手掌上。克里姆嘉把柴添到爐裏之後，也在桌子旁邊的椅上坐下。

——今天不讀書嗎？——他問巴甫卡說：

——沒有書，——巴甫卡回答着：——車站的商店休息。

——爲甚麼今天不做生意呢？——克里姆嘉詫異的說：

——商店的人給憲兵捉去了，因爲看到他拿了甚麼東西呀！——巴甫卡回答着。

——爲甚麼呢？

——聽說上面登載了政事！

克里姆嘉用曖昧的樣子望着巴甫卡。

——那末，那些政事，又是甚麼呢？

巴甫卡聳着肩膀。

——不是很明白嗎？這樣的東西呀，反對沙皇的東西就叫做政事啦。

克里姆嘉驚慌得呆住。

——嘿，有那樣的事嗎？

——不知道，——巴甫卡回答着：

門開了；睡眼矇矓的格萊雪走進洗刷場來。

——你們爲甚麼還不睡呢？小孩子的脾氣，火車沒有到時，就已經打了一點鐘了。巴

甫卡，你走吧，我來照護鍋呀。

巴甫卡的工作，在他預期之前就停止了。然而也是他沒有預期到的，爽快的停止了。是寒風砭骨的正月的某天，巴甫卡到了換班回家的時候，但是來換班的小孩，還沒有來。巴甫卡沒有到主人那兒去說明要回家去的空暇，疲倦了他的他，又已經不能不換班了。因此他在夜裏，在完全昏昏沉沉的休息的時候，還要打滿鍋裏的水，一定要在三點鐘的火車到時燒開。

巴甫卡打開水栓，但是水不流出來。「是汲水的人在汲水吧，」他想：他打開水栓之後，橫躺在柴上睡覺了，因為過於疲勞的。

幾分鐘後，水從水栓口裏閣閣囉囉地開始在流着，水傾注在水桶裏已經滿了，不久，經過被敷飾了的化火磚瓦，流到了洗刷場的床邊，在那兒是經常地沒有人的。

水不斷地在增漲，漲到了床頭，現在流到了門外的大房間去。

水流到了熟睡着的旅客們所帶的東西及箱子的底下。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回事的，

所以當水勢攻擊睡在床上的一個旅客，而他跳起來叫喊的時候，就誰都開始搶着行李，雜亂的騷擾，開始感到了恐怖。

但是水，依然不斷地在增漲着。

在第二大房間裏收拾桌子的布羅西克，聽到旅客的叫聲，趕快跑到變成了貯水池的門口，使力的把門推開了。被門支住的水，現在洶湧地向大房間流去。

叫喊聲更加厲害了。當班的茶房走到了洗刷場，布羅西克走近了正睡着的巴甫卡的身邊。

拳頭像雨一樣的落在巴甫卡的頭上，他痛到麻木了。

打醒之後，甚麼都不知道的，眼中燃燒着電閃的光亮。灼熱的傷痛，刺遍了他的所謂身體的「身體」。

被打得疼痛的巴甫卡，毫不思索的跑回了家裏。

早晨，臉色不愉快的亞爾喬姆，對巴甫卡問了昨夜所發生的事情。

巴甫卡把那經過情形完全說了。

——是誰打您呀？——亞爾喬姆低聲問：

——布羅西克啦。

——好，您睡吧。

亞爾喬姆穿起外套一句話也不說的走出去。

——可以見茶房布羅西克嗎？

一個不相識的勞働者問格萊雪說：

——請等一等，馬上就要來的，——她回答着：

一個大身體的影子，倒在地。

——喂，有人會你呀！

把食器山堆着在盆子上拿進來的布羅西克，用一隻足踢開門進洗刷場來。

——嘿，就是這個人哪，——格萊雪指着布羅西克說：

亞爾喬姆緩慢地走上前去，他一隻手抓住茶房的肩膀，凝視着說：
爲甚麼打我的弟弟巴甫卡呢？

布羅西克想把肩膀擺開着，但是突然吃了沉痛的一拳，倒在床上了，他正想起來，跟着又吃了比頭一拳更沉痛的第二拳，他又倒在床上了。

亞爾喬姆轉過身子，向門口走去。

布羅西克的染血的臉孔，在床上晃動着。

到了夜晚，亞爾喬姆還沒有從機關車庫回來。

母親知道亞爾喬姆被捕了。

* * * * *

在六天六夜之後，亞爾喬姆在夜晚回到家裏的時候，母親已經睡了。他走近坐在床上的巴甫卡旁邊，愛撫的說：

——怎樣很好吧！……弟弟？——他並排地坐下——還有更壞的命運呵！——於是

沉默了一回兒——喂，很好呀，到發電所去吧，您的事也說妥了，在那裏還可以學習的。

巴甫卡用兩隻手緊緊地握住亞爾喬姆的粗大的手。

第二章

像沒有塞住口一樣的傳說，旋風般的捲入了小市，「沙皇退位了！」市上的人們，並不相信的。

把步槍背在大衣上面的二個大學生和袖子上纏着紅布的一隊革命軍，從大雪裏開到的火車上下來，走到台階上去。車站的憲兵，老年的陸軍大佐，守備隊長，都被他們逮捕。於是，市上的人們，也相信那傳說了。

到廣場去的雪道上面，擁擠着幾千的人波。

人們貪婪地聽着新的名詞：——自由，平等，博愛。

充溢着興奮和喜悅的騷擾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是風平浪靜的。證明着變動之事實的，祇是在市公署的屋頂上，翻揚的紅旗。現在市公署爲新的主人公孟什維克和叛亂者們堅守着。其它的一切，和以前，依然是一樣的。

冬天快要完結的時候，近衛騎兵聯隊，駐屯到市上來了。各中隊爲着逮捕從西南戰線脫走的逃兵，每天早晨在車站馳着馬。

近衛騎兵們，體格都是高大的，現示着飽食的臉孔，長官的大半，都是所謂伯爵或侯爵的那種人，鑲在金色肩章和馬褲上的銀色邊條等，甚麼也都是帝政時代的樣子，所謂革命，完全好像一陣風似的。

一九一七年亦靜悄悄地跑過去了。對於巴甫卡和克里姆嘉和賽略西加·布爾傑克，甚麼也沒有變化。主人公照舊是以前的人們。雨多的十一月一開始，就起了意料外的事了。新的人們，開始在車站上來回地走着，帶着「布爾什維克」之奇妙綽號的兵士，漸次從戰壕開到而愈益增加着。

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強有力的莊重的名字，從甚麼地方產生出來的（？）

現在，堵住從戰線上脫走的兵士的，已經不是近衛騎兵。因爲槍的子彈，車站上的玻璃的裂縫漸漸地加多；要是想阻止從戰線上捲來的衆多的集團那又被槍炮擊退了。十

二月初頭，幾列幾列的軍用列車開到了。

近衛騎兵，雖想在車站築防禦堅持着，但被饒舌的機關槍，殘酷地擊碎。不怕死的人們，成羣的從車上下來了。

穿灰色制服的戰列兵把近衛騎兵追逐到市上那方面去。把近衛騎兵擊退後的戰列兵，重回到車站上，又一列車一列車的前進着。

* * * * *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個伙伴，結束了熱中在玩着的「六十六」而從賽略西加·布爾傑克的家裏出來。在途中走近了可却金的小院子，橫騎在草上，無聊，完全疲倦於慣常的事情了。他們開始考慮着：「不能夠怎樣爽快的過日子嗎？」馬蹄聲在背後卡卡的響，不久，路上就出現了騎馬者的姿態，馬一跳就跳過了那隔開着院子的低柵和鋪道的小溝，馬上的男人，向着巴甫卡和克里姆嘉，揮着鞭子說：

——喂，小孩，到這裏來吧！

巴甫卡和克里姆嘉跳起來，走近了柵邊。騎馬的人全身是泥污。戴在後腦上的帽子，保護色的軍服，褲子，都厚厚地蒙上了灰色道上的灰塵。在堅牢的軍用皮帶上，掛着一支七發手槍和一顆德國式炸彈。

——你們給我拿點喝的水來吧！——騎馬的人拜託着。在巴甫卡回家取水之前，又向着盯住自己的賽路西加說：——喂，小孩，管理市政的，是誰呀？

賽路西加，一點不留地把市上的事件，口快地開始和在馬上的人說：

——這裏啦，沒有人管理，已經兩個星期了，這裏的管理人，是自衛警團。大家交換當夜警，警戒市上。究竟你們是誰呀？——這次由這邊發問。

——嘿，知道多餘的事情，是容易老呀。——騎馬的人笑着說：

巴甫卡手裏握着裝滿水的茶杯，由家裏跑來。

騎馬的人，貪婪地把水一口喝乾了，他把茶杯送回巴甫卡，拉着韁繩，輕捷地從這裏馳騁到被松林隱蔽的那邊去。

——剛才那個人是誰呀？——巴甫卡詫異的問克里姆嘉說：

——我不知道，——他聳着肩膀回答說：

——唔，一定又要變更政權吧。列西金斯基全家，離開這裏，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啦。有錢的人都逃走了。剛才來的，一定是遊擊隊呀！——賽略西加決定的把這政治問題爽快地解決。

因為他的論據，是最完全的，所以巴甫卡，克里姆嘉都不由的讚成了。在他們還未詳細說明這事之前，又聽到了鐵蹄在鋪道上的響聲，三個人手攙着手向着棚那方面飛去。從森林那邊，從少年們隱約地看見的造林所長的屋背那邊，人和車在前進着。一剎那間，在近旁的鋪道上，出現着十五六個騎兵，二個騎在前面——一個是比較年老點的男人，穿着保護色的法國式服，纏着將校用的皮帶，胸前掛着望遠鏡，和他並行的人就是剛才為小孩們所看見過的。在年老點的人的衣服上，掛了紅色的徽章。

——怎樣，不是和我說的一樣嗎？——賽略西加，用肘輕輕地頂在巴甫卡的肚子上。

——看呀，紅徽章呀，遊擊隊呀，沒有看錯啦！——遊擊隊啦！……於是特別喜悅的，發出沒有調子的聲音，像鳥兒一樣，跳過棚架飛跑了去。

他們二個人也跟着他走去了。現在他們三個人手攜着手佇立在鋪道的一翼，眺望着逼近來的人們。

馬上的人們，像鼻子在眼睛的前面似的接近着。和小孩相識的男人，看着他們，用鞭

指着列西金斯基的家說：

——這房子，是甚麼人住的房子呢？

巴甫卡想得到騎馬者的馬似的，努力地說：

——這是律師列西金斯基的房子，他昨天逃走了，一定怕了你們吧！……

——你們，怎麼啦？你怎麼知道呢？——初老的男子浮着笑說。

巴甫卡指着紅徽章說：

——這是甚麼啦？一看就知道了！……

市上的人們，都出來了，珍奇的窺望着開到這市上來的部隊。他們三個人，站在舖道上，眺望着一路過去的赤衛兵，這些赤衛兵，身上都滿積着灰塵而現出疲倦的樣子。

部隊中，只有一門大砲，在石上發着響聲過去了。載着機關槍的馬車過去之後，小孩們，跟在遊擊隊後面走着，部隊停止在市的中心，配置在每幢房子裏，而後他們才漸漸地指着歸路分別了。

夜晚，被當作部隊本部的列西金斯基家的大客廳，有四個人，圍着脚上有彫刻的大桌子坐着。三個是黨組織的指導者，一個是部隊指揮官——同志布爾賈可夫——他是初老的男子，頭髮微白了。

布爾賈可夫，把縣地圖，展開在桌子上面，他用手指在地圖上面引着線，向着在對面坐着的，凸着頰骨的人，現露着健全的牙齒說：

——雖然你說埃爾馬其錢可同志，想在此地住一夜。但我以為應該在早晨退却。在此地住一夜，固然是好的，因為諸位都疲倦了。我們的任務，是退却到卡薩金，是不要被德

國軍隊包圍。想用現在的武力來抵抗，是不成話的……一門大砲，三十顆砲彈，二百支步槍，六十把指揮刀……是可怕的武力……但是，德國軍隊，像鐵的奔流一樣來了。若是不和其他退却着的紅軍部隊合流，那末，一夜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忘記的！同志！在路上除了德國軍隊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反革命的黨徒啦！我的意見，是爆燬車站對面的橋，在明天早晨退却，德國軍隊，要把它修理，是得花二三天功夫，可以阻止他們沿着鐵道前進，你們以為怎樣？諸位同志，決定了嗎？——向圍着桌子坐的人說：

坐在布爾賈可夫斜對面的斯托爾西可夫，咬着兩脣，窺視着地圖和布爾賈可夫，用最後好容易的吐出了在喉中長久支住着的話語：

——我……我贊成……布爾賈可夫……夫約。

最年青的，穿着工作服的，也贊成了。

——布爾賈可夫說的，是有道理。

祇有白天和小孩們談話的埃爾馬其錢可，不贊成似的搖晃着頭。

——但是，我們爲甚麼招集部隊呢？是爲着德國的混蛋迫在眼前，不交戰就退嗎？我以爲應該在此地和他們衝突的，他們疲倦了……我們在休息着，所以在此地，應該一戰啦！——他激烈的推開椅子站起來，在房中環繞地走着。

布爾賈可夫用難於贊成的樣子眺望他。

——埃爾馬錢可！胡亂的一戰，甚麼也不會得到呀。把大家驅使到決定毀滅的地方去，在我們是不能夠的，那太滑稽了。在我們的後面，緊迫着具備了重砲和鐵甲車的全師團……埃爾馬錢可同志，不要小孩子氣吧！——於是向着其餘的人說：——那末決定在明早退却吧！

——其次的問題……是聯絡，——布爾賈可夫繼續着會議。——我們，既然作爲最後的部隊退却，那末，作爲我們的課題而殘留着的，是組織在德國軍隊之下的，背後的事業。此地，是重要的鐵道集合地點，雖然是小市，可是有兩個車站。不能不考慮的，是留下有希望的同志在車站上作事，現在，就決定究竟留誰在此地吧。請推舉候補者！

——我認爲留水兵鳩甫萊在此地，是很好的——走近桌子來的埃爾馬錢可說：——
 第一，他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鎖鑰工，是機械工，說不定可以混進車站裏去，看到夫約多爾和我們在一塊的人，一個也沒有，因爲他不是夜晚，是不進來的，而且他又機敏，又年青，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我以爲他最適任。

布爾賈可夫點頭了。

——正對啦！埃爾馬錢可，我贊成的。諸位同志，你們沒有異議嗎？——他向着另外的二人說：——沒有那末不成問題了。給鳩甫萊送錢和委任狀去吧。

——現在第三的，是最後的問題，諸位同志！——布爾賈可夫饒舌了：——的確是市上所有的武器問題。此地保存着的步槍，有兩萬支，這都是帝政時代的戰爭時候，扔下來的。那些槍都埋在老百姓的小房子裏，大家都忘記了。那件事情，是小房子的主人，告訴我的，他雖然恐怕連累，但是他當然囉，他是不能把那些槍留給德國軍隊啦。我以爲應該全部燒掉，那件事，得在到天明前，完全處理好啦。可是，火是危險的，那小房子是在市外沒

有錢的人們所住的房子中間，恐怕有連燒起來的危險。

長着久未剃過的可怕的鬚鬚，現出特別疲倦的臉孔的斯托爾西可夫，搖擺着身體了。

——爲……爲……爲甚麼要燒啦？我以為……把……槍分給……市……市上的……人……好啦。

布爾賈可夫轉過來直對他說：

——你是說分配嗎？

——正對啦，完全對啦！——埃爾馬錢可敬佩的叫了：——分配給勞動者和市上想要槍的人吧！被德國師團壓痛的時候，多多少少也能夠在他們的大肚上穿一個洞的。一定沒有錯的，會殘酷的彈壓哪，到了無論怎麼也不能忍耐的時候，兄弟們就會拿起槍來了。斯托爾西可夫說的對，分配吧！現在拿到村莊裏去還可以。老百姓都躲藏在最偏僻的地方，一到德國軍隊開始無情徵發的時候，這些槍，可以起偉大的作用呀！

布爾賈可夫笑了。

——對的，但是沒有疑問的，德國軍隊一定下命令要把槍繳出來，這樣，都會繳出去的吧。

埃爾馬錢可提出了抗議。

——不，誰也不會繳出去的，假如有繳出去的，那末，也有留起來的。

布爾賈可夫訊問般的望着在坐的人們。

——分配吧，把槍分配吧！——年青的勞働者，支持了埃爾馬錢可和斯托爾西可夫。

——唔，那末，分配吧，——布爾賈可夫贊成了，——問題全部完了。——他從桌子旁

邊站起來說：——休息到明天早上。要是鳩甫萊來了，叫他到我那裏去一趟，因為有話要說。現在，埃爾馬錢可，你去查步哨吧！

他們去後的布爾賈可夫，走到客廳隔壁的主人的寢室，把毛皮大衣，舖在麥藁上面，他橫橫地躺着。

* * * * *

天亮時，巴甫卡從發電所回來，他做火夫的助手勞働着，也已經整個一年了。

市上呈現着任何時候也沒有的活氣，這活氣的樣子即刻映在他的眼幕上。在路上背着一支，兩支或三支槍的人們，漸漸的增多了，巴甫卡甚麼也不知道，朝着家中走去。在列西金斯基的屋旁，昨天看到過的人們，騎上了馬上。

巴甫卡回到家里，洗過骯髒的臉孔以後，從母親那裏，打聽出亞爾喬姆還沒有回來，於是跳躍的，向着住在和市上相反的那方面的賽略西加·布爾傑克家中走去了。

賽略西加，是司機工助手的兒子，他的父親，有自己的小小的家和自己的小小的財產。

家中沒有看到賽略西加的形影。他肥胖的頗美的母親，厭棄的眺望着巴甫卡。

——不知道他在那兒遊蕩呀，在天亮不，或者天還沒有亮就出去了呵。聽說在甚麼地方分槍啦，唔，說不定在那個地方吧。揚揚得意的了不起的脚色，你們不知要怎麼的挨

打呀，要是還不收斂，煮也好，燒也好，也都不會有吃的。多事的脾氣，他出去領槍了，你去對那餓鬼說吧：要是他拿了一粒子彈回來，我要打他的頭，打得一生也醫不好的。順手搬點東西，是可以的，因為我會吩咐他收拾起來，你，有時也到那裏去嗎？

但是巴甫卡，不願再聽很有威風的賽路西加的母親的談話，他向着路上跳去。
一個男人，兩肩各掛一枝槍，從鋪道上走來。

——老伯伯，告訴我，由那兒拿來的呀？——巴甫卡急忙的跑近他的身邊說：
——在那邊的小丘上分呀！

巴甫卡，朝着指示的地方，不停息的跑去。在走完第二條街的時候，遇着一個矮小的男子，背着上了刺刀的沉重的步槍走來。

——槍由那兒拿來的呀？——巴甫卡拉住他。

——在學校前面，軍隊們分給我們的。唔，已經沒有了，大家出來了呵。分了一夜，留下的，盡是些空箱啦。可是，我拿到了兩枝槍，——那男人得意地說：

巴甫卡，聽到這消息之後，非常掃興。

「嘿，你走吧，你不能拿回家去啦！——他絕望地想——爲甚麼我不知道呢？」

他稍微沉思了一會兒，忽然轉過身來，飛躍地追着那去得不遠的男人，使力地從他的手上奪到了一支槍。

——你有一支就夠了啦，所以這支給我吧，——巴甫卡用「你不願意我也不管」的聲調說。

在白天中被掠奪的那男人，兇恨地走近了巴甫卡。但是巴甫卡退後一步拿槍對住他大聲說：

——站住，槍就刺你！

那男人悔恨般的啜泣着，但不久就帶着無力的詛咒回去了。

興奮的巴甫卡，跳躍的回到了家裏。輕輕的跳過棚子，走進小小的儲藏室。把分奪到的步槍，放藏在屋頂下的梁木上面，於是愉快的吹着口哨，走進了家中。

烏克蘭也享樂着像雪柏托甫卡一樣的熱鬧之市的夏夜。這裏正中間有街，街外有農家並排地建立着。

在這樣的幽靜的夏夜，年青的人們，誰也不能留在家裏的。年青的男女，或成羣的或一對的，在門口的台階上，在庭院中，在附近的路邊，在爲着建房子而堆積着的木杆上。到處揚溢着喜悅的歌聲。

空氣由陰洗而柔暢，顫慄着花的馨香，幽微地在太空的遠處輝耀着的星光，容易誤看爲螢火，遠處遠處都能夠聽到人的話語聲。

巴甫卡是歡喜拉手風琴的，有所戀慕的把萊茵製的複音放在膝上，他正想用指頭彈着鍵子，但是急速在低音上從上而下走動着，低音發出沉重的嘆息，不久，手風琴的愉快的歌聲，囁嚅般的開始撒揚了。

手風琴被伸縮着，但爲甚麼不跳舞呢？獨自的轉動不能忍耐的兩足。手風琴吹奏出

熱烈的聲息；生在這世上的，要甚麼才好呢！

今宵是特別快樂的，青年的人們，聚集在巴甫卡家的屋旁堆積着的木杆上面笑着，騷擾着。其中，巴甫卡隣居的少女卡羅其客的笑聲，比誰的都要大。這石匠的女孩，最歡喜和年青的男人們跳舞，唱歌，她從胸中吐出光滑般的聲音。

巴甫卡稍微有些怕她的，她能夠說肉麻的話。她和巴甫卡並排地坐在木杆上面，突然的抱住他，大聲的笑着。

——你的手風琴，拉的不錯。可惜太年青，不能夠做我的丈夫呵。我頂歡喜拉手風琴啦，我坐在你的旁邊，連心膽都跳起來了。

巴甫卡連頭髮下面都緋紅了；好在是夜晚，誰也沒有看到。他雖想從這淘氣的少女的手臂裏掙脫出來，但是被使力地壓住，而不給他離開的。

——你想逃到那兒去啦？我的人兒，——她戲弄着。

巴甫卡的肩膀，觸着她的峯起的乳房，於是一種甚麼腋臭不斷地湧來。可是，她的笑

聲，又抓碎了街的靜寂。

巴甫卡用一隻手抵住她的肩膀說：

——不要打擾我拉琴吧！

她依然笑着，撒嬌着，調戲着。

曼爾夏進來了。

——巴甫卡，彈甚麼這樣悲涼的調子吧，像那迷惑一樣的。

手風琴的蛇腹，悠悠地伸縮着，手指開始靜悄的彈奏了，是大家親熱的懷想的節奏。卡利蘭首先按着節奏歌唱，接着曼爾夏及其他的人都歌唱起來。

不用整備呀，

親熱的小屋！

可愛的小調，

可愛的小調。

開心呀。

歌唱着的年青人們的響亮的聲音，傳送到遙遙森林的彼方了。

——巴甫卡——亞爾喬姆的聲音。

巴甫卡收縮手風琴的蛇腹，穿起踏鞋。

——在叫啦，我要去了。

——嘿，再坐一回兒吧。還想聽你拉琴呢，家裏不要緊——曼西夏，似乎請求般的說：

但是巴甫卡草率地煩忙着。

——不好，明天再拉吧。亞爾喬姆在叫囂，現在得去了。——說完之後跨過道路向着

家裏走去。

打開房門一看，裏面亞爾喬姆，他的朋友羅曼和另外一個不認識的男人，圍着桌子坐着。

——叫我嗎？——巴甫卡問：

亞爾喬姆點頭。向着不相識的男人說：

——這傢伙就是我的弟弟。

那男人，不自然的向巴甫卡伸出了右手。

——嘿，巴甫卡！——亞爾喬姆對他的弟弟說：——聽說你的發電所裏，有一個機械

工病了。你明天打聽打聽吧，我想找一個你認識的人去代替他呢。假使需要，你回來告訴我吧！

不相識的男人開口說：

——不，我們一塊兒去，就自己和頭腦去說吧。

——一定需要嘍，目前，斯且可瓦今天也儘是睡着，發電所完全休息了，頭腦來過兩次呢。他走來走去找代替的人，結果還沒有找到呀。只是火夫急忙的送電亦不行的，機械工因熱病不能起來了。

——好，那就決定了吧，——不相識的男人說：——明天就要來了，一塊兒去吧。——

他向着巴甫卡說：

——嘿，好。

巴甫卡碰着了凝視自己的不相識的男人的灰色而沉着的眼睛。強烈地閃着的光，稍微使巴甫卡慌忙了。從上到下都安上了鈕子的灰色大衣，在廣闊的飽滿的背上，有了一條大的裂縫。爲甚麼這物主，好似不得意呢。牛一樣的強壯的頸子，連繫着肩和頭，於是像廣闊的生着根的高大樺樹一樣的身體中，充溢着力氣。

——那末，鳩甫萊，明天和我的弟弟一塊兒出去找事做好吧。——亞爾喬姆注視着別處說：

* * * * *

德國軍隊開到市上，是在部隊撤退後的第三天。在這二三日的冷靜的車站上，車頭鳴着汽笛，通知了他們的到臨，在市上傳遍着消息：——德國軍隊到了。

不久，市上像搗破了的蜂巢一樣的蠢動着。德國軍隊遲早就要來這回事，雖然大家

很久以前就知道，但是怎樣亦不相信的。可是，現在，這可怕的德國軍隊，並不是在別地方，而是已經到了這市上了。

市上的人們，大家只有躲藏到棚子裏，上街去，是異常可怕的。

但是穿着濃綠色的制服，托着笨重的槍的德國兵，並不在鋪道上通行的，他們像鎖一樣的守住着兩側，而徘徊地走着。槍上面都上了雪亮的刺刀，他們的頭上戴上了笨重的鐵帽，背上背上了大的背囊，從車站到市上，他們像一條帶一樣的前進着。都緊張的在防備着抵抗，但是嘗試抵抗的，一個人也沒有。

兩個荷着毛瑟槍的士官，走在前面，翻譯員的哥薩克將校的首領，穿着烏克蘭風的大衣和毛皮帽，走在鋪道的正中間。

德國軍隊，在市中央的廣場上，結成方陣的集合着。開始聽到了大鼓的響聲。畏縮的市民，祇有僅少的集聚來了。穿烏克蘭大衣的翻譯員，走上藥局入口的台階上，大聲的宣讀着司令官可爾夫少校的佈告。

佈告文如左：

第一條

告全市民

有步槍或其它武器者，限在二十四小時內交出，如反叛本命令者，決槍斃無赦。

第二條

市內宣布戒嚴，在午后八時以後，絕對禁止出入。

市司令官 少校可爾夫

德國軍司令部，是在以前的市公署——革命後的市蘇維埃的房屋裏，在入口的台階附近，有一個步哨，但戴的已經不是鐵帽子，是有大的鷲印的皇帝紋章的禮帽。注意在那中庭裏的，收藏着搬運來的武器的地方。

被槍斃所威嚇的市民，不到一天，就把槍交出來了。看不到大人的形影，交出槍去的，盡是些少年和兒童。被德國軍隊拘留的，一個人也沒有。

沒有交出的人們，在夜晚，偷偷地把槍放在鋪道上面，第二天早上，德國軍的斥候，把那些槍收集起來，用軍用車裝回司令部去。

德國軍隊在午后一時——交出武器的期限的時候，檢查着那分奪品的數目，交出的槍數，全部是一萬四千支，還有六千支，沒有交到德國軍的手裏。雖然他們到處搜索，但是並沒有得到大的收獲。

翌日，天將黎明的時候，有二個鐵道上的勞働者，在荒蕪的猶太人墓地旁邊槍斃了，因為家宅搜索的結果，發現了隱藏的槍支。

* * * * *

亞爾喬姆聽過佈告，走上了回家的道路。在中庭，碰到巴甫卡聳着肩膀小聲的詢問着：

——你從倉庫裏拿了甚麼東西回家嗎？

巴甫卡雖想做出不知有槍這回事的臉孔，但是厭棄對哥哥說謊話，所以一五一十

的說了。

兩個人並排地向着小儲藏室走去，亞爾喬姆拿出放在梁上的槍，抽出機柄，拿下刺刀，握住槍口，使力在棚柱上一擊，槍架粉碎了，剩下的槍的一部分，投到庭院對面的空地那邊去了。

亞爾喬姆做完了這件事之後，向巴甫卡解說着：

——巴甫卡，你已經不是小孩了，槍不是玩意兒的，這不是笑話啦，家裏是絕對不能拿回來的。要是那樣，目前就會被殺死，你怎樣也不要欺我啦，假如有人看到你拿回來，那末，首先被槍斃的，還是我呵，像你一樣流着鼻涕的小傢伙，連用手觸都不會觸的，現在並不是好的時局，明白嗎？

巴甫卡答應了甚麼也不拿回來。

他們二個人通過中庭向着房子走去的時候，在列西金斯基的門前，停着一輛四輪馬車，律師夫妻，攜着小孩涅里和瓦克特爾走了出來。

——回來了呀！——亞爾喬姆憎恨的說：——是隨便奉承的混蛋呀，是蒼蠅的餌食呀！——於是走進家裏去了。

整天中，巴甫卡一想起槍來就悲傷的。正好在那時候，他的朋友賽略西加，在從來沒有整理過的舊堆房中，用除根的鐵鋤，在掘着牆根上的泥土，結果掘成了個洞。賽略西加把在分配之時得到的三支槍，纏在一起，安放在裏面。「不能把槍交給德國手的。」他在一天晚上思索着，苦惱着之後，決定不能放棄獲來品的。

他把泥土覆在洞上，一而再的踏着，又把一張草紙和破舊的道具放在被踏平的牆根上。他環顧地眺望着在工作的時候有沒有人在偷看，知道並沒有人，就脫下帽子拭着額上的汗。

「現在，請隨便找了，就是看出來，又知道這堆房是誰的呢？」

* * * * *

性格激烈的機械工，在發電所，勞働還不到一月，不知不覺之間和巴甫卡就成爲朋

友了。

鳩甫萊把發電機的構造教知火夫助手，工作成了慣常的教育。

容易接受的少年，是水兵所寵愛的。鳩甫萊在空閑的日子，總要到亞爾喬姆的家裏去的。富于思慮的老實的水兵，傾耳於各種各樣的街談巷論，特別深深注意聽着母親訴說巴甫卡的惡作劇的辛酸。他勸慰着憂愁般的瑪利亞·亞可瓦歷瓦娜，使她忘却不幸，告知她振作精神的一切方法。

不知是甚麼時候，鳩甫萊在柴火像山一樣的堆着的發電所的中庭，招引着巴甫卡浮着笑說：

——你母親說過，她因為你愛打架而苦惱呀。「勇而不好鬥。」——鳩甫萊點頭似的笑著。——一說就打架，固然不能說不好，但是毆打的對手是甚麼人，又爲甚麼毆打，是不能不知道的。

巴甫卡不知道鳩甫萊是在譏笑或是在誠實地說教的答着：

——我並不冒險去打架呀，總是有正堂堂的道理哩。

鳩甫萊不用思索的說：

——我來教你真打架的方法吧。

巴甫卡懷疑的眺望着他。

——真……打？

——喂，看吧。

於是巴甫卡，簡要的學會了英國式拳鬥的第一課。

這種學問，在巴甫卡並不是怎樣快樂的。然而他却美觀的做着自已的事情。獨樂般的挨着鳩甫萊的拳頭雖不是一次兩次，但是這學生，在勤勉上是富有忍耐性的。

夏天的某日，巴甫卡從克里姆嘉裏回來，在房中徘徊地觀視着，並沒有看到要做的事情，於是想要抓到在對面的庭隅，所建立着的哨棚的頂上。他通過院子，走進小院子，直到木造的小屋，匍匐地抓上了和突起部相連結的屋頂。他在小屋上面，走過櫻花繁茂

的下面的房子，在屋頂的正中間露出了姿態，他就橫橫地躺在那向陽處了。

· 哨棚的一面，面着列西金斯基家的院子。找着路走到屋頂的邊緣，看見院子的一面和房屋的半邊了。巴甫卡伸出頭在突起部的上面一看，就看到了院牆的一部。在那兒，安停着四輪馬車，德國軍的上尉的勤務兵，走進列西金斯基的房裏，用毛刷，在刷着自己的長官所帶的東西，也被看見了。巴甫卡看見上尉站在屋子的門邊，是不祇一次的。

上尉是個兩頰緋紅，留着修剪過小的口髭的男人，掛着鼻眼鏡，戴着漆了 *Prunne* 的舌子的軍帽，巴甫卡知道上尉進側面的房子裏去了，那窗門從面着院子的屋頂上可以看見。

現在上尉在桌子上寫着甚麼似的，剎那間，他就拿着寫好的東西出去，他把信交給勤務兵之後，沿着院子的小徑，朝着面向着道路的側門那方面走去。上尉在螺旋形的亭子旁邊站住，——好似怎麼也要和誰說話似的。列西金斯基的女孩涅尼從亭子裏出來，上尉拿着那女子的手腕向着側門那方面走去，但是不久，他們兩人又出到外面來了。

巴甫卡由一到十觀覽着這樣的事情。他正想睡一回兒的時候，勤務兵走進上尉的房子，把禮服和西裝排成一對，敞開面着庭院的窗戶，整理房子完了，而後關閉背後的房門出去。不久，在放馬的馬房旁邊出現着他的他的姿態，反映在巴甫卡的眼幕。

通過未完全敞開的窗戶，房中的一切，巴甫卡都可以看到的。在桌子上面放着像皮帶一樣的東西，還有甚麼閃爍着光的東西。

巴甫卡，爲着不能壓住的激動的好奇心所驅使，用輕輕的足音，匍匐地從屋頂移到櫻樹上，下到了列西金斯基的院子，他走近放着閃光而未全開的窗邊，窺看着房子裏，橫放在桌子上的，是掛了劍的皮帶和美麗的十二發手槍盒子。

巴甫卡不覺的驚駭。在幾秒鐘之間，他的心中不斷地紛擾着。但是被不顧一切的大膽鞭策着的他，彎曲着身體，從烙了鴛印的盒子之中，拔出光亮的手槍，跳出院子，他環顧四周，注意深深地把手槍藏在袋子裏，橫走過院子，飛躍的走到櫻樹那方面去了。像猿一樣痛痛快地爬上了屋頂的巴甫卡，回頭來看後面，勤務兵晴朗的和馬夫在談話，院子

裏很靜寂，他從堆房頂上滑下來回到了家裏。

母親在廚房裏預備着午飯，連看巴甫卡一眼也沒有。

巴甫卡搶奪了遮住貨箱的破布，偷偷地打開着門走到院子，跳過棚架，他的姿態，在到森林去的道上出現着。他用一隻手握住常常碰着足的手槍，竭盡力量向着破舊了的火磚工場的後面跑去。

足震搖着大地，風在耳邊吹着口笛。

舊火磚工場的周圍，是靜寂的。這邊那邊都朽了的木造屋頂，燬壞了的山積着的火磚及崩毀了的籠籠，……使人起無限的哀愁。蘆草祇在四周的一面生長着。所以祇有他知道：除了他們三個人，時常到這裏來遊玩之外，是再也沒有人了。巴甫卡知道有很多格外祕密的地方，可以隱藏犯罪而得來的寶物。他走近到竈的破口，注意深深的回過頭看，但在道路上，叭兒狗一匹也沒有的。松林發出靜悄的音響，飄飄的風，吹起了道旁的灰沙，帶來松脂的香氣。

巴甫卡把用破布包着的子槍，放在竈的最深的一角，用舊的火磚堆成金字塔型把它掩蔽。從那裏出來之後，現在又把火磚堆積在通到竈那邊的入口處，他注意的看了看堆着的火磚的樣子，走上道路，很斯文的回家。

膝頭在現在也祇有顫慄着。

心裏面雖然想着「做了偉大的事業了，」但是時時還有一種不能擺開的沉思。因為在家中更加難受，所以他還沒有到時候，就去工作了。從工頭那裏拿了鎖匙，開了到放原動機的房屋的高而寬的門。於是一方面或掃除灰塵，或汲水到汽罐裏，或煽起火口，一方面想着：

「列西金斯基別莊，現在在鬧些甚麼呢？」

鳩甫萊，在最後的十一時左右，到巴甫卡那裏來，把他叫到後面，小聲的說：

「今天，不知爲甚麼，又家宅搜索了。你的？」

巴甫卡吃了一驚。

——家宅搜索？

鳩甫萊緘默着一回兒補充說：

——唔，並不是大的事呀，說不定有甚麼騷擾要來了？你？

巴甫卡，有甚麼騷擾要來，他是詳細知道的，但是他不能把盜竊了手槍這件事和鳩甫萊說，他搖擺着過於驚愕的身子說：

——亞爾喬姆捉去了嗎？

——誰也沒有捉去呀，你回家去吧。

這句話多少可以寬心些，但是驚愕的情緒，還是不能消去的。數分鐘裏面，冥冥地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因為他知道家宅搜索的原因，所以一方面驚愕着那結果，另一方面爲着不知怎樣處置而思考着。

「沒有理由，會到這裏來嗅我的甚麼嗎？就是亞爾喬姆，對於我的生平，也不知道，爲甚麼那些混蛋又騷擾着呢？應該注意才是。」鳩甫萊想。

他們兩個人緘默的分別了。

但是房屋內的驚擾並不是一次的。

注意到手槍不在的上尉，把勤務兵叫進來。知道了手槍失掉了的上尉，平時雖然是優良的富於剛愎的男子，但現在，使力的打了勤務兵的耳光。勤務兵雖被打得發暈，但是依然做作直立不動的姿勢，閃着哀求般的眼光，等待着和穩的推移。

被叫來談話的律師，也狠狠着。因為在自己家裏，引起了那樣的不祥事件，所以他，甚麼也不申說的，向上尉謝罪。

來到那兒的瓦克特爾·列西金斯基，對父親很有希望的說：——偷手槍的，說不定是隣居那小子。其中包括着巴瓦爾·可却金的。父親因兒子的想頭，着急的對上尉說明了。上尉即刻要舉行家宅搜索，於是下了像招集人員一樣的命令。

搜索的結果，是水的泡沫。手槍紛失事件，給與巴甫卡以「就是玩那好似危險的踏繩戲，沒有事也要造出事來」的確信。

第三章

特里亞站在敞開了的窗邊，她慵散地眺望着自己最親暱的家裏的院子和圍繞着院子的高爽的白楊樹。白楊樹在緩慢地飄動着。她不相信沒有看到自己的家，已經整個一年了。離開自小就看慣了的這地方，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她似乎並不是坐今早第一次火車回來的。

這裏的一切，都沒有變化。排列着修剪得很整齊的蝦夷薔薇，在幾何學的伸展的小徑裏，種植了媽媽愛好的花草，名叫「愛伊柔達之女」。院子裏甚麼都整頓得很綺麗的。觸目都是有學識的造林家之精細的工程，但是在特里亞對於這頗美的伸展的小徑，反而感到了無聊。

特里亞挾着愛讀的小說，打開通走廊的門，走下台階來到了院子裏，她又推開彩色的小門，向着車站旁邊的池子，悠悠地走去。

她渡過小橋，走上了道路，這路好像林蔭道似的。右邊有爲濃密的垂柳所覆蓋着的池子，左邊是森林的起點。

她向着古打石場的池那邊走去，但因忽然看見在眼前的池邊，有釣竿在起動着，就站住。

她走近到繁茂的柳樹邊，將手撥開柳樹的枝葉一看，一個褲子撩到膝上，被太陽晒黑了的男子，在眼前擺動着。在他身邊，有一只鏽污了的蚯蚓罐。他是一個青年，正熱中於自己的事業，沒有留神到特里亞在仔細地看他。

——在這種地方釣魚嗎？

巴甫卡驚怖地回過頭來，有一個不相識的女子，手握着柳樹的枝條彎着身站在近水的岸上。她穿青緞鑲領子的白色水兵服，淡鼠色的短裙，茶色的短襪，短鞋與被太陽晒黑了的脚配得非常適宜，栗色的頭髮，慎重地束住着。

拿着釣竿的手在戰動着，白鵝般的伸長的頭，應酬似的在擺動着。就在這時候，一個

輪圈，在平滑的水面上逐漸地擴大。

從後面用興奮的聲音說：

——在吃食啦，哦，假如在吃食……

巴甫卡慌忙的把釣竿收起來，魚鈎上的稀爛的蚯蚓，變成兩滴的落了下來。

「嘿，這就是釣到的東西，是妖精的賜物呀。」巴甫卡焦燥地想，他不能壓住自己煩亂的感情，把魚鈎投到兩頭朽木中間的水裏。「這兒不是釣魚的地方，魚鈎時常會有掛在水底雜木上面的危險，」他這樣一想，身體也不轉動的，就向着坐在上面的女子撇着嘴說：

——你嚷些什麼啦，謝謝你，魚都給你趕走了？

上面送來嘲笑般的，怨恨般的聲音，掠過了耳邊。

——祇要看到你這個樣子，早就走了啊！有正午釣魚的人嗎？你實在是個無情的漁夫啦。

這句話，對於努力想要不失禮儀的巴甫卡，是過於刻薄的。他站起來，像鎮定惡劣的情緒一樣的，把帽子向前一拉，連眼睛都遮住了。他可能的選擇溫柔的話說：

「小姐，你是到那兒去呢，還是怎樣？」

特里亞眯着眼睛，閃着瞬間的微笑。

——我打擾你嗎？」

那聲音已經不是嘲笑了，因為話裏面在追求着某種親密的和睦。這——從甚麼地方想起雖然不知道——却是解除了在搜索刻毒話來對付「小姐」的巴甫卡的武裝了。

——不是，要看就看吧。這兒並不是好地方——他贊成了。於是又坐下來，仍然注意着浮筒。浮筒漂到牛蒡那邊去，魚鉤又被掛住。巴甫卡沒有拉起釣竿看的力氣了。

「假如掛住了，就不要拉起來吧。這在她，一定又要笑哩。她已經走了嗎？」他想：但是特里亞恬靜地坐在搖曳的河柳下面，把書放在膝上。她思考要怎樣厲害的來

付他，而開始觀察着那位不相識的黑眼睛的暴亂者。

巴甫卡在水鏡裏面，很清楚地看到了坐着的女子。他乘着她看書的間隙，使勁的把釣竿拉起來。浮筒的頭攢進了水裏，絲繩也斷了。

「混蛋，又掛住了。」這句話在腦袋中一閃，於是他用怒眼釘住在水中笑着的眼睛。兩個中學七年級生的青年，渡過貯水唧筒旁邊的小橋，走來了。一個是機關庫主任斯哈里可技師的兒子，燙白的頭髮，端莊的臉孔，是個無用的傻瓜，又是個在學校裏綽號爲麻子的「西爾吉」的頑皮者。他拿着頭等的釣竿，吸着香煙。在他旁邊的，是瓦克特爾·列西金斯基，他是個身材端正的美貌青年。

斯哈里可靠近着瓦克特爾，目示地說：

「愛嬌的女子呀，這兒有兩個人。完完全全是浪漫蒂克的女子呵！她是基也輔學校的六年生，放暑假回來的，她的父親，是這兒頂有名的造林家，她認識我的妹妹利莎。甚麼時候，給她去封信試試看吧。那，這樣的，用感動般的調子喇！」呀，我想得發狂呀，我搥着

胸在等待你的回信」呀！這樣蘭特左的詩像是爲我們寫的了。

——唉，怎樣啦？——瓦克特爾好奇般的追問：

——唔，拿起架子來吧，小心吃耳光。玩女人不是容易的，而且美麗的，甚麼時候都是這樣的呀。我好似在那道上當着子彈的鳥兒。唔不要緊緊而永久地在後面追逐了。晚上到妓院裏去吧，拿錢叫被唾棄的美妓，是比較靠得住的。在那兒有一點傲慢嗎？我曾經和瓦里加·其樸諾夫去過的。認識那個旅行家嗎？——斯哈里可帶幾分狠狠的說：

瓦克特爾做出厭棄的臉孔。

——秀萊，你幹那樣討厭的事嗎？

秀萊吐出濃灰的煙，輕蔑似的接着說：

——特別歡喜呀，你所幹的，雖然隱瞞着，但是我知道的。

瓦克特爾遮斷他說：

——那末，請向她介紹罷？

——自然囉，還沒有到呢，就着急來啦。昨天，她自己也釣魚哩。

他們兩個人走近了特里亞的身邊，斯哈里可吐掉香煙，紳士的彎着腰鞠躬。

——午安，托曼羅珪小姐！嘎，在釣魚嗎？

——不是，是在看的……釣又怎樣？——特里亞反問着。

——你們認識嗎？——斯哈里可拉住瓦克特爾的手急促的說：——我的朋友瓦克

特爾·列亞金斯基。

瓦克特爾窘迫地伸手給特里亞。

——那麼，今天爲甚麼不釣魚呢？——斯哈里可努力找話說。

——因爲沒有拿釣竿來，——特里亞說：

——我立刻就去拿根來吧！——斯哈里可匆忙的說：——沒有拿來之前，拿我的釣

吧，立刻就拿來的。

他給瓦克特爾介紹特里亞之後，就想和特里亞兩個人在一塊兒玩些甚麼的。

——不好，很麻煩呀。這兒有人在釣着呢。——特里亞說：

——麻煩？——斯哈里可重覆着說：——嘿，是他嗎？——他現在才注意到了，坐在濼

木旁邊的巴甫卡——甚麼，這種傢伙，乾脆把他追逐得啦。

在特里亞要阻止而尚未阻止之間，他已經走到垂竿在釣魚的巴甫卡那邊去。

——把釣竿趕快收起來噯！——斯哈里可對巴甫卡說：——喂，快點。

巴甫卡一面望着漂在水面的浮筒，一面說：

——靜點吧，胡說些甚麼呢？

巴甫卡抬起頭來，用怒氣的眼睛眺望着斯哈里可。

——甚……麼……——斯哈里可緊張了——還要多嘴嗎？趕快走！——於是用靴

尖使力地把蚯蚓罐一踢，罐飛入了水中，被激起的水花打在特里亞的臉上。

——斯哈里可，你不要恥嗎？——她叫。

巴甫卡站起來，他知道斯哈里可是機關車庫主任的兒子。亞爾喬姆是在他那兒作

工的。所以假如在這兒毆打了這副紅毛臉，那末，他一定會回去向他父親哭訴着。他知道這件事說不定要連累到亞爾喬姆，因為就是沒有這回事，要被制裁也是可以的。

斯哈里可，帶着已經被毆打了一樣的神氣，跳到巴甫卡的前面。用兩手儘力的向站在水邊的巴甫卡的胸脯一擊，巴甫卡正要回手，却又被他一擊，於是巴甫卡不能支持的倒在水中。

斯哈里可比巴甫卡大兩歲，最愛打架，有大鬼猴子的綽號。

巴甫卡接着胸脯，完全站了起來。

——唔，是嗎，這是安慰呀！——揮着拳頭作着要打碎斯哈里可的臉的，痛打了一下。跟着不給他透氣的間隙，就緊緊地抓住中學制服的上身，奮力一推，把他推入水中了。

池水浸濕到膝上，被沉重的靴子和褲子絆着的斯哈里可，正耽溺在怎麼從巴甫卡粗大的手裏逃脫出來的夢中。而巴甫卡呢，在把中學學生推進水中之後，就跳上了岸上。

瘋狂般的斯哈里可，祇是「撕裂了我的衣服呀」的叫喊着，他目送着巴甫卡走去。

巴甫卡回頭把爬上岸走近來的斯哈里可看了一下，他回想着。

「用左足支持身體，右足張開着，彎着腰，不僅用手，全身體的打了從下到上，打在下巴上。」

哼。

牙齒格格鳴着的斯哈里可，因下巴疼痛的厲害，而用奇妙的調子大叫着。兩隻手揮舞着，不意身體又捲到水中。

在岸上，看得不能忍耐的特里亞，大聲笑。

——好呀，好呀，——她鼓着掌的喊：——哦，有趣呀！

巴甫卡拉起釣竿，弄掉掛住了的絲，跳到道路上去。

巴甫卡去了之後，瓦克特爾在特里亞的耳邊這樣說：

——他是有名的不良少年啦，名字叫做巴甫卡。可却金

*

*

*

*

*



車站騷動了。沿線傳遍了鐵道職工同盟罷工的消息。附近的火車站的機關庫的勞働者，激起了騷動。兩個機司，因搬運宣傳品的嫌疑，給德國軍隊捕走了。不斷地在激發着地主爲着回到自己的農園，在和農村有關係的勞働者，激起了大的騷動。

哥薩克騎兵隊的馬鞭，鞭打在百姓們的背脊。縣裏的遊擊隊運動，一天一天地擴大着。被一部分布爾什維克所組織了的遊擊隊，已經有十幾隊了。

鳩甫萊在這期間裏面，不知道所謂休息。他放棄了在市上的事業，或和很多的鐵道職工會談，或出席青年們夜晚的集會。機關庫的鐵工和製材工組織了強韌的團體，亞爾喬姆也參加了。當他聽詢亞爾喬姆關於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和黨的意見時，堅頑的鐵工回答說：

——嘿，夫約多爾，各種黨的不同，我是不大知道的。但是有幫助的必要，我甚麼時候都承諾啦，你期待着我吧。

夫約多爾以此滿足了。亞爾喬姆知道了「是夥伴裏的人呀，是祇說而不實幹的呀

「這些事情，但是這個人，好似還沒有入黨的。沒有甚麼顧慮，現在正是這樣的時節了。即刻就會畢業啦。」水兵想。

夫約多爾從發電所調到了機關庫。那邊的事業不甚重要，他在發電所的時候，和鐵道分開了。

沿線的活動，是非常的緊要。德國軍隊把在烏克蘭搶到的東西，一件不留的堆積在幾千輛貨車裏運到德國去，燕麥，小麥，家畜……

突然，在車站的哥薩克軍的衛兵把電信科的模洛曼納柯捕去了。他在司令部被酷苛的毆打着，他說了在亞爾喬姆的機關庫的羅曼·西德列哥，是煽動的罪魁。

正在工作中，兩個德國兵和車站司令部的副官——哥薩克軍官，來捉羅曼了。哥薩克軍官走近羅曼的工作場，一句話也不說，用馬鞭毆打他的臉孔。

——混蛋，走吧，到那邊去有話和你說。——他說：於是露着無情的惡笑，拉着鐵工的衣襟——請到我們那兒去煽動吧！

在鄰近的榨木裏工作着的亞爾喬姆，把鎗拔出來，對着結成大團體的哥薩克軍官走去，用壓抑着憎惡的嘎聲說：

——混蛋，爲甚麼打人呀？

哥薩克軍官一面後退着，一面拔出了手槍。背彎脚短的德國兵，把上了刺刀的步槍從肩上拿下來。他搬動機底，發出喀喳的聲音。

——站住！——祇要一動就開槍的狂吠着。

高大的鐵工，在兇惡的兵士面前，做甚麼也沒有力量似的，孤立無援的屹立着。

兩個人都給捉去。一點鐘後亞爾喬姆被釋放，但是羅曼被關在放行李用的地下室。十分鐘後，在機關庫作工的一個也沒有了。機關庫的勞働者，集合在車站的走廊，外面的勞働者及司機者和在材料倉庫裏工作的人，也參加進來。大家都特別興奮。其中有一個人，寫好了要求釋放羅曼和樸洛曼納柯的檄文。

領率一團騎兵隊的哥薩克軍官馳入院子裏，揮舞着手槍怒吼着的時候，騷動更激

烈了。

——假如不解散，那末，即刻全部捉起來的。其中，還有要槍斃的啦！

然而沸騰着的勞働者的喊聲，使他們不得已退却到了車站。由於車站司令部的招集，載着德國兵的貨車在舖道上奔馳着。

勞働者開始散開了，向着各自的家裏回去。無論甚麼人，甚至連車站的值班生，也拋棄着事業走了。這是鳩甫萊活動的成績，在車站產生大衆的行動，這是第一次。

德國兵在外面的台階上，架着重機關槍。它像守住獵獲的東西的獵犬一樣的突立着。它的旁邊，德國軍的班長用手做坐墊，坐在槍柄上面。

車站絕滅得連人影都沒有了。

夜晚又開始逮捕，亞爾喬姆，也被捕去了。鳩甫萊因為不在家裏睡，所以沒有找到。

被關禁在大貨物倉庫的人們，接到了最後的通牒，即不願意作工呢，還是戰時軍法會議呢？」

鐵道沿線的全部勞働者，完全參加了同盟罷工。一整天夜，一輛火車也沒有通過去。在百二十基羅米達那裏，和掘斷鐵道，爆燬鐵橋的遊擊隊的大部隊接觸着。

夜深時候，德國軍的軍用火車開到了車站。然而司機，助手，火夫都從火車頭逃走了。這軍用火車之外，在車站還駐屯了兩隊軍隊，在等着出發的命令。

車站的司令官，德國軍的上尉，副官及一隊德國兵推開倉庫的鐵門進來。

司令部副官大聲說：

——可却金，卜里托夫斯基，布爾傑克，你們三個人，即刻成爲一組乘車去，要是拒絕的話，就會即刻槍斃的。你們乘車嗎？

三個勞働者垂着頭。他們被帶到載護送兵的火車頭那邊去了。在那時候，司令部副官，又在叫輸送其他軍隊的司機，助手及火夫的名子。

* * * * *

火車頭怒憤般的從鼻孔裏噴出絢爛的火花，深長的嘆息着，踢潰黑暗，沿着伸展到

夜的深處的軌道推進了。亞爾喬姆在把煤炭投到 Boiler 裏，他用一隻脚把小的鐵門關閉着。他從放在箱上的粗嘴的茶壺滿滿地吸了一口茶，於是對年老的司機卜里托夫斯基說：

——打算送去嗎？還是怎樣呢？

卜里托夫斯基的眼睛，在覆垂的眉毛下，不動情的轉動着。

——唔，除了送去又有甚麼法子呢？因為有上了刺刀的槍在押送啦。

——甚麼都拋棄的離開火車頭吧！——布爾傑克眯着眼，看了看坐在炭水車裏的德國兵，停止說話。

——我也這樣想。——亞爾喬姆自信地說。——但是這混蛋很兇惡啦。

——哂——布爾傑克的臉孔，從窗口向外探出去，無邊際的拉長着「哂」的聲音。

卜里托夫斯基走近着亞爾喬姆，他用細微的聲音囁囁着說：

——沒有送他們去的道理，不是這樣嗎？在前面，激起騷動的伙伴，爆毀了鐵橋了。但

是我們把這混蛋運去，這些事情，是於混蛋有益的呀。我年青時候，在帝政時代同盟罷工中，並沒有輸送過的。所以現在也不輸送啦。把這些要擊破我們的伙伴的混蛋輸送去，是不應該的，連想都覺得是恥辱呀。現在，司機們不是逃走了嗎？雖是一髮千鈞，然而畢竟逃走了啦。了不起的人呵。我們是不能把火車輸送去的，你以為怎樣？

——你說的對啦！嘿，但是怎樣來處理這混蛋呢？——他說話的時候，用眼睛看了兵士一眼。

司機苦惱着臉，用麻布頭拭乾了額上的汗，好似在尋找對於嚴肅的問題的回答似的。他用灼紅了的眼睛，凝視着氣壓表，即刻臉上泛着哀痛而絕望的顏色，他罵了。

亞爾喬姆在喝着茶，兩個人在思考着同樣的一件事，但誰也沒有開口。亞爾喬姆記起了鳩甫萊的談話。

——兄弟，怎樣？你以為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主義的想頭怎樣呢？

他答覆亞爾喬姆說：

——有幫助的必要，我甚麼時候都承諾啦，你期待着我吧。

「要幫助是承諾的。嚷甚麼哪，甚至把彈壓我們的人運去也可以嗎……」

卜里托夫斯基屈身在放器具的箱上，亞爾喬姆走近來戰慄的說：

——但是不能不解決這混蛋呀。

亞爾喬姆癱瘓着。卜里托夫斯基咬牙的加添說：

——不要做別的了，調節器也好，機柄也好，都投到汽罐裏吧，把火車頭開慢點，好從

車上跳下去呵。

亞爾喬姆把笨重的袋子從肩上投下來，用詢問般的音調說：

——好了。

亞爾喬姆屈着身子在布爾傑克旁邊，把決定了的事情，和他說了。

布爾傑克沒有即刻答覆。大家都在做着種種危險的事。三個人都有家庭留在後面。

其中，卜里托夫斯基的家庭，是最大的。家中留下有九個人，然而不能運去這件事，是冥冥

地完全知道了。

——這樣，我贊成的。——布爾傑克說：——但是誰把那混蛋，——他知道亞爾喬姆明白了，所以沒有說完。

亞爾喬姆回到在調節器旁邊做作甚麼事的老年人那邊。布爾傑克亦祇有點着頭贊成他們倆人的意見。然而立刻又爲沒有解決的問題苦惱着。卜里托夫斯基走近來。

——但是怎樣做呢？

他眺望着亞爾喬姆。

——你伸出手來吧，你頂強壯。用鐵棒一敲，不是完了嗎？那樣就完了。——老年人特別興奮着。

亞爾喬姆的臉孔是骯髒的。

——我不能，怎麼也不能舉起手來呀。想想看吧，那兵士不是沒有罪嗎？是上着刺刀的槍威嚇他拉着他來的呀。

卜里托夫斯基的眼睛閃着光。

——沒有罪？但是，我們也沒有罪過的，爲甚麼又追逐到這裏來呢？運送這些混蛋去的人們，是瞎了眼睛啦。殺死遊擊隊的沒有罪，是遊擊隊有罪嗎？……這要飯的……沒有熊的強壯，連屁事也不能建立呀……

——好——亞爾喬姆手裏拿着鐵棒用嘎聲說：但是卜里托夫斯基囁嚅着。

——給我吧，他不好犯的。你拿鏟鏟煤炭到水車裏去吧！在萬一的時候，給我用鏟鏟打這德國混蛋。我去把煤炭好好的分開。

布爾傑克聽了卜里托夫斯基的話，點頭了。

——你老伯說的對呀——於是站在調節器的旁邊。

戴着沒有鑲紅邊的拉夏帽的德國兵，坐在炭水車的一端，把槍挾在兩腿之間，在吸着煙卷。他有時圓着眼睛望望在火車頭裏做作甚麼的勞働者那方面。

亞爾喬姆登上到堆集着的煤炭上來的時候，哨兵並沒有特別注意的。不久，卜里托

夫斯基，在炭水車旁邊，做出要鏟起煤炭的大塊一樣的臉孔，用手勢向德國兵探詢着，是否可以移動。」那德國兵就神氣的向着火車頭的展望台的小門那邊走去。

打在德國兵的腦蓋上的鐵棒的低小而短促的聲音，使亞爾喬姆和布爾傑克起了像火傷一樣的情感。兵士的身體，模糊的向着道路那面倒下去。

望着望着，灰色的拉夏帽染遍了血汁，槍碰着了鐵輪發了一聲響。

——收拾了——卜里托夫斯基把鐵棒放下來，囁囁着：於是漣聲般的磨擦着臉，加添說：——這樣做了，不要回顧了呀！

聲音中斷了。但是打破壓住大家的沉默，而變成了急促的叫聲。

——拔出調節器的螺絲呀，快呀！——他喊着。

十分鐘後一切都完了，沒有司機者的火車頭，斯文的走動着。

路邊樹木的濃影，強奪般的想混進火車頭燃燒了的黑圈中，但是轉瞬間，又留在黑暗後面。機關車的兩眼，望着貫穿黑暗的那濃 *muslin* 而前進，從夜奪回的東西，不過只

有十碼光景。車頭像賣盡最後的力一樣的，它的吐息，漸次成爲罕聞的了。

——青年人跳呀！——亞爾喬姆在背後聽到卜里托夫斯基的喊聲。伸開了握住扶
手的一只手，使笨重的身體跳了下去。兩足碰着強硬的地面，插進了土裏，亞爾喬姆躓前
兩步，翻筋斗的撲倒了。

不久兩個人影，接着從車頭兩邊的踏板上跳了下來。

* * * * *

布爾傑克的家裏，是沉靜的。賽路西加的母親，安特里娜·瓦西里瓦娜，在這四天裏
面顯然瘦弱了。關於丈夫的消息，一點也沒有。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和可却金，卜里托夫
斯基一同編入在車頭裏的。昨天有三個哥薩克軍的哨兵來過，叫罵着向苦惱的她探詢
她的丈夫的事情。

從他們的口裏，模糊的可以推察到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

哨兵去後，她爲不知道事件的情形而重重的苦惱着。她抱着若是到瑪利亞·亞可

瓦歷瓦娜那兒去就會知道丈夫的消息的希望，把頭巾蒙上頭。

在廚房裏工作着的長女圭利亞，望着母親出去的姿態說：

——媽媽！到遠的地方去嗎？

安特里娜·瓦西里列瓦娜眺望着女兒，眼睛裏滾着淚水，回答說：

——到可却金那兒去。那兒，說不定知道你父親的消息吧？要是賽略西加來了，叫他

就到車站的卜里托夫斯基那兒去吧。

她溫柔的抱着母親的肩膀，送到門口安慰的說：

——媽媽，不要急吧！

瑪利亞·亞可瓦歷瓦娜，像平常一樣的，慌忙的迎接了布爾傑克的母親。她們相互想得到點新的消息，但交換談過一兩句話之後，那希望亦就消失了。

在夜晚，可却金那裏也被搜索了，尋找着亞爾喬姆。他們臨走的時候，還對瑪利亞·

亞可瓦歷瓦娜說過：「要是你的兒子回來了，就叫他即刻到司令部去」的話。

可却金的母親，因在夜晚被搜索隊所襲擊而驚住。她是一個人的，巴瓦爾和平時一樣，夜晚也在發電所工作着。

巴甫卡早晨一早就回來了。他從母親那裏聽到昨天夜晚有人來搜索來探尋亞爾喬姆了。他雖然顧慮哥哥的身體而心跳着，可是又感到了自己的全存在的滿足。他們兄弟兩人的性格，是不同的。亞爾喬姆乍看起來，雖然是個亂暴的男人，但兄弟之間，是互相強烈地愛着的。這凶暴的愛情，被是未理會的。爲着哥哥就是怎樣的犧牲，亦毫不躊躇的忍耐着這件事，現在，巴瓦爾，完全意識到了。

他連休息亦不休息，就到車站去，在機關庫裏「鳩甫萊不在嗎」的來回地找着，可是沒有找到。就是問不認識的勞働者，也一點都不知道車頭裏的人的事情。司機者卜里斯基的家裏，也什麼都不知道。巴甫卡在中庭碰到了卜里斯基頂小的兒子卜里斯。巴甫卡從他那兒，又聽到卜里斯基的家裏，也被搜索了。他是探詢父親的消息來的。這樣，巴甫卡甚麼消息也沒有得到的回到母親那裏，疲倦的躺在床上，不久身體就

沉入到不安的夢的盤紆中。

*

*

*

*

*

圭利亞聽到叩門的聲音，回過頭來。

——誰呀？——這樣問了之後，就把鎖開開了。

人參色的篷亂的曼爾捷可的頭，在開了的門口出現。他好似特別慌忙地走來的。因為不停息的走，所以臉孔現得緋紅的。

——你媽在家嗎？——他問圭利亞說：

——不在，出去了。

——到那兒去了？

——可却金那兒，——圭利亞想要跑出去的，拉住格里姆嘉的袖子。

他眺望着窘迫着的女孩。

——嘿，我有事找你媽呀！

——甚麼事呢？——她使少年人困窘了——喂，快些說吧。不要豬熊一樣的斯斯文文呀。說啦，沒有勇氣嗎？——她用命令般的調子說：

格里姆嘉，忘記了那樣的警告，亦忘記了除了安特利娜·瓦西里瓦娜以外的人，都不能拿給他的鳩甫萊的嚴重的命令。他把從袋子裏拿出來的污穢的紙片給她。赤色頭髮的格里姆嘉，是不能拒絕頭髮光潤潤的賽略西加的姊姊的談話的。雖是他對於這可愛的女子的態度，沒有顯明的決定，但在實際，這溫柔的見習廚子，就是自己，亦決沒有注意到愛賽略西加的姐姐吧。她急忙的把從他手裏拿到的紙片讀着。

「可愛的特尼娜！不要愛慮吧。甚麼都很順利的，大家都健壯，都無事。改天詳談就會明白。代我向其餘的人們問好，萬事如意，不要懸念！看完撕破沙哈爾。」

讀完了紙片的她，跳躍地走近他。

——豬熊，你是好人啦，這從那兒拿來的呀？說吧，從那兒拿到的呵。跛脚的豬熊！——她竭力引拉着困惑的格里姆嘉。而他在不知不覺之中，又疏忽了。

——這是車站上的鳩甫萊給我的。——於是他注意到說了不能說的事情而補添說：——祇是這樣說，誰也不要給他呀！

——嘿，好好！——圭利亞笑了。——赫熊，你到巴甫卡那兒去吧。一走就可以碰到媽媽的。——她輕輕地把見習廚子的背一推。

一秒鐘後，格里姆嘉的赤髮頭在側門那邊閃搖着。

三個人裏面，一個人亦沒有回來。黃昏時分，鳩甫萊去到可卻金家裏，把車頭上發生的事件，不隱蔽的和瑪利亞·亞可瓦歷瓦娜說了。三個人都住在很遠的鄉下，布爾傑克的叔父家里。在那兒是沒有危險的，但是不能即刻回來。他又拿不遠的將來，就有對於德國軍的不利的變動這些話，儘可能的鎮定恐怖着的女人的情緒。

自從這件事發生之後，他們三個人的家庭，更加親密。大家還時時非常喜悅的一塊兒讀着送給家裏人的紙條。然而家中漸漸的空虛而寂寞起來。

鳩甫萊有時裝着順便來的樣子，在卜里托夫斯基亞婆婆面前出現。他把兩張格列

斯基紙幣給她。

——伯母，你丈夫就要回來幫助你了。但是，伯母，你不要跟別人說啦！

老婆婆感謝的握着他的手。

——謝謝你，的確困難呀，小孩們，現出缺少飲食的樣子了。

「嘿，嘿，看吧，以前是怎樣呢？同盟罷工被破壞了，雖用槍斃來威嚇勞動者作工，但是火已經開始燃燒了。不會就消滅的呀，那三個人，是偉大的傢伙。那就是所謂普羅列特里亞啦。」水兵忘懷了自己似的的想着，從卜里托夫斯基的家裏，向着機關庫走去。

* * * * *

麻雀兒在被煤煙熏暗了的牆壁圍住的，對着各村的坂道上環繞着。那中間有曾經使用過的鍛冶場。卜里托夫斯基眯着亮光的細小的眼睛，用長的鐵棒，把已經灼熱血紅了的鐵片，在那爐口的火喉下翻動着。

亞爾喬姆把安在橫木上的鐵槌轉動起來。

司機者在頸鬚之中獨自發笑說：

——現在就是工人在村裏，亦是好的吧。事業不要出常軌。再過一星期，說不定可以給家裏送點胭脂水粉去。在老百姓，年青的鐵匠是偉大的。在這兒，嘿，我們使布爾喬亞肥胖了啦。但是和成爲沙哈爾的種子是不同的，他們的事，很多和老百姓有關的。和叔父一塊兒粘泥嘯，但是那亦不是沒有道理。亞爾喬姆，我和你。沒有貨車，也沒有家財。光身一條，是子子孫孫的普羅列特里亞呀。嘎，嘎，沙哈爾是一半啦，他一隻腳在火車頭上，一隻腳在村子裏。——他把赤熱了的鐵片翻過來一看，而後認真的想着加添說：——但是，年青人，我們的事業是好的。要是不早些把德國這些混蛋打得粉碎，那我們就不能不落到埃克柴里諾斯來夫或羅斯托夫的手裏了。若不是那樣，我們抓住魚鰓來，他們的鱗，會一粒一粒的被剝落吧。

——唔——亞爾喬姆嘟囔着。

——家裏那些傢伙，會怎樣的保守着身體被強盜纏住在休息着嗎？

——喂，騷擾才開始呢。現在不要說到家裏的事吧！

司機者，從爐裏面把燒成爲青色的鐵片挾出來，急速地放在鐵砧上說：

——年青人，用力打呀！

亞爾喬姆站在鐵砧旁邊，把笨重的鐵槌握在手裏，使力地舉到頭上，於是打在那上面了。發出幽微的叭其叭其的聲音的火花，在鍛冶場裏散發着。一剎那間，把那黑暗的角度都給照耀到了。

卜里托夫斯基，在強有力地不斷敲打之間，把灼熱了的鐵片翻來覆去的轉着，鐵片像軟柔的蠟一樣，漸漸的隨着扁了。

黑暗的夜，在鍛冶場的未全開的門口，吐出了生生的熱風。

*

*

*

*

* 也

陰陰沉沉的眼前的湖，是一望無際的廣闊。四面圍繞着湖的松林，搖點着它的大頭了。

「完全像活着的呀，」特里亞想。她坐在花崗石的岸邊，被草蔭蔽住的凹地，在凹地的那邊，松林高高地聳着。下面，圓錐的凳子的近處，就是湖。環繞周圍的岩石的影子，更加深了湖水的碧綠。

這是特里亞愛好的地方，離車站約一俄里的石塘後面，被掘成的深深的窪地，湧着泉水，現在成爲三個湖。流盪着進出的水聲，在接着下面的湖的坡邊響着。特里亞抬起頭來，用一隻手推開樹的枝葉一看，有一個晒黑了的的身體，從岸邊朝着湖的中央，一伸一縮地游泳去了。特里亞，看見游泳着的男人的淺黑的背脊和黑的頭。他分開着水像海象一樣或出着鼻息，或轉換着身體的位子，或翻過來，或潛入水中，而後疲倦的半閉着眼睛，望着明朗的太陽，仰浮着身體，伸展着兩隻手，微曲着身子而迷惑着。

特里亞離開了樹的枝葉，「那是個暴虎馮河的，」她嘲笑的思想。於是開始讀書。

特里亞正在熱心地看着列西金斯基送的書，她並沒有注意到，有甚麼人走到了把廣場和松林隔開着的花崗岩的凸處，所以當着小石從走來的男人足下落到書上的時

候，開始被沒有想到的事情所驚愕。她抬起頭來一看，立在廣場的男人，那正是巴甫卡。
·可却金。在想不到的地方碰到想不到的人，於是驚慌的站起來，但是狠狠的窘態立即離去了。

——甚麼吃驚了嗎？並沒有想到你在此地呀，我是無心來的。——這樣說了的巴甫卡，就把手放在突起的石上。他在特里亞是接待的。

——並不打擾，很好呀，來說些甚麼話吧。

巴甫卡不思議的眺望着特里亞。

——有甚麼話要說嗎？

特里亞微笑。

·嘿，爲甚麼站着呀？喂，坐在這兒不很好嗎？——她指着石上——嘿，你叫甚麼名字呢？

——巴甫卡·可却金。

——我是特里亞，我們算認識了啦。

巴甫卡煩厭的在用石頭擊着鳥兒。

——你，叫巴甫卡嗎？——特里亞打破了沈默——爲甚麼叫做巴甫卡呢？不好聽呀，

叫巴瓦爾不是很好嗎？以後我就是這樣的叫吧。你時常來這兒……——她想要問他是
不是時常來這兒游泳，但不願說出看到他的游泳的姿態，所以這樣的補足——來散步
嗎？

——不，並不時常來的。有空才來呀。——巴瓦爾回答說：

——那末，在那兒作事呢？——特里亞追問着：

——我是發電所的火夫。

——唔，我記起了你打架的法子。是很巧妙的呢。——突然，特里亞發出想不到的質

問。

——你和我的打架，有甚麼關係嗎？——巴瓦爾不承服的小聲說。

——可却金，不要生氣呀！——她看到巴甫卡不承服自己說的，而這樣說：——那種毆打法子，我真想知道。有那樣殘忍的打法嗎？——於是他大聲的笑。

——你爲甚麼說到那些事呀，是好玩的嗎？——巴瓦爾說：

——不是嗎？特別好玩呢。反而，斯哈里可是自業自受的呀。我那時，胸儘是跳着。你真能打架呀。

——那些事情，誰說的呢？——巴瓦爾吃了一驚。

——嘿，那瓦格特爾·列西金斯基說的，你是打架專家呢。

巴瓦爾的臉孔黯淡了。

——瓦格特爾這臭傢伙，不是飯桶嗎？那時沒有打碎他，他連謝謝都沒說呢……知道他說我些甚麼呀，拿他做對手，我以爲是我的恥辱……

——巴瓦爾，爲甚麼那樣亂罵呢？不好呀，——特里亞遮住他說：

巴瓦爾氣了。

「我爲甚麼和這可笑的女兒喋喋不休呢？甚麼就是長官也不在我巴甫卡的眼中呀，她却命令我不要亂罵呢。」——他想。

——你爲甚麼生列西金斯基的氣呢？——特里亞追問着：

——穿褲子的小姐，地主的兒子，都得趕快打死呀。看到那些混蛋，手就發癢了。他們是財主，說甚麼就是甚麼的，總是輕視的看人。他們的財產是搶來的，他們祇要一動手，馬上就成了全然實收額的價錢了。那些傢伙，只有拳頭可以對付的。——他興奮的說：

特里亞知道拿列西金斯基做話題是困難的，這少年怎樣亦不是嬌養的中學生所欺侮的。她把談話轉到最安全的話題，開始問巴瓦爾的家庭和事業。

巴瓦爾雖然想過要離開此地，但是又忘記了。不知不覺之間，逐一的答覆着她的質問。

——唉，爲甚麼以前不用功呢？

——驅逐出學校了啦。

——爲什麼又？

巴甫卡的臉孔緋紅了。

——因爲在神父家裏，把香煙弄亂了，所以驅逐呀。心思壞的神父呀，在他的將來，是沒有生命了。——所以巴甫卡甚麼都跟她說了。

特里亞有趣地聽着，他忘記到了時候，像不能隱瞞的朋友一樣，連哥哥沒有回來的亦說到了。他們兩個人坐在廣場，親密的交換着暢快的談話，並沒有留心在談話中過去了許多時間。滔滔不絕的巴甫卡，回憶似的跳起來。

——已經到了應該做事的時候了，不要饒舌了啦，不生火是不行。現在達尼萊怎樣了呢？——他驚恐的說：——嘿，再見，小姐，我得一溜煙跑到市上去。

特里亞穿起上衣靈敏地站起來。

——我也到時候了，一塊兒去吧。

——不，不行。我得跑去啦，不能一塊兒去。

——爲甚麼不一塊兒跑呢？跑跑看，看誰快吧？

巴甫卡輕蔑的眺望着她。

——跑？是我對手嗎？

——唔，一跑就會知道的。在那兒呢，從這兒出發吧。

巴瓦爾跳過石頭，拉住特里亞的手。於是兩個人，走到了通至車站的，在森林中修築的廣闊的林蔭道上。

特里亞站在道路的中間。

——喂，現在跑呀，一二三，跑呀！——說完就旋風般的跑去。她的鞋底閃晃着，青色的

上衣飄揚着。巴瓦爾也追在後面。

——追到她是很容易的，——他一面向着飄揚的上衣追去，一面想。然而直到離車站不遠的，林蔭道外邊，才漸漸的追到了。盡力的追到，捉住她的肩頭說：

——嗶，捉到了小鳥兒呀！——愉快的喊。

——拉開，痛呀。——特里亞防禦着身體。

他們兩個人利害的喘息着，心臟像鐘一樣響着。爲着瘋狂的奔跑，完全疲倦了的特里亞，似乎有意又似乎無意走近着巴甫卡，因之掃除了一直到現在的障隔，然而那也祇是一瞬間，又即刻分開了。

——可以追上我的人，一個也沒有的，但——她擺脫着他的手說：

他們兩個人即刻分別，於是應酬的揚着分別的手，巴甫卡朝着市上跑去。

巴瓦爾打開火夫室的門，在爐口已經在做着甚麼的達尼來，用憤怒般的樣子回過頭來。

——怎樣隨隨便便的出去呀？喂，怎麼，我是替你燒火的嗎？

然而巴甫卡愉快地叩着火夫的肩頭講和般的說：

——老伯伯，替我燒一回兒吧。——於是在高高地堆積的柴旁邊找事做。

將近夜半，達尼來睡在床上發出馬一樣的嘶聲的時候，巴瓦爾在原動機上全部上

過油，用麻布頭拭乾手之後，從箱裏面拿出季側柏·賈里巴爾季的第六十二冊，他把描寫拿破崙的「赤襯衫隊」的傳說的指導者賈里巴爾季的冒險這小說，不停息地耽讀着。

「她用那美麗的青色的眼睛眺望着公爵……」

「但是她亦是青色的眼睛——巴瓦爾浮想着——有一種特別皮氣的女人啦。和那有錢的人們似乎相似呢？——他想——她能跑呀。」

耽溺於白天的邂逅的回憶中的巴瓦爾，沒有留心到原動機的響聲在不斷地增高。原動機的身體破袋的戰慄着，大的節動輪瘋狂般的迴轉着，他立着的 *Condor* 的台，神經質的發抖了。

巴甫卡的眼睛在壓力表上一看，針已經越過了危險信號的赤線幾度了。

——呀，這傢伙！——巴瓦爾從箱上跳下來，走到排氣管的把手那裏，把它回轉了兩個圈，於是經過在火夫室的氣管而吐出在河中的蒸氣，發出了秀秀的音響。押下把手的

巴甫卡，移動了使氣管活動着的車輪的皮帶。

巴瓦爾重回到達尼來那邊。他張開着大口，發出難聞的鼾聲，舒適地在睡着。半分鐘後壓力表上的針，回到元來的位置。

和巴甫卡分別後的特里亞，在歸家的路上走着。她在想着和這黑眼睛的少年的邂逅。她自己一方面是不理會的，一方面是喜悅着那些事的。

「真是像火一樣的人。他怎樣的頑固啦！然而和我所想像的亂暴又完全不同呢。無論如何，和那些垂涎的中學生們是不同的……」

他和特里亞到現在為止所親密地接觸的人們，是不同的生動的人。

「他，要是馴服就好啦。——她想——這樣可以做快樂的朋友了。」

將到家中的特里亞，看到里莎·斯哈里可和列西金斯基兄妹的涅利和瓦格特爾在庭院裏坐着。瓦格特爾在看書。好似大家在等待着她的回來。

和大家應酬過了的她，坐在條檯上。在互相不合適的草率的談話之間，瓦格特爾·

列西金斯基坐到特里亞旁邊小聲地問：

——看小說了嗎？呀，是小說！——特里亞猛醒了——我的那本書……她說了把小說放在湖畔忘記拿回來。

——但是，怎樣中意嗎？——瓦格特爾凝視着她。

特里亞想着，於是用鞋尖在小徑的砂上描寫着甚麼的，抬起頭來眺望着他。

——不，開始看旁的小說了，最有趣味的……

——是……嗎？——像被侮辱一樣的瓦格特爾，拉長着聲音說：——那末，是誰的作

品呢？——他問：

特里亞用閃着光的嘲笑般的眼睛眺望着他。

——並不是誰的喲……

——特里亞，帶客到屋子裏來吧。茶已經泡好了！——站在走廊的母親喊。

特里亞兩隻手一邊牽着一個女子，進屋子裏去。瓦格特爾在後面跟着，因為不明白

特里亞說的話的意義，而低着頭走。

雖然還沒有被意識着，但是輕快地擠進到少年火夫的生活中來的最初的感情，是非常清新的，是非常不可解的感動的。那使粗暴的少年驚愕了。

特里亞是造林所長的女兒，造林所長在他的眼光中，和列西金斯基律師，也是同樣的。

在貧困與飢餓之中長育着的巴瓦爾，對於自己認為是財主的人，帶着敵意。巴瓦爾抱着警戒與危懼走近自己的感情，他把特里亞看做和石匠的女兒卡利娜一樣的人。他在朋友之中並沒有看到知道自己的身心的女子。所以他預備着假如這美麗而有教養的女子，把貧困的火夫嘲笑或者輕蔑的時候，那他會利害的報復她的。他對於特里亞抱着深深的疑惑。

巴瓦爾因為整一個星期沒有看見造林所長的女兒，所以今天決心要到湖畔去。他特別從她家旁邊走過，祈願着能碰到她。他緩慢地沿着房屋的籬棚走着，在庭院的頂外

邊，看見了照例的水兵服。他拾取轉落在籬棚下面的松枝，望着白色的外衣投去。

特里亞急忙地回過頭來，她看見巴瓦爾跑到籬棚邊，伸着手愉快的笑。

——到底來了呀，——她喜悅地說：——以前在甚麼地方呢？我上次把書放在湖畔忘記帶回來囉。我想你是會來的。到院子裏來吧！

巴甫卡搖着腦袋。

——這兒可以。

——爲甚麼？——她的眉毛詫異地聳着。

——唔，你的父親會生氣啦。因爲我會使你困惑呢；那兒帶來的餓鬼呀。

——巴瓦爾，不要說掃興的話囉！——特里亞憤慨，——馬上到這兒來呀，父親總是

——一句話也不說的，你認爲說謊，就試試看吧，來呀！

她打開了木門，巴瓦爾用不大信用的樣子，跟在她的後面。

——你歡喜看書嗎？——當他們兩個人面對面的在圓桌子旁邊的椅子上坐下的

時候，她問。

——非常歡喜的，——巴瓦爾高興的說：

——你在你讀過的書裏面，最歡喜那一本呢？

巴瓦爾想了一回的回答說：

——季側巴·賈里巴爾季。

——季側巴·賈里巴爾季，——她訂正着——那本書頂歡喜嗎？

——是的，讀完了六十八卷了，我是拿工錢五冊五冊的買的。賈里巴爾季，是了不起的男人啦。——在夢中的巴瓦爾說：——那才是英雄呢！我很能知道的！他和怎麼樣的強敵作戰亦是勝利的。他到過了很多的國家。嘿，要是他還活着，那我一定加入他。他招募工人，無論甚麼時候，亦是同情弱者而鬥爭。

——唉，去看我家裏的圖書室嗎？——特里亞說：她拉着他的手。

——不，不可以不到你家裏去。巴瓦爾無情的拒絕。

——你爲甚麼執拗呢？還是怕了呢？

巴瓦爾看了看自己的泥污的紫黑色的赤腳搔着頭。

——那末能不要看到你的母親父親嗎？

——不要說那樣的話吧，要說真要生氣呢？——特里亞憤慨。

——那，我們到列西其金家裏，走一走試試也不能呀。和我哥哥談話也是在廚房裏的。就是有事，我連涅利這傢伙的房子也不能進去呢。惟恐怕弄污了絨氈，他們的事情，真不能明白呀。——巴甫卡微笑着。

——去吧，去吧！——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親熱的把他推到走廊那邊去。

特里亞帶他穿過飯廳，走到大樺樹的某木柵的房屋前面，她把小的門打開。巴瓦爾跳望着整齊地排着的幾百本書，當着未曾見過的豐富而啞然了。

——現在你可以選擇有趣味的書。我們約好吧，你時常要來。來這兒拿書去好嗎？
巴甫卡喜悅的點頭。

——我頂歡喜書呀。

他們兩個人最愉快不過的過了快樂的幾小時。特里亞把他介紹給她的母親。他並沒有未曾會到時那樣的恐怖，所以在巴瓦爾母親亦是很好的。

特里亞帶巴瓦爾到她自己的房裏，叫你看她的書和教科書。

一面小小的鏡子立在化粧檯的旁邊，特里亞引巴瓦爾到這鏡子前面，笑着說：

——爲甚麼有這樣奇妙的頭髮呀，一次也沒有梳過嗎？

——一剪就美麗了啦，此外是沒有法子的？——困惑的巴甫卡辯解着。

特里亞微笑的從化粧匣裏面把梳子拿出來，敏捷的在梳着他的蓬亂的捲髮。

——嘿，這樣就不同了啦！——她望着巴瓦爾說：——以後應該把頭梳得很漂亮呀。要不是，狠一樣的叫入看到討厭哩。

特里亞凝視着穢污的人參色的襯衣和破舊了的襪子，甚麼話也不說的。

巴瓦爾留心到了那目光，於是開始厭惡着自己的身體。

分別的時候，特里亞勸他常來這兒玩，而且約好兩天之後一塊兒釣魚去。
巴瓦爾忽然出到院子裏來，他討厭着通過很多的房間或會到她的母親。

* * * * *

可却金的家裏自從亞爾喬姆不在家就困苦起來。單是巴瓦爾的工錢，是不夠用的。
列西金斯基的家裏，正需要一個廚房裏的女工，瑪利亞·亞可瓦歷瓦娜決心和兒子商量，可不可以再去作一次工的，然而巴瓦爾反對了。

——不，媽媽，我再去找點助手的事做吧。製材所需要搬運工啦。在那兒作半天工，我們就充分了。所以，你不要再去作事呀。要不然，亞爾喬姆會要生氣呢。——他應該出去拜託着找工作了呢。

母親又最後的說過自己應該去作工，但因為巴瓦爾執拗着，所以贊成他的意見。
翌日，巴瓦爾已經在製材所工作着，他把要起用的板子並排着使它乾燥。在那兒碰到曾經相識的朋友，是在學校一塊兒讀書的米秀加·列夫捷可夫和圭尼亞·格列肖

夫。他和米謝兩個人，在做出生額很高的事情。工錢是相當多的。巴瓦爾白天在製材所消磨着時日，一到旁晚，就得跑到發電所去。

到了第十天，巴瓦爾把工錢拿到母親那兒。他把錢交給母親之後，不安的足摩着足，終於請求着。

——呀，媽媽，買件緞子襯衫給我好嗎？青色的……哈，像我去年穿的一樣呀。這樣辦，得花去工錢的一半。甚麼，還做工呢，不要操心吧。可以嗎？現在穿的已經舊了呀。——他像詫異似的把自己的請求辯解。

——好的，好的，今天就去買來吧。巴瓦爾，明天縫喲。你說的我知道啦，你是沒有新襯衫的。——她慈愛的望着兒子。

*

*

。

*

*

*

巴瓦爾站在理髮店前面，摸過在袋子裏的一個盧布，就推開門進去。輕巧的年青理髮匠，看見客來了，恭敬地向着椅子點頭說：

——請坐吧。

巴瓦爾坐在舒適的椅子上，眺望着反映在面前的鏡子裏的相貌。

——把頭髮分開嗎？——理髮匠問。

——唔，不是，這樣的給我儘量剪掉吧。呀，這叫做甚麼呢？——他困窘地用手指頭做作樣子。

——知道了，——理髮匠微笑着。

十五分鐘之後，巴瓦爾或流着汗，或喘着息，然而頭髮被梳子整齊地在梳着。理髮匠又拿出長的梳子，不問的把他的頭髮梳着，梳子上滿貼着水，他的頭髮美麗的睜倒了。

巴瓦爾出到街上，他痛痛快快的吐着氣，把帽子拉斜。

「母親看到會說甚麼呢？」

* * * * *

巴瓦爾沒有實踐釣魚的預約，因之特里亞不高興了。

「那污穢的火夫並不是好的傢伙啦。」她忌恨的想，然而在第二日巴瓦爾亦不來。這次就感到了沒有興味。

母親在就要出去散步之先，稍微推開她的房門說：

「特尼其卡，客來了，可以進來嗎？」

巴瓦爾就站在門口，然而特里亞亦現出不能即刻就明白的樣子。

他穿着全新的青色緞子襯衫和黑色褲子，靴子擦得放光。上面——立刻使特里亞留心的——連頭亦剪過，頭髮已經不像從前一樣的蓬亂。這樣。薄暗的臉孔的火夫，變成像錯看了一樣的樣子。

特里亞的口裏透露出自己的驚愕，然而卻或不是那樣，因為她對於這可惡的少年，不願有不爽快的思念，所以她對於他這樣的突變，裝出像想不到一樣的。

她想責備他的走近去。

「最不要臉呀，為什麼不來釣魚呢？不是你約的嗎？」

——這些日子，因為在製材所作工，所以沒有來啦。

他並沒有說出爲着要買襯衫和褲子，在這些日子裏，上氣接不着下氣的作工。

但在特里亞，他不說亦可以推察到的。所以對於巴瓦爾的怨恨，消失得沒有跡痕了。

——到池子那邊散步去吧，——她說，他們兩個人向着院子走去，走上了道路。

他親友一樣的向着特里亞，說過這是誰也不能告訴的祕密之後，於是就說到他像

中尉的手槍的事了，而且約好了到這附近的森林的深處去射擊。

——好嗎，不出賣我嗎？——他不覺的用了「您」了。

——我，我不會出賣你的，無論甚麼事我亦不告訴誰呀。——特里亞認真的約束着。

第四章

階級與階級間而尖銳的殘忍的鬥爭抓住了烏克蘭。拿起武器的人數漸次地增加着。每逢起一次衝突，就產生着新的參加者。市民的安定生活，在遠的過去就逃開了！

風雪瘋狂地飛舞着，古舊而矮小的屋子都給炮聲震動着。市民都隱匿在地下室裏及用手掘成的塹壕中。

各種各樣的伯托留拉將軍的黨徒洪流似的流入了縣裏。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哥薩克騎兵隊長：柯爾布，阿爾罕格爾，阿爾格爾，柯爾特及其他無數的黨徒……

瑪夫拉的強盜，士官，右傾及左傾的烏克蘭社會革命黨員——所有思想的冒險家，集合為無法無天的一團，宣言只有我們才是哥薩克的領袖，自己宣告只有我們才是伯托留拉將軍的同黨，展開土黃色的旗幟，同各個的力量與能力獲得了權力。

號召着得到富農階級和以柯諾瓦列為首領的攻城軍團的卡里西亞聯隊的支援

的這些毛色複雜的黨徒，而創設自己的聯隊和師團的是「大領袖」伯托留拉。他巧妙地混進這個社會革命黨和富農的濁流中，和赤熱了的鐵似的，鋼似的布爾什維克的遊擊隊繼續鬥爭着。於是，大地在幾百幾千的鐵蹄，輜重車，炮車之下發抖。

在那狂亂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被死亡所驚怖着，一個默默的市民，擦着朝眠的眼睛，打開自家的小窗，向着比他自已先醒來的隣人，不安地問：

——阿夫托羅姆·伯托洛維基市上的政權是屬於什麼軍隊的呢？
阿夫托羅姆·伯托洛維基一面拉着褲子，一面吃驚似的張着眼睛。

——不明白，阿夫阿那斯·基里洛維基，夜裏開到的傢伙就住在這裏吧。嚶！嚶！瞧着吧！要是掠奪猶太人，那就是伯托留拉的軍隊，假如可以聽到他們用「諸位同志」的稱呼，那也就明白了。我現在在觀望形勢，不知道掛那一邊的肖像好。要掛相似兩方面的，那真是傻瓜呀！前些時候，你的隣居，格里西謨·里晏柴維克還沒有看清楚就取出了列寧的照像。掛起來。可是，當時，忽然有三個人到他家裏來，怎麼他們是伯托留拉的軍隊嗎？看過

照片，就把主人捕去了，被鞭子打了二十幾下之後，你說，怎麼樣呢？這狗子說：我要剝你們共產黨的皮哪！於是要說什麼似的，叫呼着，接着也就完了。

市民注意到一隊武裝的人們，在從舖道上走來的時候，就關起窗門躲開去。在這亂七八糟的世界……

勞働者們忍住沒有發洩的憎惡，眺望着伯托留拉黨的強盜，所張着的土黃色的旗幟。對於這烏克蘭獨立的偽愛國主義的波浪，怎麼也不管事似的人們，直到紅軍被伯托留拉的軍隊四面包圍，而被殘苦的擊退開到市上來的時候，大家又開始有了活氣。一兩天裏面，在市署的屋頂上高高地飄揚着紅旗，直到部隊都退却之後，才漸漸地灰暗起來。

現在，這市上的主人——就是柴托尼布爾師團的「誇耀的」柯爾布上校，昨天，屬於他部下的二千餘人——無法無天的部隊——誇勝地開到了市上。上校騎在雄壯的黑馬上，站在部隊的前面。四月的溫暖的陽光照耀着。他穿件沒有袖子的高加索式的外

套，戴着紅色的小羊皮製的哥薩克帽子，穿着用短刀及發亮的銀的指揮刀全武裝了的柴爾格斯制服。

貴族的柯爾布上校，是個黑眉毛的美男子，蒼白的臉孔，稍微帶着不斷出席酒宴的黃色味道。上校在書上讀過了小俄羅斯·哥薩克的陣營的事情不是一兩次，又上校關於小俄羅斯·哥薩克的習慣也是很熟習的。而現在，他用驟立戲場的戲子的形態扮演哥薩克了。牙齒咬着煙斗。上校在革命前是砂糖工場的種植地的農業技師，那種生活是無聊的，是不能和哥薩克首領的地位相比的。農業技師因為國家流入於混濁的漩渦中，於是乎浮起了做貴族柯爾布上校的希望。

在市上的這僅有的劇場裏，所到場的人們，容易的就開了繁華的夜會。同情伯托留拉的智識階級的「名角」全部出席了夜會。烏克蘭的教師們，祖父的兩個女兒——美女的柯尼亞姐姐，德依娜妹妹，一時的小貴族，以前是在玻特基伯爵那兒工作的人們，因此把自己稱做「自由的哥薩克」的一堆小市民，及烏克蘭社會革命黨員的晚子。

劇場的盛況簡直連一個立足的餘地都沒有。穿着繡花綢的烏克蘭特有的衣服，帶着用各種各樣的珍珠製成的頸圈的女教員及牧師和小市民的娘兒們，完全好似從描繪小俄羅斯·哥薩克古昔的繪畫中拔選出來一樣的。首領一面響着靴刺，一面在跳着迴轉的舞。

到處響透着聯隊附設的軍樂隊的音樂。舞台上起了開『娜薩爾·斯脫里』之幕的轆轤的騷音。

沒有電燈。上校在本部裏接到了那樣的報告。自己出席夜會，錦上添花的他，聽完了副官哥薩克騎兵少尉巴里亞尼亞——真名是舊俄羅斯陸軍少尉坡里揚維夫的報告之後，他蠻不經心的儼然說：

——開電燈吧，就拚死也要把機械工找到，把發電所開開！
——是，知道了。上校！

巴里亞尼亞並沒有死的把機械工找到了。

一點鐘之後，兩個伯托留拉兵，把巴瓦爾拉到發電所裏去。這樣的，機械工也好，發電工也都找到了。

巴里亞尼亞簡略地說：

——到七點鐘還不開燈的話，你們三個人都得打碎啦！——他指着鐵棍說：這簡單的結論，是有很大的效力的，於是在規定的時間關了燈。

當着上校自己所居住的食堂經理家裏的女兒，挺着胸，飄着人參色的頭髮作為巴多娜的姿態出現的時候，正是夜會正酣的時候。

富裕的食堂經理把女兒送在縣內某公立的女學校裏讀書的。

上校坐在舞台旁邊的名譽席上，他喊出：「可以開始了！」的號令後，即刻幕就揭開了。從舞台裏跳出來的演員們的背面在觀眾之前一閃。

在演戲的時候，到會的首領們和帶來的貴婦人，一塊兒在食堂內排列着，巴里亞尼亞這兒那兒的走來走去，他因手裏拿着的一等酒或是私造窩特加，或是用徵發的形式

搶來的一切食物，已經暈暈糊糊的了。在演完戲的時候，他酩酊的醉了。

巴里亞尼亞跳到舞台上，像戲子似的擺着手勢，用小俄羅斯話說：

——諸位開始跳舞吧！

在坐的觀衆一齊鼓掌。大家走到院子之後，爲了整備夜會而動員的伯托留拉兵，開始把觀衆的椅子搬開整理着席位。

半點鐘之後的劇場，彌漫着朦朧的煙氣。

支支離離的伯托留拉的首領們，跟着被熱氣熏着臉孔的本地美人們，巧妙地跳着古拔舞。舞踏着的那笨重的脚步聲，使古舊的劇場的牆壁都戰抖起來。

這時候，有一隊武裝了的騎兵，從水車場那方面朝着市上馳來。

在路邊的伯托留拉的機關槍哨兵，看見前進來的騎兵隊，感覺到不安跑到機關槍的下面，槍機柄咯咯地響，激烈的叫喊聲貫穿了夜。

——站住！是誰？

兩個烏黑的人影從黑暗中走來，其中的一個走近了哨兵所，用着高歌似的嘎嘎的聲調怒吼着。

——我們是領袖巴維留古的部下，那邊的是柯爾布的部下嗎？

——是的，——走近來的一個軍官回答說：

——把部隊佈置在那兒好呢？——巴維留古問。

——馬上打個電話到本部去問問看吧，——軍官這樣回答他們之後，身子隱藏在路旁的小屋裏。

經過差不多一分鐘之後，他從裏面跑出來，下着命令。

——大家從路上把機關槍拉開，讓領袖閣下過去。

巴維留古在明亮地輝耀着的劇場旁邊停住了馬，拉着韁繩，活氣的人們在旁邊來回走着。

——嘿，這兒真快樂呀！——他向着和自己並排地停住的副官說：

——下去吧！我們也去喝一杯吧，要女人，這兒有的是呀！喂斯大列西哥——他喊着：——大家都分開住吧！我們就留在這兒，護衛兵跟着我來。——這樣說着他很輕敏地從馬背上跳下來。

在劇場的入口處，站着的兩個武裝了的伯托留拉兵，拉住巴維留古。

——有沒有票？

可是他輕蔑似的眺望着那兩個兵士，用肩膀把一個人堆開。有二十幾個兵士跟着他同樣進去了。他們的馬匹都繫在柵欄上。

新進來的人，即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的穿着頭等的，將校用的法國式制服，青色的近衛隊的褲子，戴着毛皮帽子的巴維留古的可羨慕似的姿態，是最惹人注目的。肩上背着毛瑟槍；袋子裏藏着手榴彈拿了出來。

——那是什麼人？——站在成爲圓圈舞着的人們的周圍的人，在囁嚅着。在圓圈的中間，柯爾布的副官；現在正在舞着豪華的風雪舞。

神父的兒女們伴着他環迴地舞着，把裙子舞得像完全展開了的扇子一樣的神父女兒們的大腿，給恍惚着的不用用的軍官們，看得清清楚楚。

巴維留古用兩肩在人波中擠開了一個洞，走近了圓圈的旁邊。

巴維留古用陰沈的眼光，眺望着神父女兒的脚，用舌頭潤溼了乾燥的嘴唇。過了不一會，便大搖大擺地跨過了圓圈，走到軍樂隊那邊，站在脚光的旁邊，揮着鞭子。

——跳古拔舞吧！

軍樂隊的指揮並不注意他。

接着巴維留古激動地揮着手，把鞭子打在他的背上，指揮像被針刺了似的吃驚地跳起來。

音樂忽然停止了，廣闊的大廳中，也漸漸地沈靜了。

——無禮的東西！——食堂經理的女兒悶熱地站起來。——你做那種事情，是不允許的呀，——她神經質的拉住並排坐着的柯爾布的手臂。

柯爾布急忙站了起來，用腳蹠開擺在眼前的椅子，望着巴維留古走了兩三步，直走到他的面前，站住。他即刻注意到打人的是巴維留古。柯爾布和與自己爭勝而想掌握一縣政權的這競爭對手之間，還有必須說明的話的。

在一星期之前，巴維留古用最卑劣的方法，搗上校的鬼了。

不祇是一回的，當着正和粉碎伯托留拉的紅軍作戰得正酣的時候，巴維留古不從背後攻擊布爾什維克，反而侵入小市，把紅軍的僅少的武裝哨地擊碎，而建築掩護物，在市上實行空前的掠奪。相應「純粹的」伯托留拉軍的大屠殺，襲擊猶太人的部落，更是不必說的。

在那時候，紅軍毀滅了柯爾布軍的右翼而走了。

可是，現在那不知廉恥的騎兵大尉，雖然剛剛闖進這兒來的，但是在上校的前面毆打了那指揮。他不能把那樣的舉措，置之不理的。柯爾布知道：不把這隻天狗似的小鬼頭的首領擊退？自己在聯隊裏邊的權威是會受影響的。

兩個人一面相互交換着衝突似的眼光，一面幾秒鐘默默的站着。

柯爾布一隻手緊緊地握着指揮刀，一隻手已經在袋子裏摸着七發手槍，他大聲叫：

——好容易把我的部下打哪，不知恥的東西！

巴維留古的手，把毛瑟槍從盒子裏拔了出來。

——哎！柯爾布閣下，不要演滑稽劇吧。不然，你會從我的腳上飛走哪，你還是默默的

不要管多餘的閒事吧！

忍耐的情緒已經切斷了。

——把這傢伙綁起來扔出劇場去，再給他們每個人五顆紅衛生丸吃吧！——柯爾

布叫喊着。

那些將校們一羣獵狗似的從四面八方襲擊着巴維留古這一黨人。

不知是誰扔了骨頭使兩羣狗在廣闊的大廳間，揪扭的擁擠着，擁擠的旋走着，在這妄亂的格鬥中拔出指揮刀來相互殺害着，或是帽子的帶子掛住了手，或是唔的抓住了

喉嚨。姑娘們像死那樣的驚懼着，發出豬仔似的吱吱的叫聲，都從揪扭着的人們中間逃脫出來。

數分鐘之後，解除了武裝的巴維留古的黨徒，被紛亂的打了之後，拖出院子去，扔在路旁了。

巴維留古在格鬥的當時，失掉了毛皮帽，臉孔被打傷了，武器被奪去了，而忘了自己了。他和部下塊兒跳上了馬，猛然地向着街道疾馳而去。

夜會被糟塌了。在這樣的事件之後，任何人也沒有遊興箴的想頭，姑娘們無情無理的停止了跳舞，她們都是「送我們回家吧！」的說着，但是柯爾布是有潑皮氣的。

——一個人也不要跑到大廳去，放步哨呵——他命令。

巴里亞尼亞急忙地照着命令辦了。

柯爾布對於提出來的抗議回答說：

——諸位舞到明天早晨吧！我也來一個最初的狐步舞吧！

音樂開始重新奏起來了，然而，雖然那樣，興趣還沒有湧起來的。

上校伴着漉父的女兒還沒有舞到一圈的時候，哨兵跑進門口叫着說！

——巴維留古，黨徒，把劇場包圍了！

面着街道的舞台旁邊的窗戶，發出喀喳喀喳的響聲，玻璃四散地落下來。帶着陰沈的樣子的機關槍的不可思議的臉孔，從粉碎了的窗格中伸了進來，一面探着逃竄的人們，一面糊塗的迴轉着，它對着大廳的中間，惡魔般地把子彈不斷地吐出來。

巴維留古描準着懸掛在天井的一千枝燭光的電燈放槍了。於是像炸彈似的爆烈的電燈，連帶着玻璃像雨絲般地落了下來。

變得完全黑暗了，人們的喊聲從路上透進來。

——大家都走到院子裏去，——接着又聽到了不好聽的辱罵聲。

姑娘們的異樣的伊思特里的叫聲，在相接着的大廳裏，來回走着，柯爾布的想號召慌忙着的將校們的狂亂的號令，在院子的槍聲和叫聲，匯合着這一切聲音而釀

成了不是這世間的喧騷。在大家都沒有注意之中，泥鰍似的走出來的巴里亞尼亞，從裏門走過沒有人走的道路，朝着柯爾布的軍本部走去。

半點鐘之後，在市上便實行了正式的戰鬥，不斷的槍聲搖動着夜的靜寂，機關槍咻咻咻地吐着子彈，完全糊塗了的市民，離開他們溫暖的床，站在窗戶旁邊探視着。

槍聲靜下來了，只有在市外，機關槍還在斷續的遙遙吠着。

戰爭鎮定了，夜朦朧的快要天亮。

屠殺猶太人的謠言，在市上傳佈着，那謠言也傳到了在河畔的斷崖之上，苦心構築的，只有洞穴的小窗的低矮的猶太人的屋裏。在只有「屋」名的這些箱中的猶太人，完全像謊話似的擠擁的住着。

在賽略察·布爾傑克已經做了兩年工的印刷工場裏，有猶太人的排字工和勞働者。賽略察像親戚似的和他們結爲朋友。大家像和愛的家族似的結合在一起，和那大腹便便的場主布留姆修頭對抗着。場主和在印刷所作工的工人之間，不斷地繼續着鬥爭。

布留姆修頓，因為有了儘可能的多量的榨取，儘可能的少給工資的銳利的眼光，所以把印刷所關鎖二三星期，是不止一次的。所以職工們起爭議了，他們有十四個人，最年青的賽略察每天要做十二小時的工。他是專門管理印刷機的車輪的。

現在，賽略察留心到了勞動者的騷動，在最初幾個月裏，印刷所總是印刷着定印的東西。印刷了大「領袖」的檄文。

賽略察被肺病的排字工梅特里叫到一個角落。

排字工用悲慘的目光眺望着他說：

——您知道嗎？市上要開始屠殺猶太人了。

賽略察驚怖地使着眼睛。

——不知道。

梅特里把他的枯瘦的黃手放在賽略察的肩膀上，開始像信賴父親一樣地說：

——哎，沒有錯的，要開始屠殺了，要屠殺猶太人了。我可以問您嗎？您的朋友陷在這

樣的陷阱裏，您有援助的勇氣嗎？不行嗎？

——甚麼不行，只要我能夠，梅特里，說吧！

排字工們傾耳聽着他們兩個人的談話。

——您是好青年啦，賽略察，相信我們吧。您的父親也是個勞動者！跟您爸爸說去吧，他可不可以在多少隱藏幾個年老的女人先告訴我，可以隱藏誰哪。喂，對家裏的人說：這是不能說出去的。那些強盜，在目前，還不至向俄羅斯人動手呵。趕快跑去吧！賽略察，時間不等着我們了。

——好的，梅特里，請放心吧！我馬上就到巴甫卡和克里姆卡那兒去。無疑的，他們那兒是可以隱藏的。

——等一會兒吧！——梅特里擔憂的拉住要跑開了的賽略察。

——那巴甫卡和克里姆卡，是甚麼人呀；您知道他們是好人嗎？

賽略察只是「不要緊的」點頭說：

——很好的，是我的朋友巴甫卡。可却金的哥哥，是個鐵工。

——啊，是可却金？梅特里吃驚了——我認識他的，我們曾經在一塊兒住過，是他，那就不不要緊啦。去吧，賽略察！我在這兒等着您的回信。

賽略察跑去了。

* * * * *

開始掠奪是在巴維留古的部隊和柯爾布的軍隊，交戰後的第三天。

一敗塗地從市上被逐出去的巴維留古，拖着疲倦的身體，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雖然即刻又佔領了相鄰的土地，可是在夜半的戰鬥中，失掉了二十幾個人的力量。而柯爾布的軍隊，亦不足那樣多的人數。

死屍急忙地被運到墓地去。在那一天裏，沒有舉行甚麼所謂特別華美的葬式，亦完全是因為那並不是可以驕傲的。因為兩個領袖，只是像兩隻野犬似的咬着，所以爲着葬式而弄出騷擾的樣子，是不好的。巴里亞尼亞雖想把巴維留古當做赤匪，來擔塞着激起

騷動的責任。可是，神父瓦西利所統率着的社會革命委員會表示着反對。

夜間的衝突，在柯爾布聯隊裏面，喚起了不平，其中以死得最多的柯爾布護衛中隊爲最厲害。因而，爲着鎮定這樣的不平，爲着鼓舞起士氣，巴里亞尼亞向柯爾布提議了「享樂生活」。他把掠奪猶太人這回事，侮蔑的這樣說。他以在部隊中起了不平爲口實，而向柯爾布說明：「那是無論如何都必要的。」於是，上校在和食堂經理的女兒結婚之前，雖想不擾亂市上的安寧，但爲巴里亞尼亞所威嚇而答應了。

實際，上校是曾經加入過社會革命黨的，但因他的行兇，而稍微感到了困惑，而且敵人常常以他的名字爲口實，造出了很臭的話料。喂，看吧，柯爾布上校，是掠奪的常習犯呀！所以以此在「大領袖」的面前中傷他。但是在目前，柯爾布並不成爲「大領袖」的煩累，自己亦接收着得失，亦抱着危險的思想去教養軍隊。他和同夥間的衝突，「大領袖」本身，亦很知道的，而且自己也認爲有取締的必要，由此所謂徵發而積集的金錢，並不在少數，又因爲假如有掠奪的常習犯之尊稱，那末，柯爾布上校的尊稱，亦已經到處知道，所

以現在更用不着那樣的擔憂。

掠奪在早晨開始了。

市，在帶着黎明前的灰色的雲霧中浮動着。不規則地環繞着雜亂地建築的猶太人的屋子的道路，看去好像濡濕的布縞一樣的空虛而死寂。在眨着眼的小窗上，垂着簾子，百葉窗完全關閉了。

從外面看去，好像家家都耽溺在天明時的熟睡中，但屋子裏的人，都沒有睡的。全家人都穿着衣服，在防備着現在就要發生的不幸，蹲伏在一間矮小的房子裏，只有幼小的孩子們，抱在母親的手裏，甚麼都不知道，安安靜靜地婪貪着恬靜的睡眠。

那天早晨，有着吉卜西臉孔的黑色的，頰上帶着黑傷痕的柯爾布的護衛隊長沙羅姆卡，把睡了很久的柯爾布的副官巴里亞尼亞打起了。

副官好容易的醒來，他怎樣也不能離開糊塗的夢境。奇怪的正像僵硬的怪物，甚麼時候，也用爪搔着他的喉管，整夜裏他不能逃開那隻手。最後，在極痛苦中抬起頭來一看，

便知道莎羅姆卡在拉他起來。

——起來吧，瘟神！——莎羅姆卡搖動着他的肩膀。——已經遲了，快要到時候啦，你喝的好吧。

巴里亞尼亞完全醒了，坐下，因為太疲憊的原故，現出彎腰的姿勢，吓的吐了一口痰。——就開始做什麼啦？——他用無意義的眼光注視着莎羅姆卡。

——氣什麼啦！屠殺猶太那些臭傢伙啦，不知道嗎？

巴里亞尼亞想起了——完全對的，全都忘記了。昨天當上校帶着自己未婚妻和一團來喝酒的人們，到別墅裏去的時候他也相當的胡鬧了。

在掠奪的時候，柯爾布遠離開市上的籌劃，是妥當的。在自己不在的時候，發生了誤會，可以說是後面的事情，而且留下了巴里亞尼亞，悠悠的弄着小計策呢！哦！這巴里亞尼亞對於「享樂」的事情是很好的專家呀！

把滿滿的一桶水從頭上淋下來，就回復了思考的能力。他一面發出了種種的命令，

一面又開始跑回本部去。

護衛中隊已經騎上了馬背，各種各樣的事都看得很透澈的巴里亞尼亞，爲了避免發生麻煩的事件，下命令放步哨，使工人街和車站從市上隔離着。

在列斯金斯基的屋子的院子裏架設了面着道路的機關槍，好使勞動者一出口的時候，就可以叫他吃衛生丸的。

一切都準備完畢之後，副官和莎羅姆卡跳上了馬背。

已經開始跋涉出發的時候，巴里亞尼亞想起了。

——待一會兒，危險的忘記呵。準備兩輛馬車，來裝給柯爾布的東西。哈……哈……

哈……最初的東西照例是歸聯隊長的最初的姑娘，哈……哈……哈，是歸我的副官的。知道了嗎？大傻瓜——最後一句話是向莎羅姆卡說的。

莎羅姆卡向着他閃了閃黃色的眼睛。

——給大家都夠了。

搖震着舖道去了。副官和莎羅姆卡走在前面，護衛兵烏合地跟在後面。

雲霧現出天明時的亮色，巴里亞尼亞一走到掛着一塊生了鏽的『傅格思雜貨店』的招牌的兩層樓房屋旁邊，拉緊了韁繩。

他騎的細腳的灰色的牝馬，不安的用馬蹄在踢着石頭。

——呀！靠着上帝的力量，就從這兒開始吧。——巴里亞尼亞一面跳下來，一面說：

——哦！大家下馬吧！——他回過頭來向着環繞着自己的護衛兵說——大家不要因沒有意思的事情打人呀，那是有二次的。對姑娘們，也不要放肆強姦。必須忍耐到天黑哪。

有一個護衛兵露出健全的牙齒說：

——少尉！那是什麼道理呢！要是對手「哼」的話，那又怎末辦呢！

這邊裏面開始嘶嘶着，巴里亞尼亞給他這樣一說，就忘記自己似的贊成說：

——那是明白的話哪，要是對手「哼」的轉過去，誰也沒有禁止那個的權利的。

走近閉着的門口的巴里亞尼亞，使力的用腳踢了一下，但是堅牢的擗木門，一動也不動的。

從這兒着手是並不佩服的。副官站在一個角落，他一面用一隻手抑着指揮刀，一面向着傅格思的門那邊走去，莎羅姆卡也跟着他去。

屋子裏的人趕緊地在聽着鋪道上的馬蹄聲，於是聽到了走到店門旁邊的腳步聲，聽到了幽微地透過牆壁的人聲的時候，心臟完全像碎袋似的。屋子裏面住了有三個人。富裕的傅格思在昨天就已經帶着自己的女兒和太太們逃開了市上，所以屋子裏只留下老實的，無論對於甚麼都是默默的十九歲的婢女里瓦，在看管着東西。他想到住在沒有人氣的屋子裏的可怕：就勸告她要她帶她的父母親來，在一塊兒生活到自己回來的時候爲止。

狡猾的商人使強力地反對着的里瓦安心了。他「說不定不會發生掠奪的，而且會從窮人手裏拿什麼東西去呢，我們回來的時候給你們買衣服」的說。

三個人，三個人都懷抱着痛苦的希望張耳傾聽！——說不定是過路的不是自己猜錯了嗎？不會停在這屋子的前面吧？假如是，那不祇是那樣的啦！但是切斷這種希望的線，是聽到了幽微的敲店門的聲音。

頭髮銀白了的伯依莎哈，像小孩似的，驚怖地閃着空色的眼睛，站在進店的門口，旋即開始祈禱。他像個狂信者似的用所有的熱情，在禱告着全能的耶和華：「願不幸遠遠地給我離開這屋子」吧。於是和他並排站着的老太婆，被他的祈禱的囁嚅聲所吸住，並沒有即刻注意到走近來的足音。

里瓦，躲藏在最裏面的屋子裏的一張大樑樹的食棚後邊。激烈而粗暴的敲門聲，使老人們渾身都痙攣。

——開門啦！——激烈的敲門聲和兇猛的人的叱罵聲更加厲害了。但是沒有舉起手來，把門門推開的力氣。

槍柄在門外面，不知道撞了多少次了。門帶着門門都跳了起來。剎那間迷迷糊糊地

說着「投降」。

屋子裏擠滿着武裝了的人們，到處在被搜索着，進店子的門被槍柄喀喀的打破了。大家走到那兒，又把外門的門門打開了。

掠奪開始了。

把布帛，靴子，及其他的獲品高高地推在馬車上的莎羅姆卡，向着柯爾布的住所，緩慢地走去的時候，一陣奇異的呼聲掠過了耳邊。

巴里亞尼亞把總抄查商店的責任交給部下，自己走進房子裏去，他用帶着青色的野貓似的眼睛，瞪住着他們三個人，向着年老的說：

——出去！

父親也好，母親也好，身體連動都沒有動的。

巴里亞尼亞走前去，從容地把指揮刀從鞘裏拔出來。

——媽媽——女兒撕裂似的叫喊。

莎羅姆卡聽到的就是這種叫聲。

巴里亞尼亞回頭望着應援而來的人，揮着手說：

——把這傢伙驅逐出去！——他手指着年老的那方面。一會兒功夫，兩個人被強迫帶到門邊去了。巴里亞尼亞走近莎羅姆卡說：——在門後等着我，我跟她有句話要說。

伯依莎哈老頭子一聽到叫聲便跑到門口，但是胸部被沉重的毆打而倒在牆壁上。老頭子極其痛苦的窒息着。但是，一向不作聲的托依巴婆婆，像化狼似的望着莎羅姆卡攔住的走去。

——哦！放開吧！你要做什麼啦？

頭。她像在夢中似的走到門口。莎羅姆卡渾身戰慄着，不能振脫抓住上衣的她的老指

回復了自我的伯依莎哈跑去幫助她。

——哦！放開呀！放開呀！……哦！哦！女兒！

他們兩個人把莎羅姆卡從門口推出去，他恨恨地從皮帶下面拔出了七發手槍，用鐵的手柄把老人的白頭打了，伯依莎哈一聲不響地撲倒了。

剎那間，從房子裏聽到了里瓦的尖銳而淒涼的叫聲。

瘋狂似的托依巴搖搖擺擺地拖出外面的時候，所謂人聲，是不堪思索的叫喊和求救的祈禱，在街上震盪着。

屋子裏的叫喊聲，已經中止了。

從房子裏出來的巴里亞尼亞，已經看到了把手搭在門框上的莎羅姆卡，而把他拉住着。

——走呀！死了嗎？怎麼就枕着蓋着了呢？——這樣說着，跨過了伯依莎哈的死屍，他的足插進了紫繡色的黏漿兒的泥濘裏。

——預兆總是不好的——他一面走到路上，一面像吐出似的說：

其餘的人都默默地跟着他。所以由房裏的床邊到進口的台階上，四散地殘留着血

液的足跡。

市上又紛亂起來，因為分贓盜劫來的東西，開始像狼似的敏捷地格鬥，到處都拔出掠奪的刀子，到處在格鬥着。

櫛木做的大酒桶，從酒舖裏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滾到了鋪道上。

不久，大家都匍匐地走到各家去。

抵抗的人，一個也沒有的。每家的每個角落，都給翻遍了，於是把零碎的襖襠之山，和開了線的枕頭和鴨絨被的羽毛，都留在腦後，疊結的抱着東西去了。在最初這天的犧牲，是里瓦和她的父親兩個人，可是，迫着來臨的夜，會送來難於避免的破滅吧！

在日暮時份，有着各種顏色的金狼之羣，都在飲到蒼白那樣的痛飲着，飲得發呆而胸口不好過的伯托留拉的士兵，在等待着夜的到來。

黑暗蓋蔽了天空。雖是壓人殺人，但在黑暗之中，總是快樂的。況且金狼是愛好黑夜的，而，況且，那不只是撲着命運所注定的東西嗎？

這可怕的三天兩夜，對於許多人，是不能忘記的。多少的生命，殘廢了！毀滅了！多少的年青的頭腦，在這血腥的幾個鐘頭裏面，化爲灰色了！多少的眼淚，在流着哩！而抱着空虛的靈魂，受着不能抹去的污辱與嘲笑，胸裏面停着不是這世間的悲歎，不能說出的哀愁，想起死去不復回的親人的悲哀，的生殘的人們，誰能夠說這是幸福呢？在狹小的小路上，被撕裂，被拷問的屈曲的年青的娘兒們的身體，把兩隻手擺在後面，渾身戰抖着，給一切的人們無關心的騎上了。

金狼之羣，在靠近小河的某鍊冶廠的萊烏姆的小屋裏，襲擊少婦莎娜的時候，開始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充溢着二十四歲的精力，有揮動鐵槌的鋼鐵似的手臂的強有力的鐵匠，是不能把自己的妻子交出去的。

在那矮小的小屋裏，發生兇猛的格鬥，正想稍稍持續一會兒的兩個伯托留拉兵，的腦蓋，像腐爛了的西瓜似的飛散了。怒火燃燒的鐵匠，死死的憤然保護了兩條生命，於是乾燥的槍聲，久久地在河邊響着。柯爾布的部下可怕的驚嚇的跑到那方面去。所有的子

彈都打光了的萊烏姆，把最後的一顆給了莎娜，自己緊緊地握住槍向着死跑去。他浴着彈雨，他只走上台階一步，笨重的身體撲的被打倒在地上。

鄰近的村莊裏的頑健的老百姓，都騎着胖胖的馬出現，馬車上堆積着，似乎要緊一的東西，逃避柯爾布的部隊。由自己的兒子和親屬護送着。他們二次三次的由市到村，由村到市的逃走着。

得到父親的幫助，把印刷所的夥伴們，隱藏在地下室和屋頂上的賽略察·布爾傑克，走過菜園，回到了自己家裏的內院裏。一個在鋪道上走着的人，映在他的眼幕。

一個猶太人的老頭子，穿着長裾的禮服，帽子也不戴的，現出過於恐怖的半死似的臉孔，兩隻手搖擺的，氣喘喘的，走來了。在後面，一個屈道身子要打他的伯托留拉兵，騎着灰色馬迅速地馳來。馬蹄在背後響着。老人防護着身體似的把兩隻手舉起來。賽略察走上道路，望着馬跑去，他用自己和自己的身子把老人隔開了。

——鬧甚麼啦！強盜，走狗！

手的一刀。

騎兵沒有停止用指揮刀擊打的念頭，他給年青的有着光澤的頭髮的頭上，吃了順



第五章

紅軍極頑強的壓迫着「大領袖」伯托留拉的部隊，柯爾布聯隊也給戰線招集去了，在市場上只殘留下僅少的後方警備隊和司令部。

市民開始活動了。凝視着一時的靜寂。在猶太人部落裏，把被殺死的人埋葬着。於是猶太人街上的小小的家，漸漸地甦生了。

在靜靜的夜晚，由遠處傳來了模糊的轟聲，在附近的什麼地方開火了。鐵道部的職員們都離開了車站，爲着找事做在每個村莊裏來回走着。中學校裏停課了！

在市場上張貼着戒嚴令。

水

陸

西

德

市

是討厭的，陰沈沈的夜。

像這樣的夜，就是張大了眼珠子，也不能克服這種闇暗的。所以人們，一面細心着，說不定把頭栽進水溝裏去。」一面像瞎子一樣的摸索地蠕動着。

市民都知道，在這樣的夜晚，還是低着頭坐在家裏胡里糊塗地，不要燃燈爲妙。因爲不速之客，說不定被燈光牽引而來。只有在黑暗中，是靜靜的，好的。有在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沈靜的人。這種人，隨便遊蕩是可以的。這並不是市民所知道的。所以自己認爲不能出去的，是真的不能出去。

可是，在這樣的夜晚，沒有遊蕩着的男子嗎？

摸着路到了可却金家裏的那個男人，小心地敲着窗戶，因爲聽不到回音。這次就執拗地敲得比前次更強烈了。

巴甫卡在做夢——不像人，是什麼奇怪的東西，把機關槍指着他，怎樣也想逃走，可沒有好逃的地方。機關鎗發出了一種怎麼樣的可怖的聲音。

執拗地被敲的玻璃，發出了咯咯的聲音。

從床上爬起來的巴瓦爾想調查着是誰在敲的，走近窗戶邊，但是除了一個模糊而灰暗的人影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

只有他一個人在看守屋子，母親去問候嫁給在砂糖工廠做機器工的男人的姊姊去了，亞爾喬姆在隣村裏充當揮動鐵槌的鐵匠，在混飯吃。

除了亞爾喬姆之外是沒有別人敲的。

巴瓦爾決心地打開了窗戶。

——是誰？——他朝着闇暗中高呼。

在窗戶對面有個人影在幌動着，——於是粗齒的聯繫着似的聲音回答了。

——是我，我是鳩夫萊！

巴瓦爾正想把兩手放在窗門上，夫約多爾的頭直挺挺的伸了進來。

——我來你這裏住的。兄弟！可以嗎？——他囁囁着。

——嗎，好的。——巴瓦爾親切地回答說：——甚麼也用不着說了。就從窗口爬進來

吧!

夫約多爾把笨重的身體強迫着塞進了窗口。

夫約多爾把背後的窗門關上，就在離開那不遠的地方，澄耳佇立着。一會兒，月亮從雲端裏滑了出來，他要看看大概似的，注意深深的環視之後，回過頭來，向着巴瓦爾。

——不要叫你母親醒來，他大概睡着了把?

巴瓦爾告訴了夫約多爾，祇有他自己一個人住在家裏。水兵高興了，用更高的聲音說話：

——那些強盜們，拚命的在追蹤着我，弟兄，他們在追究車站上騷動的根源。要是大家結的很緊，那在屠殺猶太人的時候，也不會那樣的對付『灰色衣服的人』吧。所以，明白嗎？民衆還沒有赴湯蹈火的決心哪！大家還是一盤散沙哪！所以這次我被追蹤了，有兩次險被追着呵。連睡覺都危險的。到家裏去好嗎？……當然是從後門的喲，我站在堆棧那邊一看，不知道是誰站在院子裏，我緊緊地靠着樹，可是，不是在說槍嗎？我決定照樣逃躲

着。這樣，我便帶着泥足到你這裏來了。兄弟，給我在這裏躲四五天吧！沒有異議嗎？還是可以呢？

鳩夫萊一面打着噴嚏，一面脫下了滿是泥污的長靴。

巴瓦爾因爲鳩夫萊的來臨而喜悅。發電所暫時放假，一個人住在空虛的屋子裏，這對於巴瓦爾是很無聊的。

他們都躺下來睡，巴瓦爾很快地就睡覺了。可是，夫約多爾久久地在吸着香煙，過了一會兒，他從床上起來，跳着足的走近窗戶旁邊。他長時間的望着道路那邊之後，又重回到床上，他終於不能戰勝疲倦的入睡了。

他一隻手插在枕頭下面，他靠着當作墊子的沉重的皮衣的溫暖而暖和起來。

* * * * *

沒有想到鳩夫萊在深夜的來訪及這八天內的共同生活，對於巴瓦爾是有深刻的意義。他開始從水兵聽到了這樣感動的，重大的，新鮮的事情，因此這幾天，對於年青的伙

夫成爲決定的東西。

在鐵籠中的老鼠似的，被兩面伏兵壓迫着的水兵，不論願意不願意的，利用着無精打彩的時候，把他自己的，對於迫害這地方的「比黃軍」的憤怒和燃燒似的憎恨的火焰，洗鍊着的敘說；巴瓦爾貪婪地聽着。

鳩夫萊用清楚的，明瞭的，易懂的，平常的話，在說着問着。在他是什麼都解決了的。水兵堅實地知道了自己的道路，所以，巴瓦爾明白了：取着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波蘭社會主義黨的美麗的名字的各種各樣的黨派，都是勞働者所憎恨的敵人和一切的財主鬥爭的唯一政黨，確乎的政黨——實在是所謂布爾什維克的。

直到那時爲止，巴瓦爾把這些事情看做爲難於救助的混雜的東西。

強健的大漢，大海中的暴風雨似的布爾什維克，一九一五年以來，俄國社會民主勞働黨（布爾什維克）黨員，遊擊隊的水兵夫約多爾·鳩夫萊，用着魅惑似的眼睛，對那望着自己的青年伙夫，敘說了生活的殘酷的實相。

——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完全和你一樣！兄弟——他說着——我的氣力很大，只知道反抗的，我過着貧窮的生活，一看到那吃得大腹便便的主人的兒子們，就要嘔吐了。我時時不客氣地打他們，給爸爸淒慘的打過，總是不服氣哪！一個人總是打人的。可是活計，不是會有變化嗎？你，巴瓦爾，大家都有做爲着勞働者的事業鬥爭的英勇戰士的必要啦！可是，您太年青啦，對於階級鬥爭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兄弟，我來告訴你的正當的道路！因爲你知道做人的事情了，要是沒有精神的，裝模作樣的傢伙，那就得啦。現在這世界上，開始燃燒了！奴隸們都起來了！一切古舊的生活都必然的要洗到水底裏去了，所以，一想到爲着那些事情，團結是必要的。母親以爲兒子不好，結得緊的人們，還並不多哪；像望着燈火飛來的蛾虫似的，瞎！一在爭鬥的時候，便鑽到縫隙裏去的傢伙才是不行的。不能不與以無情的打擊啦。

鳩夫萊堅固的握着拳頭，用力在桌上擊了一下，站起來，把兩隻手插在袋子裏，現出恐怖的面孔，開始在房裏走動着。

什麼也不活動，在夫約多爾是最辛苦的。他悔恨留在這市上，所以他一想到在這裏，再也不能做出什麼事情，就堅決的決心要指望着紅軍到戰線上去。

在市上帶着繼續進行工作任務的九個黨員，結成一個小組殘留着。「我要走了，我不能再糊裏糊塗地坐着。已經夠受了，這樣的事情，無益的過去了十個月了。」鳩夫萊一面焦心，一面想着。

——你究竟怎樣啦？夫約多爾，——巴瓦爾有時間他。

鳩夫萊兩隻手插在袋子裏站起來。「聽見了什麼了？」可不能馬上判斷的。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我認爲你不是布爾什維克，就是共產黨。——巴瓦爾低聲地回答。

鳩夫萊一面玩笑的叩着穿柳條襯衫的那廣闊的身體，一面大聲的笑。

——那就明白了，兄弟！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同是一件東西，同樣的是清楚的事實。——這樣說着，他馬上認真說：——知道了就好好地記着吧！這件事，無論到那裏去，都不

要跟誰說啦，不能露出我的痕跡的，知道嗎？

——知道了！——巴瓦爾爽快地回答。

正以為在院子裏聽到人聲的時候，忽然間，門連響聲也沒有的開開了。鳩夫萊的一隻手迅速地插進袋子裏，可是馬上就又抽了出來。頭上絆着繃帶的賽略察·布爾傑克，現出潰瘍的蒼白的臉孔，走進了房裏，接着娃利亞和克里姆卡進來。

——喂！這個傢伙，——賽略察一面笑着，一面向巴甫卡伸出手，——我們三個人來玩啦！娃利亞，她說讓我一個人出去，她很擔心；可是克里姆卡讓娃西亞一個人出去，也很担心的。他就有那樣談諧的脾氣，以為無論誰，只要是一個人出去，總是危險的。

娃利亞玩笑的把手掌掩住他的嘴。

——你的確愛說哪。——她笑了，——今天吽克里姆卡吃了點虧。

克里姆卡露着雪白的牙齒使人歡喜似地笑。

——病人所說的也成話嗎？飯鍋已經壞了，沒有話說也得說哪。

大家都笑了。

被毆傷之後，還沒有痊癒的賽略察，坐在巴甫卡的床上，在朋友、同志之間，便開始了潑刺的談話。什麼時候也快樂的，不沮喪的賽略察，現在也沈靜着，他用被壓抑的神氣把被伯托留拉兵毆打時的樣子，對鳩夫萊敘述着。

鳩夫萊對於來到巴瓦爾家裏的人，是都知道的。他到布爾傑克的家裏去過好幾次。雖然在鬥爭的旋渦中未曾找着自己的道路，可是，顯明地表現了自己階級的欲求的這些青年，中他的意了。他又注意深深地聽着這些青年們的，借各自的力量在自己家裏庇護着猶太人的家族，而在屠殺中救助他們的談話。這天晚上，他一面幫助大家一個一個的理解所發生的事件，一面又說到布爾什維克及列寧的種種事情。

夜已深了，巴瓦爾送客人去了。

鳩夫萊總是黃昏時出去，到夜晚才回來。在他出發之前，和留下的同志決定了以後的工作。

那天夜晚，鳩夫沒有回來。第二天早晨，醒來的巴瓦爾，注意到了床上並沒有人影。可却金爲什麼模糊的預感侵襲着，匆忙地整着身出去。巴瓦爾把門鎖起來，把鎖鑰放在一個約定了的地方。他以爲「假如到克里姆卡那兒去，那末就會知道夫約多爾爲了什麼事情的」走去。在平扁的臉孔上，留着瘡疤痕跡的恨愛多導克里姆卡的母親，在洗刷着襯衫。

所以當可却金問她「不知道夫約多爾在那兒的時候，」她支離的回答說：

「難道我非看守你的夫約多爾不可，托那麻子的福，左茲里哈的家裏給翻倒了。你以爲那個傢伙是什麼呢？知道你們是甚麼朋友哪？找到了好的朋友喇克里姆卡的：

……你的……——她粗鹵地把襯衣捲了起來。

克里姆卡的母親是喜歡多嘴，喜歡打架的。

離開克里姆卡家裏的巴瓦爾，到了賽路察那裏，說出了自己的驚愕。娃利亞插嘴說：——慌張甚麼喇說不定住在相熟的地方？

可是，她的聲音裏面，也沒有確信的。

巴瓦爾實在不能坐在布爾傑克那兒的，他以要出去吃午飯爲口實，來打斷他的勸說，走開了。

巴瓦爾抱着說不定可以到鳩夫萊的希望走回家裏。

門依然鎖着，他帶着無生氣的精神站住了。家中是靜寂的，他沒有進去的勇氣。

在院子裏佇立着想了幾分鐘，忽然被甚麼不清楚的衝動所驅使，他向着堆棧那方面走去，偷偷地鑽進了堆棧裏，一面拂除蜘蛛網，一面從祕密的角落裏拿出了用爛布塊包着的沈重的手槍。

巴瓦爾離開了堆棧，一面因袋子裏沈重的東西，心胸跳動着，一面朝着車站走去。

關於鳩夫萊，是一點頭緒也沒有的。所以在臨走的時候，照例的走到造林所長的房屋旁邊，放緩脚步，懷着自己也不顯明的希望眺望着這幢房屋的窗戶，可是在屋裏也好，院子裏也好，連人影也沒有的。他走到了離房屋遙遙彼處的時候，回過頭來，看到了被去

年的落葉遮蔽着的呈現出黃褐色的院子的小徑。一切都雜亂，荒蕪，就是善於保護的主人的手，也伸不到這裏了；而且這大而古舊的屋子，連人影也沒有，靜悄悄的，益愈現出淒涼的樣子。

最近和特里亞的糾紛，比到那時為止曾有過的幾次，更是最正式的東西。那是因為在約一個月之前，發生了預料之外的事件。

巴瓦爾兩隻手深深地插在袋子裏，一面搖搖擺擺的向市上走去，一面想起了事發爆發時的樣子。

有一天，偶然在道路上碰到特里亞的時候，她這樣的勸說着：『來玩吧！』

——父親和母親都參加玻里揚斯基的命名日去了，家裏只剩我一個人，來呀巴瓦爾。兩個人一塊兒讀着最有趣味的書，——列奧尼特·安特列夫的沙西加·求古列夫。我已經讀過了，要是和你一塊兒讀，我很喜歡再讀一次呢。過着最愉快的一夜吧！來嗎？

她的大眼睛，從把濃栗色的頭髮完全壓住的白帽子下面，期待似的眺望着可却金。

——去喇。

兩個人分別了。

巴瓦爾趕緊的跑回機械場，一想到在不久就要到來的夜晚，就可以和特里亞住在一塊兒，火勢也現得比平時更光輝，木柴也似乎比平時更噼噼吱吱的燃燒的，不能想像了。

那天晚上，他敲着廣闊的正門，特里亞應聲把門打開。

她稍微狼狽的說：

——我這裏有客人來了，無意中來的。可是巴瓦爾，你不要回去好啦。

可却金背着門走了。

——走嗎？——她抓住他的袖子，——你和大家認識認識也好啦。——這樣說着，她用一隻手挽着他，經過食堂，帶到了她自己的房裏。

她一面走進自己的房裏，一面向坐着的少年微笑地說：

——你們不認識嗎？這是我的好朋友，巴瓦爾·可却金呵。

在房子的中間，大家圍着小桌子坐着。——任意的做成小形的嘴，女學生風的黑髮，臉孔美麗的淺黑的里莎·斯哈里可，和一個穿着齊整的黑上衣，用香油膠着頭髮，灰色的眼睛，投射無聊的視線，個子很高的巴瓦爾，不相識的青年。其中也有穿着洒落的中學制服的瓦格特爾·列斯金斯基。巴瓦爾·可却金在特里亞開門的時候，就注意到他了。列斯金斯基立刻就看到了可却金，所以他那疎少的成爲弓形的眉毛，詫異的聳起了。

巴瓦爾沈默地站在房門口，約有幾分鐘，他用不穩的眼光灼熱似的眺望着瓦格特爾，特里亞想趕快打破這煩悶的沉默，她對巴瓦爾說過「請進來」之後，又對里莎說：

——給你介紹吧！

斯哈里可一面奇異的迴視着進來的男子，一面站起來。

巴瓦爾不高興的轉過去，通過薄暗的食堂，敏捷地向着門口走去。特里亞好容易的

在門口的台階上，追到了他，捉住他的肩膀，興奮的說：

——爲什麼跑出來哪？我希望您假如和他們認識，那也是好的。

但是巴瓦爾從肩膀上把他的兩隻手推下來，激烈地說：

——在那些蟲、蛀虫的眼前，不是把我當做玩意兒嗎？我跟他們在一塊，是合不來的。在您，說不定是愉快的，可是，我是討厭他們啦。我不知道您跟他們要好，要是知道了，就有怎麼樣的事，也不會來的啦。

特里亞一面抑制憤怒，一面遮斷他說：

——您和我講那些話的權利，是誰給您的？在我，您跟那一個要好，那一個到您那兒去玩，我都不問的哪。

巴瓦爾一面下完了台階，向着院子走去，一面激烈的說：

——喂，隨便跟甚麼人玩都好哪。可是，我還來嗎？——於是向着側門跑去。

自從那時候起，就沒有會見特里亞了。在實行掠奪的時候，巴甫卡和鉄工一齊把逃

難的猶太人的家族們，隱藏在發電所裏，而忘掉了和特里亞的糾紛到了今天，又想會到她的走來。

鳩夫萊已經不知去向了。一想到家，孤獨的在等待着自己的時候，就好像被壓着似的。春天的泥污還沒有乾涸，留下棕色的黏埃埃兒的車轍痕跡的舖道像灰色的布片似的向右邊折去。

了。
在圍繞着像疥癬脫着皮一樣的牆壁的路上，自願自的房屋背後的道路，分成兩條

光
光
光
光
光

瓦格特爾·列西金斯基和里莎在門已倒潰，「碳酸水商店」的招牌，亦已傾顛着的商店傍邊的十字路告別。

他握住她的手，有意義的望着她。

——來呀！不會騙我吧？

里莎嬌媚的答覆說：

——來的，等着吧。

在離別時候用鳶色的陰沉沉的眼睛訂約似的微笑。

里莎走了十步那樣的時候，看見了兩個人從拐角處出現在舖道上。一個胸廣而肥的勞働者走在前面，他的上衣敞開着，裏面是件白綢襯衫，頭上戴着一頂黑鴨舌帽，在一隻眼睛的傍邊，凝積着黑了的血液。

他的稍微跛着的足，穿着一雙黃色長靴，用堅實的步伐走來。

在他的背後，約離三步那樣的，一個穿灰色上衣，皮帶上掛着兩袋子子彈的柏多留拉兵，把槍對準他的背胸的走着。

在毳毛帽子的下面，細細張開的眼睛，看見了被捕的人的頭。被瑪霍爾加的香煙薰成黃色的鬚鬚，在上唇的兩邊，八字似的伸張着。

里莎稍微把足步走慢些，走在舖道旁邊。後面，巴瓦爾在舖道上出現。

望着家中向右邊走去的他，也用眼睛釘住走來的人們。
兩足穩穩的站住。眯着眼睛一看，前面的男人，正是鳩夫萊。

「以此知道他不能回來的原因！」

鳩夫萊走了近來，用淒涼的力量，撞了可却金的心臟之鐘。因為各種各樣的想頭在接二連三的馳騁着，所以是不容易把它把握住的。把意思決定並沒有費多少時間；祇有一件事，是很顯明的，這就是鳩夫萊已經完了。

於是在望着走近來的人們的時候，巴瓦爾被感情之波所捉住而忘却了自己。

「怎樣辦呢？」

在最後的瞬間想起來：袋子裏有手槍的。

假如讓他們從旁邊走過去，即刻把手槍對準那混蛋的背胸放射，那末，就援助了夫約多爾了。在那突想中決定下來，沸騰般的腦袋也鎮定了，痛楚的咬着兩唇，不是昨天夫約多爾纔說嗎：「所以一想到爲着那些事，而團結是必要的……」

巴瓦爾急忙的回頭看：到通街上的道路，是空虛的，一匹犬也沒有。在前面看見了穿着一件短春季大衣的女子急忙走過去的姿態，她不會來麻煩的，從十字路是不能看見第二條路的路邊。在對着車站的道路的遙遠的彼方，祇看到了恍恍惚惚的人影。

巴瓦爾走近鋪道的一邊，相互之間，祇有幾步距離走來的鳩甫萊，看到了可却金，他用目示意，濃厚的眉顫動着。對方留心到了，意外的止着步。槍的刺刀，撞着他的背胸。

——哈啦，不要動，用槍刺死你！——護送兵用激烈的喉聲叫。

鳩夫萊放寬了脚步，他雖然現出要和巴瓦爾說些甚麼的樣子，但又斷念的揮手應酬。

巴瓦爾恐怕引起赤鬚子的注意，一面讓鳩夫萊走過去，一面裝出起甚麼也不關心的臉孔，向着旁邊。

然而頭腦中貫通着不安的想頭。

「就是打他，假如弄得不好，鳩夫萊不是更加要吃虧的……」

柏托留拉兵已經走到旁邊，好像在尋思似的。

剎那間發生了下面的事件：赤鬚子的護送兵和巴瓦爾不合了。可却金忽然跳過去，抓住槍激烈地爭持着。

槍在石上激起喀喳的聲音。

伯托留拉兵因為沒有想到會被襲擊，所以一瞬間的慌忙着，但即刻又竭力把槍抓住，巴瓦爾盡全身的力量也把它拖住。槍聲響了，子彈碰着石頭，發出唸的聲音，飛到溝中了。

聽到槍聲的鳩夫，退到旁邊，回過頭來，看到護送兵拚命的想從巴瓦爾的手中把槍奪回來。他把槍轉過來，這樣把少年的手弄翻了。然而這邊還是沒有鬆手的，兇猛的伯托留拉兵，這次激烈地把巴甫卡推倒在地上，然而雖是那樣的，但也沒有把槍放開的。打倒在鋪道上的巴瓦爾，連護送兵一塊的亦拉倒在自己的腋下。所以，不管用怎樣的力量，要在這樣的瞬間從他的手裏面，把槍奪回來，是不可能的。

鳩夫萊跳了兩跳，就出現在旁邊。鐵拳描着弧形的打在護送兵的頭上，一瞬間後，從躺在地上的可却金手裏面把身子擺脫了的伯托留拉兵，他的臉孔上，挨了兩下鉛一樣的打擊，他像笨重的袋子似的，捲到溝裏了。

同樣的強有力的手，把巴瓦爾從地上拉起來讓他平穩的站住。

* * * * *

瓦格特爾在離開十字路，約有百步那樣遠的所在，用口笛吹着「花的容貌，心的聲音」的走着。他會到了里莎，又得到明天在聽其自然敞開着的工場裏約會之後，他的頭，又滿足了。

發生了這樣的傳說：就是「里莎·斯哈里可在經常地，追在女人後面的中學生中間，談戀愛問題，這是大胆的女子呀」的傳說。

放大不要臉的自信的薩米約·薩里烏諾夫，曾經和瓦格特爾說過：里莎是他自己的東西。多列西金斯基，雖然不怎樣的相信塞姆卡的談話，但是他對於里莎有特殊的與



趣，而且是汲住着心的對象。所以薩里烏諾夫所說的，是真的還是怎樣，明天就可以確定了。

「要是來了，幹些甚麼吧，一定要吻她。塞姆卡說的，不是謊話……」他的想頭中斷了。他在兩個伯托留拉兵的旁邊走過去，其中一個人，騎在短尾巴的小馬上，帶着防水布做的水桶，似乎盛着馬飲的水的。還有一個人，穿着沒有袖子的衣服，寬大的青色褲子，一隻手放在騎馬的人的膝蓋上，愉快地在說着甚麼。

走過他們，想繼續走去的瓦格特爾，時時被在鋪道上响着的槍聲引住着。回頭一看，看到了馬上的男人，猛然地驅着馬望着槍聲跑去。接着，另外的一個人，一隻手揮着指揮刀走去了。

列西金斯基追在他們的後面跑着。當走近鋪道的时候，槍聲又掠過了耳邊，馬上的男人，從轉角處，望着瓦格特爾這方面瘋狂的跑來，他用兩足和防水布做的水桶蹴着馬，跳過最初的門口向着在院子的人們怒吼的說：

——大家拿起槍來吧，對面，伙伴們在被殺戮呀！

一分鐘後，幾個男人一面喀喳的搬動機柄，一面從院子跑出去。

瓦格特爾被捕了。

幾個人集合在鋪道上面。其中，瓦格特爾，作為證人的扣留着，里莎也在的。

她過於驚愕的呆呆地站在那地方的時候，鳩夫萊和可却金打旁邊走過去。知道襲擊伯托留拉兵的少年，就是日前特里亞介紹的男人的她，吃驚了。

兩個人相繼的跳過不知是誰家的棚子，正在這時，騎兵跑到了鋪道上。看到手裏拿着槍逃走的鳩夫萊和拚命想從地上爬起來的護送兵，他驅馬朝着棚子走去。

鳩夫萊回過頭來，拿起槍對着追的人開了。騎兵紛紛的後退着。

好容易活動着被打碎的嘴唇的護送兵，說明了發生的事件。

——「傻子，你爲甚麼在眼前把犯人逃走了啦？呀，看吧，一定得挨二十五下鞭子哪。護送兵可惡的怒吼。」

——你真了不起呀，在眼前就逃去了。那樣的壞蛋，想向我撲來。在那兒哪，不說嗎？
里莎也被詢問了。她所說的，和護送兵說的是一樣的，但是，祇隱瞞着知道撲來的男人這件事。大家都給帶到司令部去。

一到夜晚，好容易由於司令官的指定被釋放了。

他雖然請求要自己送里莎回家裏去，但是她拒絕他。司令官聞到了瓦阿托賈的香氣，所以想像他的請求，甚麼都是好意，是不能的。

瓦格特爾把里莎送去了。

到車站為止，是有相當的路的，所以和里莎手挽着手走着的瓦格特爾，反而喜悅着那所發生的事件。

——您知道使被捕的男人逃走的，是誰嗎？——走近家的時候，里莎問：

——不，爲甚麼我知道呢？

——那天晚上的事，您記得嗎？
特里亞不是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少年嗎？

瓦格特爾站住了。

——是巴瓦爾·可却金——他不思議似的返問着：

——唔唔，那個人的名字，大概是叫做可却金吧。記得嗎？那個人不是用奇妙的調子

回去了嗎？

瓦格特爾發呆的站住。

——不錯嗎？——他問里莎。

——不錯，那個人的臉孔，馬上就記起了。

——那末，爲甚麼不把那件事跟司令官說呢？

里莎吃驚了。

——您以爲我能夠做那樣卑劣的事嗎？

——說那是卑劣，那是甚麼話哪？您說出襲擊護送兵的人，誰能說是卑劣呢？

——那末，您以爲那是名譽嗎？您忘記了他們做了些甚麼事了。您不知道在學校裏

面，有多少失掉父母的猶太人啦，祇以那些，假如我再把可却金說出來，那末，您以為好嗎？真是謝謝，連想也沒有想到那樣的事情的。

列西金斯基想也沒有想到她會說出這樣的答覆。他因為和里莎論爭，是不算在計算裏的，所以努力想轉換甚麼樣的話題。

——不要生氣呵，里莎，那是笑話嚟！我不知道您是那樣的正直人。

——那樣的，並不是好的笑話嚟。——里莎，無情無理的回答着。

——里莎，來吧？

她的曖昧的話語，掠過了耳邊。

——不知道。

瓦格特爾一面向着市上那方面走去，一面沈思着。

「唔，小姐，說不定您以為是不名譽的，可是我的想頭，是完全不同。固然，不管是誰使

被捕的逃走了，可是，在這邊要捉住，是同樣的。」

他，名門的波蘭士族的列西金斯基，對於任何方面，都是反對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波蘭軍，即刻開到，這樣，可以產生真正的政府，創造大法官的真正士族的政府。然而，現在，可以除去成爲障礙的可却金了，他即刻會被絞死的吧。

瓦格特爾一個人留在市上，他在嫁給砂糖工場的副經理的叔母那裏住着。父親早就帶着母親和涅利在革西雪圭任。西金茲姆德·列西齊斯基，在那裏占着相當的地位。訪問司令部的瓦格特爾，從敞開的門口進去。

暫時的，他有四個伯托留拉兵跟着，向着可却金家裏走去。

他指着點着燈的窗戶，小聲地說：

「喂，就是這裏。」他回過頭來，問並排站着的哥薩克少尉說：「我可以回去了嗎？」

了嗎？

「請便，有我們就可以辦理了，麻煩你了。」

瓦格特爾捷足的走上了步道。

被帶到暗室的巴瓦爾，背上又挨了最後的一拳，他伸着兩手，向牆壁那邊亂撞着。當他用手摸索寢床似的地方的時候，被拷問了，被毆打了他，疲乏地坐下了。

他在想也沒有想到的時候被捕了。

「爲甚麼那樣的事情給伯托留拉這些混蛋嗅到了呢？不是誰也沒有看到嗎？以前究竟怎樣哪？鳩夫萊在那裏呢？」

他在克里姆卡的家裏和水兵分別了。巴瓦爾到賽略察那裏去。想從市上逃脫出去的鳩夫萊，在等着天黑。

「真高興，手槍隱藏在烏鴉的巢中了。——巴瓦爾想：——就是被找到了，那也沒有甚麼。那爲甚麼嗅到了呢？」這不清楚的問題，使他苦惱着。

*

*

*

*

*

伯托留拉的兵，雖然在搜尋着可却金家裏的東西，可是，連顯目的東西也沒有找到。

自己的西裝和手風琴，給哥哥帶到村子裏去了。母親搬走了自己的小箱。所以，伯托留拉兵，雖然每個角落都翻到了，可是找到手的，不外是僅少的書籍。

反之，在由家裏到司令部的路上，對於巴甫卡，是難於忘記的，這是一個連鼻子都摸不着的黑夜，黑雲遮蓋着天空。從兩側和後面，受到不容赦的足蹴。石頭似的站着的人，帶着奇妙的默默的情緒，無意識地走去了。

在門的那面，可以聽到人的聲音。司令部警備兵，在隔壁的屋子裏駐屯着。燈光在門下面畫出明亮的斑紋。可却金站起來，一面沿着壁走去，一面偷偷的把房子周圍巡視着。在木床旁邊的所在，他的手，觸到了有着安了強硬的錘齒的鐵格子的窗戶。他用一隻手把它搖動，可是，是很堅牢的。這裏怎樣也有點像倉庫的。

摸着走到門口的他，暫時間，澄耳站着。一會兒，他輕輕地握住了門框，門發出了不好的聲音。

——混蛋，塗了油哪。——巴瓦爾罵。

從開得很小的縫隙裏一看，在木床的一邊，看見了扯開着足趾的，誰的乾涸的足。他又輕輕地握住門柄一看，這次毫無客氣的吱吱的叫了。一個現出貪睡的臉孔的，並不是人影，從木床上起來，他一面獸一樣的用五個指頭搔着多蟲的腦袋，一面麻煩地饒舌。用無聊的單調的聲音，吐完了無條理的惡罵的這人影，摸了摸在枕頭下面的槍，用灼熱的調子說：

——把門關起來！假如還要看，那末，最後酷毒的……

巴瓦爾把門關了，在隔壁的房子裏，大家大聲的笑。

他在那晚上，各種各樣的翻來覆去的想着，參加鬥爭的最初的嘗試，對於他可却金是這樣的失敗了。從最初的第一步就被捉住，而和鐵籠中的老鼠似的被關禁了。

剎那間，依然坐着的，在不安之中，零零碎碎的想着，而在腦中浮起了母親的姿態：瘦瘠而皺蹙的臉孔，那戀慕的親暱的眼光了。思維浮盪着。——「媽媽不在家好啦，是我的幸啦。」

從窗邊到床上，灰色的四角，顯明的被描摹出來。
黑暗不斷地在退縮着。快要黎明了。

第六章

在一幢舊屋的窗戶裏，只有一支燈光，而且被窗簾掩遮着。鎖住在鞍子的托列左爾，威嚇似的用低沈的聲音吠着。

打着盹睡的特里亞的耳邊，聽到了母親的低低的語聲。

——不，還沒有睡。請進來吧！里莎，

聽着輕輕的腳步聲，剎那間，友情的溫柔而熱烈的擁抱，把睡意趕走了。

特里亞露出疲憊似的微笑。

——高興呀！里莎，來呀。家裏是很快樂的啊。昨天父親過了危險的時期，今天整天的睡着，我和母親都休息了一回，因為這幾天夜裏都沒有睡覺。請把種種變化的事情講給我聽聽吧！里莎。——特里亞拉着朋友坐到身旁的沙發去。

——哦！有特別重要的事呀！其中也祇能對你說的。——里莎狡猾的，向着矮加察里

• 密海羅維娜瞥了一眼，笑着。

特里亞的母親雖然已經三十六歲了，但現出像少女似的爽快的態度，一雙賢慧似的灰色眼睛和一副雖然不能說是美麗，却是心地和善的，有精力的臉孔。代表的貴婦人的她，微笑着。

——哇啦哇啦的已經說了四五分鐘了，祇是你們兩個人說的。現在就講些沒有妨礙的事情吧……——她一面把椅子移到沙發的旁邊，一面說着笑話。

——第一緊要的事情——便是已經不要上課也可以了。在校務會議上決定了可以發畢業證書給七年級學生，我喜歡死了。——里莎很起勁地說着：——代數啦，幾何啦，的確討厭了。那爲什麼要絮絮叨叨的教下去呢？在男人起先說不定還用功的，可是過後連自己將跑到什麼地方去都不知道了，到處都是惶恐的戰線，是互相殘殺……我們要出嫁了。妻子是沒有什麼幾何嘍！——里莎一面說，一面笑了起來。矮加察里那·密海羅維娜和女兒們一起坐了一會兒，便走到自己的房間去。

里莎把身體靠近特里亞，一面很熱情的擁抱着，一面用悄悄的聲音敘說在十字路口所發生的衝突。

——一看到跑過去那個人的時候，我是怎樣的驚嚇了。特里琪卡，你想……究竟是誰呢？

被好奇心所牽誘，傾着耳的特里亞疑惑地聳了聳肩。

——可却金喇！——里莎忽然間沉重的說。

特里亞驚恐着，像病人一樣把身子縮成一團。

——是可却金嗎？

里莎對於自己所哼起的効果，覺得滿足。現在已經說到和維古把爾鬧架的事了。情
里莎因為熱中於說話，所以沒有留心托瑪納瓦的臉色變成蒼白，那細嫩的手指神
經質地抓住了青色外衣的一角。里莎不知道特里亞的心在被怎樣的不安所纏繞，也不
知道掩蔽美麗的眼睛的濃厚的眉毛，為甚麼那樣的在不時地戰抖着。

關於醉薰薰的哥薩克中尉的談話在特里亞是不要聽的，她只因一個想頭而塞滿着，——瓦格特爾·列西金斯基知道那襲擊的男子。爲什麼里莎要跟着那個傢伙說呢？「便不知不覺的把這話說了出來。」

——你說了些什麼呢？——在里莎是不明白的。

——爲什麼把巴瓦爾夏的事，把可却金的事告訴列西金斯基呢？那個人說不定要告密的……

里莎回答說：

——啊！沒有那樣的事！我想沒有那樣的事，他說究竟大家爲什麼要做那樣的事呢？

特里亞粗鹵地坐下來，用手使勁地握住膝頭。

——你甚麼也不知道哪，里莎！那個傢伙和可却金是敵同志啊！其中有個原因的。……所以，所以你做了大的事了。把巴瓦爾夏的事情告訴瓦格特爾了。

里莎現在才漸漸的注意到特里亞的興奮由於不叫巴瓦爾却在不知不覺中從口裏滑出的所謂「巴瓦爾」這優美的語言，使她對於模糊地所推測的，清楚地知道了。

感到不覺的做了壞事情的她，慌忙的沉默着。

「啊！完全是實在的呀！」她想著。

是不明白的東西。特里亞突然地沉在這樣的夢中——而且，對方呢？只是勞動者……雖然她並沒有想把那件事當做話題，但是只要細心些就可以忍耐下去的。她一面拚命想着用什麼來抵償自己的罪過，一面握住特里亞的兩隻手。

——你是那樣的着急嗎？特里琪卡！

特里亞放心似的回答說：

——不，因為特殊的事情，瓦格特爾說不定是比我所想像的而更有誠意的人哩！過了一會兒，兩個同班的就是老實的却是鬼鬼祟祟的青年，德密亞諾特走進來。直到他進來為止，她們的談話還是不能好好進行的。

特里亞把朋友送走之後，一個人長久的站着。她把身體靠近門，眺望着街道對面的道路上的灰暗的柳條。飽賞了冰冷的濕氣和春天有生氣的香味的永遠的流浪者，風在他們上面吹息着。在遙遠的那邊，街屋的小窗戶，陰沉沉的赤紅的腫子似的在眨着！在那邊有條街，對於她是不能親近的小街呀！因為在其中的一間屋頂下，使她燃燒着叛逆心的朋友，不知道有危險要降來的，住在那兒。所以關於她的事情，說不定已經忘記了。兩人自最後一次碰頭以來，幾天的接着消逝了？那時候他的行動是不正當的，然而已經什麼都忘掉了。一到明天又可以相會了。這樣一來，沸騰似的幽美的友情不是可以甦生了嗎！特里亞知道一定會甦生的。只要夜不作怪就好了。是多麼討厭的夜呵，完全像隱藏而待伏着的革命前一樣的寒冷。

特里亞最後的向街上看了一眼便走進了房裏。在床上把棉被捲着身體，一面抱着一個想頭，一面睡覺——只要夜不作怪就好了。

大清早，特里亞在家裏的人還在睡夢中就醒來，敏捷的把衣服穿上，不願驚醒別人

的，靜悄悄的走進了院子，把一隻毛蓬蓬的大狗托列左爾從鎖中放出來，帶着一起上街去。走到可却金的屋旁，稍微停了一些時候，剎那間推開側門，走進了院子，托列左爾搖着尾巴直往前面跑去！

正是當天的大清早，亞爾喬姆也從鄉村裏回來了。他是和在自己工作着的鍊冶場裏的工頭一同坐着貨車回來的，肩上沉重的担着工作所得到的一袋小麥粉走進院子來，接着鍊冶工人搬來了其他所儲蓄的東西。在開着的大門口，亞爾喬姆把袋子從肩上扔下來，高聲呼着：

——巴甫卡！

但是聽不見一聲回答。

——都搬進屋子裏去吧！爲甚麼要牽延哩！——鍊冶工人走到旁邊說：

亞爾喬姆把工作得來的東西都放在廚房裏，跑進房子一看，直呆呆地站住了，甚麼都雜亂的，甚麼都顛倒的，床上散滿了古舊的爛布塊。

——怎麼這樣哪！——亞爾喬姆向着鍊冶工人詫異地唧喃着。

——噯！一場糊塗啊！——他迎合的說。

——小鬼頭，藏到那兒去了？——亞爾喬姆開始起了疖癩。

但是屋子裏是空空如也，並沒有誰可以訊問的。

鍊冶工人告別，乘着貨車去了。

亞爾喬姆走出院子，眺望着四周。

「不明白理由。甚麼時候起了騷動呢？房子敞開着，巴甫卡又不在家裏。」

背後有腳步聲，亞爾喬姆回過頭來看，在他眼前一隻大狗豎着耳朵，一個不相識的

女子從側門向着房裏走來。

——我是來會巴甫卡。可却金的，她環視着亞爾喬姆，用低小的聲音說：

——我也是非找到他不可，他究竟躲在那兒，一點也不知道。我剛剛回來的，房子敞開着，那傢伙又不在。但是你是來會他的嗎？——他對那女子說：

她用問代替了答覆。

——你是可却金的哥哥，亞爾喬姆嗎？

——是的，那又怎麼呢？

但是那女子不回答他，不安的望着敞開的房門『我爲甚麼昨天不來呢？不至於，不

至於……』這樣一來，胸脯更加沉重而塞住着。

——你來的時候門就開着，巴瓦爾不在家裏嗎？

她探問地望着自己的亞爾喬姆。

——你究竟找巴瓦爾有什麼事情呢？

特里亞走近了他，迴視着四圍，語調粗齒的說：

——不完全明白的，要是巴瓦爾真不在家裏，那是被捕了。

——怎末啦！又——亞爾喬姆發躁的全身戰慄着。

——到房裏去吧！——特里亞說。

亞爾喬姆默默地聽着她的談話，他聽過了她知道的一部分之後，他墜入於絕望中。

——嗯，去吃屎哪！還沒有嘆夠氣嗎？沒有事也給弄出事來。——他被壓着似的說噓語：——知道了，家裏翻弄得這個樣子，也就是那個緣故吧。他是被連累的。現在到那兒去打聽才好呢？可是，你，小姐，你是誰的女兒呢？

——我是造林所長托曼諾夫的女兒，和巴瓦爾認識的。

——啊，——亞爾喬姆用曖昧的調子拉長着聲音說：——哦，想把那傢伙吃胖些，所以把這些小麥粉帶回來，但是弄得這個樣子了。

特里亞和亞爾喬姆彼此沈默地互相眺望着，

——我走了，你或者可以找着他的，由於特殊的事情。——特里亞向亞爾喬姆告別，又冷靜地說：——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再來打聽打聽他的行踪吧。

亞爾喬姆默默地點頭。

在窗門的一隅，一隻消瘦軟弱的蒼蠅從睡眠中醒來，發出嗡嗡的聲音。一個年青的鄉下姑娘，坐在一張古舊的長椅子的一端，疲倦了，連污穢的床也找不到了。

司令官一面嘴裏銜着紙煙，一面在紙上草草率率地塗寫了之後，在雪柏托甫卡市司令官哥薩克的騎兵少尉的職銜下面，得意地簽了洒落捲着的名字。門口可以聽到靴刺的喀喳喀喳的聲音，司令官把頭抬了起來。

沙托姆依卡一隻手纏着繃帶站在他的面前。

——什麼風把你吹來呀！——司令官歡迎着他說：

——是好的風吹來的呀！給逃兵把一隻手的骨頭折斷了。

沙托姆依卡因為有女人在，所以眼睛不轉動的，做出怪難看的樣子。

——你是到這兒來醫治的嗎？

——醫治是要到另一個世界去啦！戰線被獵迫着，四散的退下來了。

司令官用頭指着她而把他推開。

——以後再說吧！

托沙姆依卡沈重的坐在橋上，把安着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三叉槍的徽章的帽子脫下來。

——實際是柯爾布遣派來的，——他低聲地說：——近衛狙擊師團已經快要到了，這裏都是亂七八糟的，我一定要保持着秩序。說不定「大」領袖也要來了，也許帶着外國的鵝鳥們一起來。在這兒可以快樂談話的一個人也沒有似的，你有時寫些什麼東西呢？

司令官一面吸着香煙，一面向着一個角落那邊走去！

——在這兒捉來了一個打傷了的人，是個小傢伙哪。是啊！對於我們，嗟使着鐵道職員的鳩夫萊……那個傢伙在車站被捕了！

——呵！原來如此！——沙托姆依卡很有興趣的往前走。

——鳴就那末樣，車站上的司令官奧梅利柴可這糊塗蛋，只叫一個哥薩克兵把鳩夫萊押來，所以在白天裏，被剛才捉到的那個傢伙奪回去了。他把哥薩克兵的槍奪去，抽掉機柄，扔掉了。鳩夫萊行蹤不明，可是把那小傢伙捉來了。請讀這張看吧！這是參考資料——他把一包寫滿了字的文件，遞給了沙托姆依卡。

他用他的健全的左手，把它打開來，急忙地把眼睛在上面一閃，而後注視着司令官說。

——哎，那個傢伙說了一些甚麼嗎？你……，

司令官發躁的把軍帽的邊緣拉了下來。

——坐了五天了，總是說「什麼也不知道，我是不逃走的。」他從來不改變他的語調，真該死！護衛兵明明認識是他的。等着吧！在我的眼前，會把這些畜生絞殺的呵！我始終給強迫的拉開了，哥薩克兵那個傢伙把犯人逃走之後，被帶到車站上來，給奧馬爾求可打了他二十五下了，而且說要是看見那小傢伙，就捉住他打。打得最利害不過了。爲

着審問打算送到本部裏去。

——沙托姆依卡輕蔑似地噁的吐了一口痰沫。

——假如是我來審問，就會開口說吧！你就是審查和尙的兒子也不行喇！並沒有從神學生做到司令官的人啦！給他挨着鞭子看吧！

司令官發怒了。

——哦！你了不起似的噁吧！笑人的，是自己發呆哪，我是這裏的司令官，你不要兇了吧。

沙托姆依卡刻毒的眺望着司令官，大聲的笑。

——哈哈，和尙的兒子，胖了呀，肚皮漲破了怎樣辦呢？你和你的事情，碰上了困難，是很好的呀，嘿，告訴我吧，你拿二三瓶私造窩特加到那兒呀。

司令官吃驚了。

——那也用得着告訴。

——有時這傢伙啦。——沙托姆佐卡，用手指頭指着文件——得辦理清楚啦。十六歲改寫十八歲吧。不把這弄糊塗些，說不定不能通過啦。

*

*

*

*

圖

被關在倉庫裏的，全部只有三個人。一個是穿着舊了的農民大衣，長着鬍鬚的老人。他把穿着寬大褲子的瘦足屈縮着，騎在木板床上面。他因為債主伯托留拉兵的馬行方不明而從自己的屋子裏拉出來的。坐在床上，掌住下巴，有一雙狡猾的賊眼睛的老女人，——私造窩特加者，作為偷鐘及其它貴重品的盜賊犯被關禁的巴甫卡在窗子下面的一個角落裏，把頭俯在弄皺了的鴨舌帽上面，一半失掉意識的睡着。

一個年青的女子，農民風的頭上繫着著色的布，用可怕的大眼睛望着倉庫走來。她稍稍站了一回，即刻就坐在私造窩特加的女人的旁邊。

老婆婆好奇的迴眺着新來的女人，敏捷的說：

——你好嗎？

沒有回答，但她仍然不停的說：

——爲甚麼拉來的呀？甚麼事呀？不是私造窩特加嗎？

她站起來，望着嚕哩嚕噠的老婆婆，靜靜的說：

——不是，因爲哥哥的事情被捉來的。

——那末，你哥哥又怎麼樣呢？——老婆婆討厭的糾纏着。

老伯伯插嘴說：

——嚷些甚麼啦？那個人說不定厭惡着世上了。你一來，她就話多啦。

老婆婆即刻把頭回過來，向着木板床那邊。

——你爲甚麼對我說教啦？我會和你說話嗎？

——這個人真嚕哩嚕噠啦。——老伯伯吐了她。

倉庫裏面是靜寂的，她把紮頭的大布拉下一點，用一隻手枕住頭睡覺。

私造窩特加的女人，在吃飯。老伯伯把兩隻足垂在床下，緩慢的把報紙做成煙卷開

始吃着。臭的煙圈兒，在倉庫中擴大着。

默默的塞滿一口的老婆婆，嘮叨的說：

——嘿，你以為我希望你散着臭味的慢慢吃嗎？不斷的吃吧。

老伯伯刻毒的喜喜的笑。

——你留心到瘦了嗎？那門框即刻亦就會朽啦。你年青時就吃呢，還是怎樣不要這
樣的，自己塞得滿滿的嗎？

老伯伯不高興的搖着手。

——我不能說是吃，不想吃呀。我的事，你不要多嘴鴨，我又不是吃你的。

年青的女人向着私造窩特加的女人，用頭指着可却金說：

——那個人為甚麼捉進來的，你知道嗎？

老婆婆因為有談話的引線，高興的往前告訴她說：

——那是本地的青年啦，叫做可却金，是女廚子的第二個小孩嘛。

她彎着身子對住年青的女人的耳邊囁嚅說：

——放走了布爾什維克啦，是在我的隣居左茲里哈家裏，住着的一個水兵啦。她回想着。

「爲着審問，打算送到本部去……」

*

*

*

*

*

車站爲不斷到來的軍用列車擠滿着。近衛狙擊大隊，雜亂的從列車上下來。由四台鋼鐵車所組成的裝甲列車「哥薩克」斯斯文文在路線上匍匐着。大砲從沒有棚的車上拉下來。騎兵把馬從貨車上牽下來，整鞍騎上去，追散着亂列的步兵，找着了車站的庭院裏。騎兵部隊在那兒集合着。

騎兵們各個把自己的號數吼叫着。

車站像一羣胡蜂似的鳴叫着，雜亂的各種聲音的人們，漸漸結成爲四角形的小隊，霎時間，武裝了的人們，像奔流一樣的流進了街上。直到黃昏時爲止，馬車震動着鋪道。開

到街上來的近衛狙擊師團的後方部隊，搖搖擺擺的過去。

最後，行列殿軍的本部中隊，大家怒吼的走去。

甚麼騷聲，

甚麼困難。

有名的伯托留拉。

已經來到烏克蘭了！

可却金站在窗子邊，他通過夜還未深的薄暗，聽到了在街上轉過去的車輪的震響，無數的人的足音及洪亮的歌聲。

後面，不知誰用小聲說：

——甚麼好像軍隊開到街上了啦。

可却金回過頭來一看。

剛才說話的，是昨天捉來的女子。

他聽着女子的談話。私造窩特加的女人，達到心裏的希望了。她是離市上七俄里的村子的人，哥哥格里柯，是赤色游擊隊，在會議的時候，是執貧農委員會的牛耳的。

紅軍開走的時候，格里柯亦纏着機關槍的保彈帶一齊去了。他現在也沒有想到家裏的人是在活着的。我們的一匹馬也被搶去了。父親被抬到市上來，放在黑暗的地方，長久的苦痛着。一個曾經被格里柯重重打過的首領，爲着報仇，甚麼時候也帶很多人住在他們家裏。連家裏的人住的地方都沒了。昨天，司令官在村子裏出現。首領把他引到格里柯的家裏來，司令官看飽那樣的望着她，今朝因爲要「審問」而把她帶來。

可却金不能睡了，睡的意念毫無形跡的消失了。只有一個「以前究竟怎樣啦？」的要扔開而不能扔開的想頭，討厭的糾纏着，在腦中馳回着。挨過打的身體，是特別痛苦的。他被抱着野獸般的怨恨的護送兵，無情的毆打了。

他爲着想擺脫討厭的想頭，開始聽着鄰女的悄悄的饒舌。

照她用可以聽到又不可以聽到一樣的聲音說的話，就知道司令官因爲她不願意，

或威嚇着，或欺騙着，而後拿出手槍怒憤的這樣說：「我要叫你進墳墓啦！就是哭，就是喊，亦不能出來哪？」

黑暗籠罩了每個角落。氣喘的不安的夜，在等待着他要來。又在想着不能測知的明天的事情。雖然還是第七天的晚上，但是完全好像過去了幾個月了。躺着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沒有停止的時候，在倉庫裏現在只有三個人。伯伯伯睡在木板床上好似睡在自己家裏的煖爐邊，發出胡胡的鼾聲。伯伯伯像哲學家一樣的沈着，每天晚上，都睡的安靜。私造窩特加的女人，因為哥薩克少尉的吩咐，拿着窩特加出去了。甫利思其娜和巴瓦爾坐在緊緊相接着的床上，昨天他從小窗子裏看見賽略西加，久久有所思的站着，愁苦的望着房子的窗戶，「知道我在這兒嗎？」

三天發一次酸了的黑麵麩片。兩天受司令官審問一次，而被威嚇着。

「究竟怎樣啦？」

他就是受審問，也甚麼都不說的。一切都不知道的又押回來了。爲甚麼緘默呢？就是

自己也不知道。要做書上的人一樣的勇敢的男子，頑強的男子。然而在被捕的夜晚，被拉到大蒸氣製粉所旁邊的時候，聽到一個提去的男人「少尉老爺，爲甚麼把我攤出來啦。對着我的心開一槍吧，那末，甚麼都完了啦」的話時，意味是很黯淡的。是的，是可怕的。十六歲就死啦！所謂死，不是永遠地停止着生存嗎？

甫利思其娜，亦在想着。她比這個少年知道更多的事情，他還不知道怨恨吧……但是她已經聽過了。

他在一夜裏面，不能睡的輾轉着。甫利思其娜並不可憐他，她也有自己的嘆息，她對於司令官肉麻的話說：「明天就好啦。要是我一個人不夠，到衛兵屋子裏去也可以呀。哥薩克兵不會說討厭的一個，兩個。」——是沒有忘記的道理。

阿呵，是怎樣的辛苦呀。誰也不容赦呵！格里柯加入紅軍，於她有甚麼罪呢？「哦哦，世上是辛苦的啊！」

沉重的痛苦，塞住着喉嚨，無救的絕望與恐怖鞭撻着她。剎那間，她開始低低地啜泣。

了。

瘋狂的悲歎與絕望，使軟柔的肉體發抖。

人影在牆壁的一角蠢動着。

——究竟怎樣啦？

甫利思其娜燃燒般的囁嚅，——她把自己的嘆息傾注給成爲了寡言的少年。他默默的聽着，他只拿一隻手放在甫利思其娜的手上。

——畜生把我壓住了！——一面歛泣着，一面抱着無限的恐怖的她，囁嚅說：——完了，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了。

巴瓦爾對於這個女子，能夠說甚麼呢？沒有話的，甚麼也說不出來，生命緊緊的抱住了。

明天要把她燬滅的玩弄嗎？弄到死的樣子嗎？拿指揮刀削下頭來了。他安慰爲這種悲哀所毒害的女人的，祇是溫柔的撫摩着她的手。她鎮定發泣了。站在入口處的衛兵，時

常對通行的人叫着「是誰」的口號，但是剎那間又沈靜。老伯伯恬靜的睡着。不知不覺之間他一步一步的匍匐着去。他在甚麼時候用兩隻手緊緊地抱住她。她知道他走近來。

——你聽吧，——燃燒般的嘴唇在私語着。我完全沒路可走了。將校呢？士兵呢？我總是被調戲的，我給你玩吧。哥哥，先下手吧，在沒有給那些禽獸破壞貞操的時候喲！

——甫利思其娜！你說甚麼啦？

但是沒有放鬆緊緊抱着的兩隻手。燃燒了的嘴唇，要從緊緊貼着的嘴唇上面逃脫，是不容易的。她的話，是老實的，溫柔的。爲甚麼說這樣的話呢？他是太知道了呵！

所以所謂今天這天，望着望着就滑到甚麼地方去了。被鎖住的門，豬毛的哥薩克兵，司令官，野獸般的拷問及氣喘的沒有睡眠的七夜，都忘記了。只有燃燒了的嘴唇和被眼淚濡濕的臉孔，殘留着在這一瞬間裏。

特里亞的事情，突然在腦中漂浮着。

「爲甚麼忘記特里亞呢？……那叫人迷惑的戀慕的眼睛。」

用容易的想頭，把手放開了。他醉了似的站起來，一隻手把鐵格子握住，甫利思其娜的手在探他。

——怎樣哪？

在這句問話裏，包含着怎麼樣的感情呢？他向她彎着身子，強烈地握住她的兩隻手

說：

——甫利思其娜，我不能啦！你是好人，——於是還把自己也不明白的甚麼事情饒舌了。

他蹲站起來，打破不能忍耐的靜寂，向着木板床那邊走去。端正的坐下，拉住那老伯伯說：

——老伯伯，給我一枝香烟吧？拜託您。

在一個角落裏用布包裹着身子的女子，在啜泣着。

司令官在黎明時來了，甫利思其娜給哥薩克兵帶走了。她用眼睛對巴甫卡告別。那

幽怨的目光呀，她出去後關門的拍啦的響音，使他的心中，更痛苦而陰鬱。

老伯伯，直到黃昏時爲止，並沒有聽到過少年一句話。步哨和司令部隊換班了。在太陽西沈的時候，帶來了一個新的男人。巴甫卡留心到那是在砂糖工廠做木工的德里尼格。他是個胖胖的男人，在穿舊了的上衣裏面，穿着一件褪色的灰色襯衫。他定着眼睛環視着倉庫中。

巴甫卡看過他，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時候，那時，革命擁到這市上來了。他在騷動的示威運動中，祇聽到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演說。那就是德里尼格。他站在道路旁邊的棚上，向着兵士演說：

——諸位兵士，信賴布爾什維克吧，布爾什維克是不背叛的呵！

自那時以來，沒有會到這木工了。

老年人因爲增加新的朋友進來而喜悅着。因爲整天默默的坐着是辛苦的吧。德里尼格坐在他旁邊的木板床上或一塊兒吸煙，或詢問着各種的事情。

不久亦就坐到巴甫卡的旁邊來。

——沒有好的話要說嗎？——他問少年：——爲甚麼到這兒來哩。

等着回答的腰板、脖硬的德里尼格，明白了這談話的對手，懷疑深深的好似在愛惜着話語。然而木工一知道這少年是怎樣的罪過而後，他驚愕的用他那伶俐的眼睛盯住巴甫卡。他並排的坐下。

——那末，怎樣的救出了鳩夫萊呢？唔，是的，你被捕完全不知道哩。
巴瓦爾不知不覺的用肘支住着起來。

——鳩夫萊的事情，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啦。我穿着濕滯的衣服嘛。
但是德里尼格、莞爾的笑着，把身子更接近他。

——兄弟，不要說了吧！在我的面前隱藏着吧。這邊的人很多我都知道嘛。
於是不能用聽到的聲音對老伯伯說：

——是我自己送鳩夫萊去的，他大概已經到了那裏吧。關於那件事，從天約多、爾完

全聽到了。

想着甚麼的稍稍緘默着，而後補添說：

——你大概是有用處的少年，可是，一挨打就甚麼都給暴露出來的畜生，是非常不好的。

他脫下上衣，把它鋪在床上作爲褥子。他背靠着牆壁坐着，又開始描畫着香煙的輪圈。

德里尼格最後這句話，給巴瓦爾說明了一切。沒有猶疑的，德里尼格是朋友中的一個，因為他說是他送鳩夫萊去的……

照他直到黃昏時爲止之間所聽到的，德里尼格是因爲有煽動伯托留拉軍的哥薩克兵的嫌疑而被捕的。是在把激動投降加入紅軍的縣革命委員會的傳單親手交給兵士的時候，有證據物的被逮捕了。

注意深深的德里尼格，祇能給巴瓦爾說很少的話的。

「用鞭子打不成年的人，身子還不堅韌呀，」他想。

夜深了，他睡在床上，他把自己的不安含而不露地稍稍說了些。

——我們兩個人的態度，在縣長或別人的面前，是不同的。究竟怎樣呢？等着看吧。

翌日，一個在細頸上生着無比的大耳朵的，在街上有名的理髮匠秀納曼·側里埃爾被捕帶到了倉庫裏，他興奮的搖擺着身子和德里尼格在說話。

——是這樣的緣故，傅格斯、布爾甫秀得伊和特來哈得柏爾格，都把飯菜拿到混蛋的那兒去，我亦拿去了。拿去是好的，但在猶太人部落裏，有簽名贊成他的人嗎？因為恐怕一個人也不在了。這樣他就注意了。傅格斯是店主，特得哈來柏爾格是製粉場的主人，但我有甚麼呢？其他的有吃或沒有吃的人們，又有甚麼呢？那些窮人們，甚麼也沒有啦。但是我有個長舌頭，今天我亦當着被派遣來的一個哥薩克軍官說：「爲甚麼啦，伯托留拉領袖，他知道掠奪猶太人這些事嗎？還是怎樣呢？領袖能夠接見代表嗎？」噯呀，就是托這個舌頭的福，不知道弄出怎樣的迷惑來了。那個哥薩克軍官剃過臉，擦過粉，事事都完了。

之後，你想究竟怎樣啦！他站起來，正要給錢，就用煽動反對政府的嫌疑把我捉來了。

側里埃爾用拳頭推自己的胸膛。

——聽了煽動就得呆住喇！我屌來饒舌了些甚麼哩！不過祇是問問他吧了……然而祇是因爲那個就挨打了……

桃棉着的側里埃爾，或把德里尼格的襯衫釦子左右地旋繞着，或交換地把他的兩隻手捉住而拉擁來。

德里尼格一面聽着興奮的秀納曼的談話，一面油然的浮着微笑。

理髮匠沈默着。德里尼格就認真的說：

——喂，秀納曼，聰明的人學做傻瓜啦。故意的饒舌，是不對的。在我並不怎樣佩服呀。側里埃爾了解似的眺望着他，剎那間絕望的揮手。門開了，巴甫卡所認識的製酒者被帶到了倉庫裏，她向着拉自己進來的哥薩克兵刻毒的取笑說：

——你亦要和司令官同時受火刑的，畜生，喝我的窩特加去死是很好哪。

步哨在她的後面把門拍拉的關了，接着聽到上鎖的聲音。

老婆婆坐在木板床上面，老伯伯發愁的在和她應酬着。

——爲甚麼又出去呢？造謠家不，噯，好好的玩玩吧。

製酒者驚疑的眺望着老伯伯，但是不久和包着手的德里尼格並排的坐在床上。她被搜出五六瓶窩特加，又挨打了。

在門側的哨兵舍裏，聽到叫喊的聲音和人們動作的光景。不知誰用尖銳的聲音在發命令。被監禁在倉庫的人們，大家伸頭向着門口。

在有舊鐘樓的污濁而貧弱的教會旁邊的廣場上，發生了這街市罕有的事件。穿着正規軍裝的近衛狙擊師團各部隊，成爲正確的三角形從三方面圍着廣場在整列着。

在前面，從教會的門口到學校的棚邊之間，第三步兵聯隊，像圍棋盤上的黑點一樣，滿滿地排着而伸展擴大了。

有最強大的戰鬥力的，屬於「執政」師團的柏多里來兵，在像把南瓜切成兩半一

樣的俄國式的鐵兜上面，依然滿黏着水藥，拖着槍成爲污濁之羣的矗立着。

用原來沙皇軍所貯藏的制服，靴子，穿得很整齊的這師團，一半以上，是意識的和蘇維埃鬥爭的富農。現在爲着保護在戰略上最重要的鐵道分歧點，而開到這街市來的。

從雪柏托甫卡向着五個方向各種各樣的好的道路，成爲紋狀的飛散了。在伯托留拉要是失掉這地點就失掉了一切。這樣狹小的地域，爲「執政」師團殘留着。瓦伊尼茲的細小的街，成爲伯托留拉軍的首都。

大領袖決定自己來檢閱部隊。爲着迎接他，一切都細心的整備。

在眼睛亦看不到的廣場遙遠的那邊，排列着新動員的聯隊。在那兒穿着參差不一的服裝的青年們，靴亦沒有穿的站立着。從吃夜飯的爐邊拉來的呢，抑是在街上捉來的呢的這些村莊的青年們，誰亦沒有想到去戰爭的。

——手下的人亦不少啦。——他們說：

伯托留拉軍的軍官做剩下來的最大勳功，是用護送兵把動員的人們帶到街上來，

分別爲大隊和中隊而把槍分配着這件事。

然而翌日，被帶來的人們三分之一，沒有形影了，而且這種數目，一天一天地增加着。發靴給他們，是非常輕率的。靴並不是山那樣的堆積着。發命令了：「被召集者應各自把靴拿來。」這命令的結果，是發生了沒有條理的事。那樣的連破布塊也沒有的人，原來自由甚麼地方找到靴呢？假如不借針呀線呀的帮助，那末，有穿到足上去的靴的代替物嗎？

他們裸足的被拉來參加閱兵式。

柯爾布騎兵聯隊接着在步兵後面蜿蜒地伸開。

騎兵把馬制止着，大家都在看閱兵式。

唯一大領袖來了！這樣的事體，在市上是罕有的，所以不看這廣場的，一個人也沒有。在教會的台階上，副官，神父的二個女兒，烏克蘭的教師團，「自由」哥薩克的人羣，性情僵硬的市長，一言以蔽之，在這兒集合着選拔出來的「社會」的代表者。穿着軍裝

的步兵總監，也雜在裏面。他是閱兵式的指揮。

神父瓦西亞在教會裏，穿着復活節的衣裳。

用節日的騷動，在整備着迎接伯托留拉樹立着黃青的旗幟，被動員的人們，都應該向這旗宣誓的。

師團長是害肺病般的斯斯文文的法阿德，他去車站迎接伯托留拉了。步兵總監一方面用手把口髭捲成洒落的樣子，一方面叫了穿得整齊的聯隊長茶爾亞格。

——帶個人去給我調查司令部和後方部隊，甚麼都要整得非常美麗的，要是有囚犯，在審問之後，把光棍們都放出去。

茶爾亞格把靴踵鳴響着，拉着剛碰到的副官的手走去。

總監向着神父的長女兒用慎重的聲音說：

——你家做飯的人怎樣呢？事事都好嗎？

——嘎託福司令官辛苦，——牧師的女兒貪婪地望着美貌的總監；回答說：

突然大家移動起來了。一個騎兵攬緊馬頭從鋪道上疾馳而來，他揮手叫：

——到了！

——集合！——總監端正的站着。

軍官們在整隊。

法阿德在教堂門口開始打着噴嚏的時候，軍樂隊奏出了「未滅的烏克蘭」。

「唯一的領袖的伯托留拉」用不精巧的樣子，跟着師團長從汽車裏爬出來。他是一個在紅頸轡上穩重的安着不圓活的頭的，身子不高不矮的男人。穿着近衛兵的上等青羅紗製的小俄羅斯風的上衣，在它的上面，披着黃色風衣，佩帶着藏在軟皮盒子裏豆粒那樣的手槍。頭上戴着保護色的「格列新基帽」，在帽子上面有一張磁獅的三叉槍的徽章。

西門·伯托留拉的風采，一點也沒有戰鬥的樣子。他完全好像不是個軍人。

他用甚麼不高興的樣子，在聽着總監的簡單報告。接着市長致歡迎辭。

伯托留拉一面越過他的頭眺望着整列的聯隊，一面模糊地聽着。

——開始閱兵吧！——他望着總監點頭。

伯托留拉走上在軍旗旁邊的小台上，對兵士演說了十分鐘的樣子。

並不是動聽的演說。伯托留拉因為旅途疲倦，不見得特別活氣。兵士們在演說結束的時候，照着長官決定的叫喊着：「榮譽！榮譽！」他從台上下來，拿出手巾拭乾額上的汗，即刻又帶着總監和師團長，沿着各部隊走去。

當他沿着被動員來的隊伍的時候，他發躁的咬着嘴唇，輕蔑的眯着眼睛。

被動員來的青年們，在閱兵完了的時候，一小隊一小隊的嘩啦啦走到軍旗下面。先接吻着站在軍旗旁邊的瓦西利神父的福音書，接着接吻着軍旗的一角。正在這時候，發生了意外的事件。

雖然不知道爲甚麼而來，但是代表團出現在廣場而向着伯托留拉走去。財主的林業家布爾甫秀德，兩手捧着禮物前進，接着有雜貨商傅格思及其他三個頗富的商人。

書。

布爾甫秀德從僕似的屈着身子把盆獻給伯托留拉，站在旁邊的士兵把它收取。

——猶太人全體，對於國家的首領的閣下，捧獻着從心的感謝和尊敬。請，這是祝賀

——不用客氣，——伯托留拉一面望着文書，一面無情無理的說：

但是那時傅格思進來了。

——重重的請求閣下，希望能給我們開始營業，同時保護我們……保護不要掠奪猶太人，——傅格思用突然的想頭把那句話說了出來。

伯托留拉現出驚愕的臉色。

——我們的軍隊是不掠奪的，這件事希望你好好的記住！

傅格思向誰求助亦不是的伸開着兩手。

伯托留拉心焦的輕輕地聳着肩。這樣的來做壞事的代表團，是不能干犯他的脾氣的。他回過頭來，看見柯爾布咬住黑的口鬚站在背後。

——你們是以此來訴哥薩克兵的不平的。聯隊長，給我調查詳情適當處置吧！——
伯托留拉說完後，向着總監下令。

——開始閱兵式吧。

運舛的代表團，因為沒有想到未必會和柯爾布衝突的，所以偷偷的逃走了。
觀衆的全部注意，向着正開始的儀式遊行。到處響徹着尖銳的號令。

柯爾布表面裝着沒有甚麼的臉孔，把身子靠近着布爾甫秀德用微小的但却是清楚的聲音說：

——不趕快走就給我吃煎肉餅吧，你這沒受過洗禮的異教徒。

軍樂隊在吹奏着。最初的部隊，開始橫橫的走過了廣場，走到伯托留拉所站着的地方的兵士們，齊聲地喊着「榮譽」，剎那間走完鋪道轉入了橫街。哥薩克的首領們，在穿着茶褐色的新服裝的各中隊的前面，散步般的揮着鞭子，用舒暢的姿態在走着。揮着鞭子遊行示威這件事，和叫兵士吃拳頭同樣的最初在近衛兵之間流行。

跟在尾巴上的被動員的人們，步調紛亂的，相互碰着的四散地走去。

因爲是跌足，所以足音是幽靜的。首領們爲着保持大軍的秩序，那樣的事，是不可能的。第二中隊走近來的時候，在右翼那面一個穿布襯衫的青年，默默的張口眺望着大領袖。不意陷在空地裏，歪着身子倒在鋪道上。

步槍發出尖銳的響聲，倒在石上了。青年雖拚命想抓起來，但因爲後面來的人，而又即刻被推倒。

在觀衆間，聽到了大的笑聲，小隊把隊伍弄紛亂了。在後面紛紛的通過廣場去。失事的青年，拾起槍追在伙伴的後面去了。

伯托留拉，不想看到這不愉快的光景的，把身子轉向着側面，不等待縱隊遊行的結束，就走到汽車那兒去。總監跟在他的後面恐怖地問：

——領袖閣下請在這兒午餐吧。

不，——伯托留拉，直截了當的說：

在越過教會的高牆觀看閱兵式的羣衆裏面，還有賽略察·布爾傑克，珪利亞，格里姆嘉三個人。

賽略察兩手緊緊地握住柵的鐵棒，用充溢着憎惡的目光，看着站在下面的人的臉孔。

——珪利亞走吧，看完了啦。——一面離開鐵柵，一面要大家聽到的用大聲挑釁的說。大家吃驚的向着賽略察回過頭來。

他誰也不看的走到側門那邊去，姐姐和格里姆嘉在他的後面跟着走。

* * * * *

騎馬騎到司令部爲止的柴爾尼格和副官，從馬上跳下來。他們兩個人把馬交給傳令兵，迅速地走到哨兵舍去。

——司令官在那兒？——柴爾尼格激昂的問傳令兵說：

——不知道，——他默默的說：——到那兒去了啦。

柴爾尼格眺望着極其污穢雜亂的哨兵舍，懶怠地躺在紛雜的床上，瑟瑟司令部的哥薩克兵，雖然看見首領進來了，但是沒有起來的。

「多糟啦，完全是禽獸室。」柴爾尼格吼叫了，——他們爲甚麼翻來覆去的，這不是豬嗎？——他走近躺着的人們。

一個哥薩克站起來，因爲吃得太飽了，正在打瞌睡，所以用簡慢的調子吠叫般的說：「哇哇的說些什麼哪？要是有好屋子，我們住到那兒去都可以的。」

「甚麼？」柴爾尼格走近去，——畜生，你以爲跟誰在說話。我是柴爾尼格聯隊長啦！明白嗎？畜生快快站起來，得挨鞭子哪！——噹噹的聯隊長，在哨兵舍裏打着旋轉。——給你們一分鐘的時間，你們要把污穢的東西，完全掃除，把床鋪整理，把人的神氣振作起來。你們以爲像誰呢？哥薩克兵，是在大道上出沒着的強賊啦！

他的激怒是無邊際的，他瘋狂的把放在路邊的盛着湯的盆子蹴開。

副官亦不負於他的，紅着臉糊裏糊塗亂罵着，威風的揮着馬鞭，把懶怠的東西從床

上驅逐了。

——大領袖在閱兵啦，說不定要到這兒來的，趕緊活動。

事態不是笑話了，看到實際不能不挨鞭子的哥薩克兵，像被熱水燙着似的開始環繞地走着。柴爾尼格的名字，大衆過於知道那樣的知道了。

工作沸騰了。

——應該看看囚犯，——副官提議：——捉到些怎樣的傢伙，有知道的人嗎？不要發生給領袖看到盡是些不三不四的傢伙啦。

——誰拿鎖匙來？——柴爾尼格問着步哨：——立刻開開。

老兵慌忙地走來把鎖開了。

——司令官有時在那兒哪？他想到我等了很久了嗎？趕快給我找到送到這兒來吧！

柴爾尼格發命令：——把警備隊叫出到院子，整齊的排列着……爲甚麼不上刺刀呢？

喇。

——昨天才換班的。——老兵辯解着。他爲找司令官向着門口走去。

副官用一隻足把倉庫的門蹶開了，很少有從床上坐起來的，大部分仍然躺着。

——把門完全打開！——柴爾尼格命令了。——這兒不能黑暗的。
他看了看囚犯的臉孔。

——爲甚麼事捉來的？——向着坐在床上的老頭子尖銳地問：

老頭子站起來攙着褲子，吃驚於激烈的叫聲，稍稍結巴的默默地說：

——我自己也不知道，捉來之後，就只是坐着。一匹馬在院子不見了，那就是我的罪

——是誰的馬？——副官插嘴說：

——噯，上帝！向我借屋子的人的馬，跑走了。這兒是還債的地方。

柴爾尼格忍受的聳着肩，敏捷的把老頭子從頭上看到足下。

——拿着自己的大衣……出去！——他轉向着製酒的女人怒吼。

老頭子不能即刻相信是得到了赦免，因之他眼睛眨巴眨巴的向着副官說：

——那末，我可以出去了嗎？

這邊的點頭。又看了。——出去！出去！

老頭子把堆在床上的裝着自己的麥粉的袋子拉起來，像大桶一樣的向着門口跳出去。

——你爲甚麼被捕呢？——柴爾尼格已經審問着製酒者了。

她一面把吃着的肉包子下賤的吃着，一面喋喋的說：

——長官，有把我捉來的，這樣的不公平嗎。我是作爲寡婦過活的，因爲喝了自己製造的窩特加就捉來了，是這樣的。

——爲甚麼做私造窩特加的生意呢？——柴爾尼格問。

——不是做生意喲！——老婆婆憤慨，——司令官一來了，就得拿四瓶出來，但一個毫角子也不給啦。祇是那件事呀，喝了窩特加，不給青銅錢，纔來這就是做生意嗎？

——已經夠了，隨便到那兒去吧。

老婆婆不等再一次的命令，拉起籃子，感謝似的低着頭，出去了。留在後面的去了。

——長官老爺，上帝保佑你，你很好的過活吧。

德里尼格把眼睛睜開着，看。見這個茶房。原來怎樣呢？理由明白的，在囚犯之中是一個也沒有。祇用這件事就明白了。因為握着使囚犯自由的權能的長官來了。

——你怎樣啦？——柴爾尼格向德里尼格說：

——站起來，這是聯隊長閣下！——副官咆哮着。

德里尼格斯斯文的從床上下來，站立着。

——嘿，爲什麼進來的哪？——柴爾尼格重覆着問。

德里尼格在數秒鐘之間，把眼睛望着聯隊長的被捻起的口髭，剃得光滑的臉孔，及安上了塗着瑤瑯質的三叉槍的新「格列斯基」帽簷，但突然閃着暈暈糊糊的想頭：「說不定可以出去的。」

——因為夜晚八時過後在街上走路，所以被捕了——他說。

——好，因不能忍受的想頭而緊張着的身體及現在遲慢的樣子。

——你在深夜踟躕嗎？

——不，不是深夜，是十一時左右。

——這樣說了之後，並不想到好走的。

——去！

當這清淡的語聲掠過耳邊的時候，兩膝發抖了。

德里尼格大衣也被忘記的向着門口走去，副官已經來問其次的人。

可却金是最後的，他對於眼前所看到的事情，祇是茫然的坐在床上。所以並沒有看

到德里尼格被釋放的寬裕，他不能理解在此所發生的事件。誰也被釋放。但是德里尼格，

德里尼格……他說了是因為在夜晚走路被捕的……他拿他的事情就理解了那些事了。

聯隊長用慣例的調子，開始把站立不穩的薩里爾訊問。

——爲甚麼捉來的？

興奮而蒼白的臉孔的理髮匠，用激烈的調子答覆說：

——我是因爲做過所謂煽動而捉來的，但是煽動了甚麼，我自己始終不知道的。

柴爾尼格緊張了。

——甚麼煽動！你說做過什麼煽動了嗎？

薩里爾用困惑的樣子，把兩隻手伸開。

——不知道，祇說了署名到猶太人給大領袖的請願書上去。

——怎樣的請願書？——副官和柴爾尼格追問薩里爾說：

——是請求停止掠奪的請願書。你知道吧，我們大家都因爲遭到恐怖的掠奪，所以

我們心裏心寒的。

——知道了。——柴爾尼格遮斷他說：——在這兒寫請願書，是多麻煩的！——所以

向着副官吐出般的說：「這傻瓜關到最裏面去，帶到本部去，在那兒我和他兩個人談談吧。會知道是誰提出請願書了？」

薩里爾拚命抗辯着，然而副官激烈的揮着鞭子，痛打他的背着。

——不要說，揍死你！

痛苦的皺着眉的薩里爾退到一個角落。他一面牙齒震響着，一面辛苦的忍耐着夾痰的咽泣。

最後的，可却金站了起來。被監禁的留在倉庫中的只有他和薩里爾。

柴爾尼格站在少年的前面，轉動着他的黑眼睛說：

——嘿，你爲甚麼在這兒啦？

聯隊長在等待着對於自己的質問的鸚鵡學話的回答。

——是把鞍子的一端割了下來，想拿來做靴底。

——鞍子？——聯隊長不理會。

——家裏住了兩個哥薩克兵，我想把舊鞍子的一端割下來做靴底，所以給哥薩克兵把我捉到這兒來了。——於是抱着成爲自由之身的瘋狂的希望補充說：——假如我知道是不對的……

聯隊長輕蔑的眺望着可却金。

——不知道司令官那傢伙做些甚麼啦？把犯人抓在一塊兒是不對的！——於是向着門口怒吼着，——回家去亦好，我將告訴你的父親爽快的給你打一頓。喂，走呀！

可却金，帶着不能自信般的情緒，一面把現在還想從胸膛裏跳出來那樣的心臟鎮定着，一面把放在床上的德里尼格的大衣抓住，向着門口跳了出去。他走過哨兵舍，走過由裏面出來的柴爾尼格的後面，向着院子，又向着側門，最後向着街道溜去了。

不幸的薩里爾，無精打彩的被留在倉庫裏。他不能忍受的，寂寞的望着邊緣，不知不覺向着出口那邊走了二三步，但是步哨把進哨兵舍的門關閉了，下了鎖，坐在門邊的足穩上了。

柴爾尼亞格在門口的台階上，用高興的樣子向副官說：

——看了就得啦，怎樣啦，無事煩忙。司令官那傢伙，給他亦關兩個星期吧。嘿，出發吧。在院子，老兵整列着他的部隊。他望着聯隊長走來，報告說：

——聯隊長閣下，一切都是照常的。

柴爾尼亞格一隻足搭在鐙上，輕飄飄的跨上了鞍子。副官是馴服地走來的馬的騎者。柴爾尼亞格拉着韁繩向老兵說：

——你對司令官這樣說：他歲在這兒的廢物，全部釋放了。他在這兒鬧出的責任，得關兩個星期的。還有留在那兒的傢伙，即刻移到本部去。注意步哨！——老兵敬禮了。

聯隊長和副官兩個人，拍馬朝着閱兵式已經完結的廣場飛躍地馳去。

可却金逃過第七張棚子，站住了，他沒有再往前跑去的力量。

他在氣喘的透涼的污濁的倉庫裏的數日間裏，已經疲倦了。不能回家去的，假如到布爾傑克那兒去，要是有誰知道了，那全家都會弄得亂七八糟的。噯，到那兒去好呢？

不知道，怎麼樣才好的他，把野茶園及各屋子的內院留在後面的走去。當襖胸膛碰着，不知是誰家的圍牆的時候，才漸漸地回復了自我。

仔細一看又茫然了，——在把高板張着的棚那邊，是造林所長的院子，疲倦復疲倦了的足，是甚麼把他運送來的呢？他想到了要跑到這兒來嗎？不。

然而爲甚麼又到了造林所長的房屋旁邊呢？

那是不能答覆的。

稍稍休息一回後，又不能不考慮以後的身子的處置。在院子裏有木造的亭子，在那兒想誰也不能看到的。

可却金爬上去，一隻手抓住板子的外面而登上到棚上，剎那間跳入了院子裏。他眺望着樹蔭隱翳的家那邊，向着亭子走去，亭子四方敞開着。夏天雖然帶着野葡萄的辛味，但是現在甚麼都是光着身子的。

轉過來看看棚那邊的時候，已經是遲了。在他的背後，可以聽到瘋狂般的犬吠聲。一

匹大犬，從家那邊沿着落葉鋪滿着的小徑，一面發出利害的叫聲，一面望着他走來。

巴瓦爾把身體向前傾着。

最初被襲來的時候，用足蹣跚了。然而看到犬又要襲來的樣子了。正在懸念這鬥爭的結果，將是怎麼樣的時候，巴瓦爾聽到了曾經聽過的叫聲。

——托列左爾！

特里亞走上了小徑，她捉到頸輪把托列左爾拉開之後，向着兀立在柵邊的巴瓦爾說：

——爲什麼到這兒來了？哪沒有被犬咬嗎？我多高興……

她含言不說了，她的眼睛睜大了，在不知之間偷偷進這兒來的這少年，噯，怎樣的相似！

——知道嗎？知道是我嗎？

——知道嗎？知道是我嗎？

去。

特里亞發出叫的聲音，忽然走近着可却金。

——巴瓦爾夏，是您嗎？

托列左爾，聽到叫聲以為這是跳去的信號，猛然的一跳就跳到前面。

——走吧！

接着特里亞二三拳頭的托列左爾，不高興似的捲着尾巴，向着屋子那邊偷偷的走

特里亞握着可却金的兩隻手，開口說：

——身子自由了嗎？

——那件事，您知道嗎？

特里亞依然不能鎮定沸騰着的想念的，激烈的答覆說：

——我甚麼都知道了，里莎給我說了。究竟爲甚麼到這兒來了呀？您被釋放了嗎？

可却金用疲倦了的樣子答覆說：

——是假釋放的，逃來的，沒有錯的現在正在找我哩。並沒有想到的到這兒來，我是想在亭子裏面休息休息，——這樣說過之後，詭異似的補充說：——非常疲倦了。

她暫時把他跳望着。剎那間憐憫的燃燒般的愛混合着心跳的歡喜的情而把他手緊緊地握住。

——巴瓦爾夏，可愛的巴甫卡，……分也分不開的好人，我，我愛您了，……知道嗎，……我的頑皮孩子，爲甚麼那時要回去呢？從此以後到我家裏來，到我的地方來，無論有怎樣的事情，也不要離開了！家裏很靜的，想住就任性的住吧。

可却金拒絕似的搖着頭。

——假如在那兒找着了您，您想最後會怎樣呢？那樣的事情，不能夠喲！
手上的每個指頭，更強烈地捏得緊了。眉毛戰慄着，眼睛閃着光。

——假如不來，您的臉孔此後亦看不到了。亞爾喬姆還在的，他被警備兵押上機關車了，鐵道職員全部動員了，究竟您打算到那兒去呢？

可却金明白了她的懸念，而且不能把這可愛的處女陷於危險的情感，把他抑止了。一切經過來的事情，喚起了疲倦。休息了，又惱於飢餓了，他屢屢了。

在他坐在特里亞房子裏的沙發上的時候，廚房裏面，母親和女兒在交換着談話。

——「媽媽，您知道可却金，現在在我的房子裏嗎？我的學生約翰！他甚麼都不隱瞞的說了。他是因為放走布爾什維克的水兵而被捕的，逃來的啦，沒有隱瞞的人家啦。」

她的聲音顫動着，——媽媽，請求您，您說可以吧，以後就住在我家裏好嗎？

她的眼睛，請求似的望着母親。

母親偵探似的望着她的眼睛。

——好，並不反對的，但是把床攔到那兒呢？

特里亞臉孔緋紅了。興奮而驚恐的問答說：

——就睡在我房子裏的沙發上吧，不給爸爸說不可以嗎？

母親望着低着頭的特里亞的眼睛。

——慫哭的原因，就是這嗎？

唔。

——他還是小孩子哪。

特里亞發躁地拉着外衣的邊兒。

——就是那樣好啦……假如不逃出來，和大人一樣的被槍斃呀。

埃卡柴里娜·米合羅維娜，因可却金住在家里而驚恐着。他被捕過，特里亞對於這個少年毫無疑問的是傾注了同情，所以因向來不知道他的出身，而使她不安。

所以特里亞被細細的憂慮所捉住了。

——媽媽，不洗澡是不行的，我即刻來準備吧。真的火夫似的墨黑啦，他很久沒有洗澡了。

她匆匆忙忙的來去的走，或生着澡塘的火，或準備着襯衣，於是忽然走去，理由也不說的捉住巴瓦爾的兩隻手帶到澡塘去。

——不完全脫光是不對的。嘿，在那兒有衣服啦，您穿的，拿去洗吧。嘿，穿這件呀，——她一面說，一面指着桌上。在那兒，整齊的放着一件白綢襟的青色水兵服和一條大的褲子。

巴瓦爾不思議似的環視着，特里亞堯爾的笑着。

——这是我的化裝跳舞會的衣服，您一定合穿的。那末，一個人好好的洗吧。您在洗澡的時候，我得做飯啦。

她把門巴達的關起了。她並沒有這樣那樣的。可却金草率的把衣服脫下來走進澡盆裏。

一點鐘之後，母親和女兒和可却金三個人在廚房裏吃飯。

餓得發慌的巴瓦爾，不知不覺間，吃完了第三個皿了。他最初對於埃卡柴里娜·米哈羅維娜是客氣的，但剎那間，看到她的沒有隔膜的態度就安心了。

吃完飯之後，大家集在特里亞房子裏的時候，巴瓦爾因為埃卡柴里娜·米哈羅維

娜的祈求，敘說了自己所經歷的苦難。

——以後先打算怎樣呢？——埃卡柴里娜·米哈羅維娜問：

巴瓦爾想了說：

——想會會亞爾喬姆，以後由這兒逃走出去。

——到那兒去？

——打算偷偷地逃到烏馬尼地方，要不是，基也輔亦可以。雖然自己亦還不清楚，但是無論有甚麼事，亦得逃開這兒的。

巴瓦爾不能相信這樣的突然的變化：今朝還在食料品的倉庫裏，現在就在和特里亞並排地坐着。衣服輕飄飄的，所以比甚麼亦「自由」。

看吧！時時轉變的生活，是多麼無窮盡！假如看見分別不清的黑暗，那末又看見了陽光的微笑。假如不被再逮捕的憂慮窘迫着，那末，他是現在的幸福的少年了吧。

然而現在，他住在這兒的期間，住在這大而靜的屋子裏的期間，說不定也被襲擊的。

不能不逃到那兒去的，但是祇有留在這兒……

所以怎樣也不想離開這兒了。猶孺！當着讀英雄賈里巴爾季傳記的時候，是怎樣的有興趣呢？怎樣的羨慕他呢？但是賈里巴爾季不是過着痛苦的生活嗎？不是到處被追逐嗎？可是巴瓦爾只有七天嘗試到了非常的苦痛，就完全似乎經過一年了的神氣。

巴甫卡怎樣也不能做大英雄的。

——您想些甚麼呢？——特里亞把身子倚在他的身上問：有着濃濃的青色的她的眼睛，在他以為是沒有底似的。

——特里亞，談談富利思棋卡吧……

——請談吧。——她活潑的說：

——……所以，以後不回來了。——他好容易的才把最後這句話說出來。

在房子裏面，可以聽到鐘的喀琪喀琪的聲音。特里亞低着頭，一面現出就是現在亦要哭泣的樣子，一面要說「不」那樣的咬着嘴唇。

巴瓦爾眺望着她。

——今天，就不能不離開這兒的。——巴瓦爾乾脆的說：

——不好，不好，今天那兒也不要去！

她的纖細而軟柔的指頭不要聽他說話似地，悄悄地搔着他的頭髮，愛撫似的引拉着……

——特里亞，幫助我吧。到機關庫去打聽亞爾喬姆的消息，並且希望您把我寫好的東西交給賽略西加。手槍是放在家裏的鳥巢中的，因為自己不能去，所以要賽略察才能把那拿到手哪，給我做嗎？

特里亞站起來了。

——我就到斯哈里可那兒去，還要到機關庫去找里莎哩。寫手條兒吧，因為要交給賽略西加。他住在那兒呢？假如他說要來，又說您住在那兒呢？

巴瓦爾想了之後答覆說：

——在太陽落山的時候，自己拿到院子裏來。

特里亞很晚才回來，巴瓦爾睡得很熟了。她用手推他，他醒來，特里亞喜悅的微笑着。

——亞爾喬姆就要來啦。現在才到的。里莎的爸爸做保證人，他得到了一點鐘的自由。車頭在車庫裏等着。我沒有說您住在這兒，我祇說了有很重要的事。喂，來了！

特里亞向着門口走去，亞爾喬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釘子似的釘在門口。特里亞因為不要給患熱病在書房睡着的父親聽到，所以從他的後面把門關了起來。

亞爾喬姆用兩臂抱着巴瓦爾，他的骨頭吱吱的響。

——兄弟巴甫卡！

* * * * *

談話之中決定了巴瓦爾明天出發。亞爾喬姆拜託布爾傑克把他藏在克薩基去的車頭裏。

平常粗暴的亞爾喬姆，亦因憂慮不可測知的弟弟的命運而不安靜着。現在在他再

幸福沒有了。

——那末，明早五點鐘到材料場來啦，因為要把柴堆到車頭裏，在那時一塊兒上車呀。不能談話了，到了回去的時候，明天送您去，我們編制在鐵道大隊裏，和德國軍隊占領的時候一樣，始終被警備兵看守着工作啦。

亞爾喬姆告別走了。

望着望着，黃昏遮蔽的來了。賽略西加到了院子的圍牆那兒。可金在等待着，在薄暗的房子裏由這個角落到那個角落的來回走着，特里亞和她的母親到托曼諾夫那兒去了。

在黑暗中，會到了賽略察。相互緊緊地握着手，圭里亞也來了，三個人小聲地在談話。——沒有拿手槍來，您家的院子，住滿了伯托留拉的軍隊。馬車並排着，到處燒着火，怎樣也不能爬到樹上去的，完全失敗了。——賽略察辯解着。

——那樣也很好啦。——巴瓦爾安慰着他，——那樣說不定還好哩。在路上查出來

了，是要把頭砍下來的，您拿吧，一錠嘯。

圭里亞把身子靠近他說：

——您幾時出發呢？

——明天嘯，圭里亞，在天未亮的時候。

——但是您怎樣逃出來的哪？說給我們聽吧！

巴瓦爾敏捷地小聲的敘說自己的苦難。

三個人沈着思念告別，賽略察笑話亦不說了，興奮了。

——巴瓦爾，路上珍重嘯。不要把我们忘掉了！——圭里亞好容易的才說：

背影，剎那間就消失在黑暗裏。

家中是靜寂的，祇有時鐘一面在刻着顯明的足音，一面在移着步伐。兩個人都沒有想到睡的，祇有六點鐘就要分別了，而且這說不定是永遠的分別哩。兩個人，在這僅少的時間裏面，怎樣能夠把自己心中所抱着的山似的想頭和語言說完哩？

春青呵！在心臟的激烈鼓勵中所感到的漠然的東西，而還不知道情慾，使不知不覺的觸到友人的胸的手戰慄而推開的年青的友情，防禦最後防線的無限美麗的青春呵！還有像抱着頸子的可愛的的手臂那樣的；像觸電似的灼熱的接吻那樣的可愛的東西嗎？

自相好以來，這是第二次的接吻。可却金，除母親之外，不僅沒有一個愛他，反而總被毆打着。祇有在她身上感到了一種強烈的愛撫的感情。

在逃出來的殘酷的人生中，有着這樣的喜悅了！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到這處女，是最大的幸福！

他聞到她的頭髮的香氣，所以又像看到她的眼睛一樣的。

——特里亞，我非常愛您啦，愛到沒有話可形容了。

他的思想紛亂了。是怎樣軟柔的身體……但是，青春的友愛，是高聳在一切東西的上面的。

——特里亞，我假如可以醫治煩亂，一定能做機械工了。假如您不討厭，假如您是真

心，不是一半玩笑的，那末，看我做您的好丈夫吧。不管有怎麼樣的事情，會打您嗎？假如有甚麼傷感情的事情，那末，就是生命亦可以犧牲啦。

兩個人顧慮到抱着睡覺會被母親看到發生誤解，於是分開睡。

在相互堅決發誓「不要忘記，」「會忘記嗎？」的時候，天已經矇矓的亮起來。

「清早，埃卡柴里娜·米哈羅維娜，把可却金搖起。」

他急忙的在潮濕的朝霧中向着車站走去，繞着彎到了柴倉了。亞爾喬姆在柴山積着的車頭旁邊，現在來吧，現在來吧的等得疲倦了。

雄壯的車頭「卷」號，被發出秀秀的聲音的蒸氣之球所包圍着，而緩慢的走近來。布爾傑克從車頭上的窗中把頭伸了出來。

揮着手告別，緊緊的的獨往車頭鼻降口的扶手，走上去。回過頭來看。

在鐵道旁邊，站着常看到的兩個人影，在亞爾喬姆的直挺挺的影旁，立着特里亞的整齊的小影。

風含着怒氣把她的上衣角吹起了，叭噓叭噓的敲着她的栗色的頭髮，她揮着手。亞爾喬姆用側眼望着忍着咽泣的特里亞而嘆息着。

瓜。——我是無比的傻瓜啦，她的絲綫緩了嗎？兩個，一個。巴瓦爾這傢伙，這不安分的傻瓜。

火車繞着彎去了，亞爾喬姆向特里亞說：

中。——喂，怎樣哪，不是朋友了嗎？——於是特里亞的可愛的手隱藏在他的粗大的手

從遠處傳來了增加速力的火車的響聲。

第七章

有一整個星期，這小市給戰壕和防禦的金屬鐵絲網環繞着。在蘇醒或入睡的時候，都可以聽見隆隆的砲聲，和步槍噠噠的歌聲，只有深夜裏稍微靜寂些。有時候就在深夜裏，也聽得見一兩聲步槍的驚動的回聲。這反抗的力量，是來偵探彼此的祕密的。一到了黎明時份，大家又開始繞着車站上的大砲走，烏黑的砲口，吐出可怕的忿怒。大家急忙地重新把砲彈裝滿進去，砲手把繩一拉，大地便震顫起來。離開市上三俄里的一帶鄉村都給紅軍佔領了。砲彈飛出時，發出了尖銳的悲泣聲，使每條小徑都發抖了。當着它落下來的時候，整個大地都給爆裂了。

紅軍的槍砲，是隱藏在一個年老的波蘭修道士的院子裏，它是位置在這鄉村中心的一個較高的土墩上的。

察摩斯丁同志，陸軍砲隊的軍需官，已經醒來。他曾經把頭靠在槍柄上睡覺過的，他

用力縮緊了腰帶，結牢了他那沉重的包裹，注意聽着砲彈的響聲，準備衝鋒。天井裏充滿了他的呼喊聲：

「起來！同志們，你們明天再好好地睡覺吧。」

砲兵都靠在他們的武器旁邊睡着。他們一聽見命令，就跳了起來。其中只有西多爾察克延遲了，他垂頭喪氣的，抬起自己的昏沉沉的腦袋，說：

——什麼，天還沒有亮，他們又在惡作劇的準備呀。見鬼，多麼可憐！

察摩斯丁笑了：

——斯多爾察克，他們雖沒有良心，可是你要睡覺，他們也不會咒詛的。

砲兵都起來了，騷動了。

過了幾分鐘後，修道院裏在用大砲的吼聲，和子彈的爆裂聲回答着市上。

在那高聳着的砂糖工場的烟鹵上，搭作幾塊木板，作為辦公室，裝着電話機。他們都是從烟鹵內的鐵梯爬上去的。

整個市上展開在他們面前，勝利已經像落在了他們的掌中似的。他們瞄準開砲，他們看得見紅軍的一舉一動都在包圍着市上。今天才使他們看見了布爾什維克的偉大的行動。通過他們的眼睛，看見自己軍隊的活躍。砲火沒有中止過。一輛鐵甲列車慢慢地在軌道上蠕動，開向着波特斯克車站，後面跟着一排步兵。紅軍幾次向前衝鋒，想佔領市上。可是它的保護者，早在近郊嚴密地防禦着。一陣爆裂的槍彈和砲彈，雨似的從戰壕裏掃過來。空氣中充塞着瘋狂似的蓬蓬的槍聲。在總攻擊的一刹那，激起了不間斷的怒吼聲，是到達最高度的怒吼，再也沒有法子產生這種殘無人道的罪過了。他們是用子彈在阻止，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退却了。在田野上，遺留着許多不能活動了的軀體。

今天朝市上飛來的砲彈，漸次地執拗地增加了。大氣在砲聲的不安中搖動着。從工場的烟鹵的高處看下來，看到了臥在地上，一面蹣跚着，一面頑強地前進着的布爾什維克的散兵線。車站，現在給他們佔領了一部分。近衛兵雖然把所有的豫備兵，全部參加了戰鬥，可是，那樣，也不能彌補在車站上產生的裂痕。捨身奮勇的布爾什維克的散兵，奔流

的捲到車站上的道路。

在市外的院子裏和菜園裏，構築最後的障地，防備車站的近衛狙擊兵第三聯隊的伯托留拉兵，受到正面的凄慘的打擊而退却，四散的，紛亂的向着市上退却。紅軍的散兵線，不與他們以轉念而站住的間隙的，揮着刺刀把遮斷哨所一掃，佔領了舖道。

布爾傑克的全家，在正午的時候，和附近的相好的人們一齊隱藏在地下室裏，可是，怎樣也不能把賽略察阻住的。他「上去上去」的爬上了。他亦不聽母親的反對，從冰冷的洞穴中匍匐的出去。在屋子的旁邊，裝甲自動車，一面發出喀喳喀喳的聲音向四面掃射，一面通過去了。從它的後面，着急的伯托留拉兵，接二連三的散開隊伍走去了。一個近衛兵，走進了賽略察家裏的院子，他像患着瘡疾似的狼狽地把子彈盒和鐵兜和槍解下來，跳過牆把身子隱藏在菜園裏。賽略察決心要看看道路上。伯托留拉的兵隊朝着西南車站走過路上了。裝甲車掩護着他們的退却。接着市上的舖道，是空虛的。這樣的在望着之間，一個紅軍兵士跳上了道路，他俯伏在地上射擊舖道的那方面，接着他，第二個，

第三個……在賽略察望着之間，他們一面屈着身子前進，一面射擊着。在襯衫上面纏着機關槍子彈帶的晒黑了的一個中國兵，一面張開發紅的眼睛，一面兩手握着手榴彈，毫無畏怯的走來。還有一個完全是少年的紅軍，也站在前面，一面提着手機關槍，一面衝鋒的走來。這是最初衝進市上的紅軍部隊。歡喜的感情捉住了賽略察。他跳上鋪道上盡力的叫喊着：

——諸位同志，萬歲！

不意爲人乘間的中國人，險些把他打倒了。他用利害的姿勢向着賽略察跳來，可是因爲這少年的跳躍喜悅的樣子，不由的站住。

——伯托留拉，逃到那兒去了？——中國人哈亞哈亞的問他。

然而，賽略察沒有聽懂他所說的話。他驀地走進院子拾取近衛兵所扔棄的子彈盒和槍追在散兵後面跑去。大家開始狂瀉的衝向西南車站的時候，才注意到他的存在。把幾輛滿載着砲彈，軍需品的軍用列車截開着，把敵人追逐到森林中的他們，爲着休息及

部隊再編成，停止在那地方。年青的機關槍兵，走近賽略察，不思議似的問：

——同志，從那兒來的哩？

——我是本地人，是這市上的人，我祇是在等着你們的來喇！

賽略察被紅軍圍繞着。

——我認識他的，——中國人莞爾的笑着。——他叫喊着「諸位同志，萬歲！」他是

布爾什維克的年青朋友喇。——他拍着歡天喜地的賽略察的肩膀說：

賽略察的心臟，喜悅地在跳動着。他即刻參加進去了，他和大家一齊的拖着上了刺刀的槍向前衝鋒而占領了車站。

市上潮水似的興湧了。

連生存想頭也沒有了的市上的人們，從地下室裏，從洞穴中匍匐地爬出來，想看看衝進市上來的紅軍部隊。大家都跳到門那面去了。亞特尼娜·瓦西里瓦娜和瓦里亞，看到了混在紅軍隊伍裏和大家並肩前進着的賽略察。他帽子也不戴的，身上細着子彈



袋，背着槍走着。

亞特里娜·瓦西里瓦娜，吃驚的拍掌了。

因為賽略察——自己的兒子參加了鬥爭。哦，做那樣的事情，不是即刻就了結的。想想看吧！——背着槍在市民的眼前走過去，以後會遇到怎樣的事呢？

被這樣的想頭所抓住的亞特里娜·瓦西里瓦娜，不久，她已經怎麼也不能忍受的叫了：

——賽略西加，不回家嗎？別優柔不斷啦！這沒用處的，要打仗，就以母親做對象吧！——這樣說着，她想阻止兒子的向着那邊走去。

可是，賽略察，幾次被她牽着耳朵的賽略察，粗暴的望着母親，認為恥辱的一面紅着眼睛，一面拒絕。

——不要叫啦！我在這裏那兒也不去呀。——他並不停止的走過去。

亞特里尼·瓦西里瓦娜吃驚了。

——唔，對您的母親，說些甚麼呀！好，就那樣吧，以後不要回家來。

——能夠忍受嗎！——賽略察回頭也不回頭的接連的怒吼着。

亞特里娜·瓦西里瓦娜茫然佇立在道路旁邊。晒黑了的滿身塵埃的戰士們，打旁邊走過去。

——媽媽，不要哭呀，兒子將來可以做委員了。——聽到了誰的莊重的戲弄的聲音。在小隊中撒發着愉快的笑聲。強有力的歌聲，在中隊的前面湧起來了。

雄壯的步伐，

同志們，脚步和着脚步，

在鬥爭中抖起精神來，

我們是爲了我們自由的國土而戰。

各部隊走在強有力的歌聲後面，在全體合唱中，混雜着賽略察的啞而高的聲音。他找到了新的家庭。而在那裏面，多了他，——賽略察的一支槍了。

在列西金斯基的門牆上，貼着一張厚的白紙，上面簡單的寫着「革委」二字。和那並排貼着的，是火一樣的標語，上面畫的紅軍的手指和眼睛向着左邊的讀者的心胸，辭句是：

「你願參加紅軍嗎？」

在夜晚，師團政治部的部員，在到處張貼着這不語的煽動者，訴之於秀拍特甫加市的全勤勞者最初的檄文也貼在那兒。

「同志們，無產階級的軍隊已經佔領了這市上，蘇維埃政權也給恢復了。我們切望市民維持秩序。血腥的匪賊，已被驅逐，可是爲着不要使他們再來，爲着徹底的剿滅他們，希望你們趕快參加紅軍，希望你們盡全力來擁護勞動者的政權。市上的軍事權，是委托在衛戍隊的首領手裏，市民權是委托在革命委員會的手裏。

革命委員會代表托羅米克」

新的人們出現在列西金斯基的屋裏，到昨天爲止，因而斷送生命的所謂「同志」這言辭，今天一進去就聽到了。難於形容的強有力的革命的言辭「同志」

德里尼克睡眠也好，休息也好，都忘記了。

木工調節了革命政權。

在別莊的小房間的門上，貼着一張紙條。上面有用鉛筆寫的草字——「革命委員會。」這裏面，住着鎮定的緊嚴的伊古拉柴瓦同志，她和德里尼格，是被師團政治部主任組織蘇維埃政權諸機關的。

協助者們，一整天坐在桌子的旁邊。得伊布來達，發出吧吱吧吱的聲音，組織了糧食委員會。委員的達伊季基伊，是一個性急的神經質的男人。達伊季基伊在砂糖工場，做機械工的見習。他在蘇維埃政權堅固的初期，就用波蘭人獨特的頑強，把祕密的對於布爾什維克拖着憎惡的工場管理部的貴族的了不起的人，開始毆打了。

他在工場的集會上，一面激昂的擊着講台上的桌子，一面向圍繞自己的勞動者，用

波蘭話，說出了猛烈的難於和解的話語。

——就不說亦知道了，——他喋喋的說：——到現在為止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我們的父親，我們自己，一生都爲着討厭的波多基家裏而承耕着。我們給他們造了宮殿，可是，哥薩克首領的伯爵先生，他們拿甚麼報酬了我們呢？不是爲着饑餓，祇是還沒有死的做到底嗎？

——波多基伯爵和沙古西加侯爵，究竟有多少年，騎在我們的背上馳騁呢？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同樣在我們波蘭人之間，爲着波多基而被細綁的勞動者，也決沒有一點兒那樣的。可是，怎樣哪，在勞動者裏面，擴大着這樣的傳說，就是諂媚伯爵的人們傳佈說：蘇維埃政權，要把勞動者全部咬的壓碎哪。

——諸位同志，這是無恥的中傷，各種民族的勞動者，像現在一樣獲得政權，是一次也沒有過的。

——所有的普羅列達里亞，都是革命的，所以要捉住紳士們這一點，是可以保管的。

——他的手描着弧形，擊在講台上的桌子上。——是誰離開我們的各種民族呢？是甚麼樣的傢伙，使兄弟們流血呢？自古以來，皇帝和貴族，就唆使波蘭的老百姓和土耳其人做敵對，所以，無論甚麼時候，也是一個民族，希望襲擊而掠奪其它的民族。以前多少的民族破滅了！發生了多少的不幸了！那是貴族，地主，資本家所造成的呢，還是我們普羅列達里亞所造成的呢！那些事情甚麼都完了，現在，是那些毒蛇們，繳納年貢的時候了。布爾什維克向全世界投下了對布爾喬亞革命的語言。「全世界上的普羅列達里亞，團結起來！」這是我們的救星，是對於幸福生活的我們的希望。打倒布爾喬亞！諸位同志，團結起來！

——現在波蘭成爲了共和國，祇是波多基不在的蘇維埃波蘭共和國。不剷除他們的根，是不行的。我們自己成爲蘇維埃波蘭共和國了。在你們裏面，有知道布羅克·布達西斯基的人嗎？他是革命委員會任命爲我們的工場委員的。成爲國際的××了哪，我們的××來了哪。所以諸位同志，不要聽那些披着猫皮的毒蛇所說的了！假如我們勞動者，能信賴，能援助，那末，可以成爲××的兄弟了。

烏拉夫從他的率直的勞働者的心的深處，把這種新的話語吐了出來。

青年們不由的一面發洩着同感的話語，一面目送從講台上下來走去的他。

祇有年老的男人，不敢說話，誰能夠保證明天布爾什維克不退却呢？因為要是退却了，那對於自己多嘴的每句話，都必須算賬的。雖然可以免掉絞首，可是要由工場攆出來，是不消說得的。

教化委員，是瘦瘠的，現出整潔的樣子的教師柴爾羅比斯基。他是在目前本地的教員之間，唯一的獻身於布爾什維克的人。特務中隊在革命委員會的旁邊排列着。那兒的紅軍們，是革·委的當班的。黃昏時候，在進口的院子裏，緊張的架着馬克西姆式機關槍，那保彈帶，盤曲着排在彈口的近處。

拖着槍的兩個兵士，和它並排地站着。

伊古蘭柴瓦同志，向着革·委走去。她的眼睛盯住一個少年的紅軍問着說：

——同志，你幾歲了？

——十七歲。

——本地人嗎？

紅軍莞爾地笑。

——喂，你是在啪啦的時候進隊伍來的嗎？

伊古蘭樂瓦凝視着他。

——你父親做甚麼呢？

——是司機助手。

德里尼格和甚麼地方的軍人，一塊兒走進側門。伊古蘭樂瓦向着他那邊說：

——對的，找……找到了地域委員會的妙手，是本地人。

德里尼格對着其來利和沙爾格使眼。

——那裏的小孩，噯，塞哈爾的兒子嗎？好，給我吧，使少年堅強起來吧。

賽略察詫異似的眺望他。

——那末，中隊那方面呢？

已經走上台階的德里尼格說：

——那邊，我們甚麼都做呀。

在第二天的晚上，創立了烏克蘭革命委員會。

新的生活，想亦沒有想到的，急速地衝進來了。那滿足了他的一切，他在從前怎樣也沒有過的旋渦中迴轉着。賽略察自己的家就在旁邊也不管的，那樣的事情，全給忘掉了。他，賽略察·布爾傑克，是布爾什維克了。所以他因此已經幾次的從褲子裏把細長的白紙拿出來眺望。因為在烏克蘭革命（×××）委員會的用紙上，寫着他賽略察，是××黨員，是委員會書記。可是，假如雖是那樣也不能相信的話，那末，請看，在捆在腰間的皮帶上，佩帶着的用防水布製的，裝着親愛的巴甫卡贈送的手槍的盒子就可以了，而且還有這樣真確的×員徽章。噯，遺憾的是巴瓦爾夏不在！

賽略察，每天都爲着革命委員會所委任的事件而奔跑，伊古蘭柴瓦時刻在等着他。

因為是兩個人領收革命委員會的文書和報紙到車站上的師團政治部去的時候。他捷足的跑到外面，一個政治部員，在革命委員會的門前，準備汽車在等着。

到車站是相當遠的，蘇維埃烏克蘭第一師團團本部和政治部，是在車站上的列車中。伊古蘭柴瓦利用坐車的空閑，質問的對賽略察說：

——你在少年人裏面，做些甚麼事呢？組織好了嗎？應該把勞動者的小孩組織起來。在最近裏面，整頓×××的青年團體是必要的，明天制成×××印刷吧，還要在劇場招集青年開會……在政治部無論如何給我介紹烏斯琪諾瓦金吧，在你的同志裏面做事的那個女人啦，一定呀。

烏斯琪諾瓦金是個剪斷了濃髮的十八歲姑娘，穿着茶褐色的嶄新的制服，腰上捆着一條細小的皮帶。賽略察從她得到很多新的知識，而且約好了要她幫忙着他的事業。分別的時候，她把包着文書的包裹，交給他。其中，關於×××的綱領和規約的小冊子，是特別多的。

夜深，二個人回到革·委裏，圭里亞在院子裏等待着，她跑近賽爾格哀痛的說：

——這是個傻子啦，怎樣哪，和家裏完全斷絕關係了嗎？媽媽因為你，每天哭泣着。父親是父親，不是搖擺着嗎？現在還沒有完嘞！

——不要緊的，圭里亞沒有回家的空閑，的確沒有空閑。今天也不能回去的，唔；我有話要和你說，到我那兒去嗎？

圭里亞想着：「這是我的弟弟嗎？」他像看錯了那樣的變了，完全好像給誰上了電氣似的。賽爾格讓姐姐在椅子上坐下之後，即刻用爽快的調子開口說：

——要說的，並沒有別的，就是要你參入××××。知道嗎？是××××。我現在是那方的代理議長。不相信嗎？讀這看吧！

讀完了的圭里亞，困惑地望着弟弟。

——我參加同盟，做些甚麼呢？

賽爾格張開着兩隻手。

——做甚麼甚麼，也不要做哪？姐姐！我這樣做，幾個晚上也沒有睡的。××是必要的，伊古蘭柴瓦在劇場裏招集大眾，講演關於蘇維埃××的事情。唔，在那兒，我也得演說了，我總是有事哪。那末，怎樣參加同盟這件事？

——在我甚麼也不說的，可是，媽媽。在我做那種事的時候，就會生氣呵。

——圭里亞，不要想媽媽的事吧，——賽略察反對——在媽媽，是不明白這件事的。她祇知道要自己的小孩，常在身邊。在媽媽這末大的年紀，是不能革命的，最多不過同情吧了。可是，她又會以為讓自己的小孩去參加戰爭，那不如讓其他的人們去好哪。所以，那究竟是對的嗎？你記得巴甫卡和我們說的話嗎？看巴甫卡吧，他對母親，不是連回頭也不嗎？而且，現在才如我們所想的，一樣，在世界上，有了生活的權利了。哦，圭里夏，不至於拒絕吧？是這樣做，不是很好呀？要像你在女子裏面，我在少年裏面，做起事來一樣的啦。紅毛的克里姆嘉這傢伙，今天也想等在路上捉住我啦。喂，怎樣參加我們嗎？不參加呢？呵，這裏有書的，上面寫了那些事了。——他從袋子裏把書拿出來交給她。

圭里亞的眼睛不離開弟弟的，小聲地問：

——可是，假如伯特留拉軍又來了，那怎麼辦呢？

賽略察開始想起了這個問題。

——我當然和大家一起離去。可是，你怎樣做才好呢？那會使母親遭到不幸呀。——
他沉默着。

——不要給媽媽知道，也不要給誰知道，給我參加你們吧。賽略察，祇是當作我和你之間的事情，而於××，甚麼也有幫助的話，那亦好呀。

——對的，圭里亞。

伊古蘭柴瓦進到房裏。

——這是我的姐姐圭里亞，是伊古蘭柴瓦同志。我們兩個人在談到主義的問題，雖然是很適任的，可是，那，祇是我的媽媽要麻煩啦。不要給誰知道的參加進來可以嗎？我們談到假使要退却似的，那末，當然囉，我是背着槍，可是，姐姐，他說媽媽是可憐的。

伊古蘭柴瓦坐下在桌子的一邊，誠實的在聽他的談話。

——好的，那是好的。

市上，看到貼着的開會通告而集起來的青年們，把劇場擠得滿滿的，喀呀喀呀的噤噤着。砂糖工場的勞働者巴德搖鈴了，大廳的大部分，是學生——中學生，女學生，小學生。與其說他們是來開會的，不如說是想看演劇而被引到這裏來的。

好容易的幕開了，現在剛到的縣委員會書記長拉季同志，出現在講台上。

他是個消瘦而矮小的人，鼻子尖尖的，他把滿廳的目光集中在一身上，大家嚙着吐沫聽他的演說。他說到國內各地的鬥爭，而「青年喇在×××的周圍團結起來吧」的叫喊着，他用真正的演說家的口調喃喃着。在他的演說辭中，很多「正統派馬格思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啦」的大家不明白的名詞。

演說完結的時候，他爲狂風似的掌聲酬報着。他走下來，讓賽略察講話。

賽略察擔憂起來，沒有好說的。「說些甚麼呢？拿甚麼事來說呢？」他爲連找話語也

找不着這件事苦惱着。

伊古蘭柴瓦漕出救命船，在桌子的旁邊小聲地說：

——講關於×××的事吧。

賽略察一跳，移到了實際方法的問題。

——諸位同志，因為你們甚麼都聽到過了，所以這次組織×××是必要的。你們有贊成的沒有？

大家都掃興了。

烏斯金瓦金來援助，她向聽家談到了莫斯科的青年組織，賽略察躊躇的站在旁邊。看到大家對於細胞組織的態度的欲嘔的他，憎惡的環視着大廳。沙里瓦諾夫，一面輕蔑似的望着烏斯金瓦金，一面對里沙·思哈里可在囁嚅些甚麼的。前排，在鼻子尖上擦着白粉的女學校的高級生，一排的坐着，一面狡猾的向四處幌着眼睛，一面相互在談話。在舞台進口的角上，站着一隊年青的步兵。賽略察在其中看到了一個臉孔熟悉的機

關槍手，他坐在脚光的旁邊，帶着神經質不能鎮靜的樣子，憎惡的眺望着裝模作樣的里沙·斯哈里可和安娜·安托莫甫斯卡亞。女人們不忌憚的和自己身邊的人們在談話。領悟到大家並不在聽自己的談話的烏斯金諾瓦金，清淡的結束着演說，把地位讓給伊古蘭柴瓦了。聽衆對於伊古蘭柴瓦的沉着的演說而靜止了話聲。

——諸位青年，——她說：——我希望大家把在這裏聽到的事，仔細考慮，同時判斷它。因為我相信，在這裏面，不單是些×××的觀客，而成爲它的積極的參加者的人，亦是有的。門是爲你們開着的，專心的在期待着你們，不管怎樣，請盡量發表意見吧！有想做我一樣的人嗎？

大廳又爲沉默籠罩着。突然，聲音從後列發出了。

——給我說話吧！

於是，小熊似的米雪·列甫柴哥夫推開人波向着舞台走來。

賽略察喜悅的笑着。

——諸位同志，看這個人吧！——他忽然大搖大擺跳到舞台中間。——我說的對哪？米雪加，是我們的朋友，他的父親，是個轉轍工，在列車的下面被輾死了。因而，米雪加不能上學了。可是，怎樣啦，他雖然中學校也沒有結束，可是，不是即刻就接收了我們的事業嗎？

大廳裏騷擾着，聽到了叫喊的聲音。藥局主人的兒子，拚命把頭髮捲着的中學生阿克蕭夫，要求發言。因為米雪加被搗住了制服，所以他開始了。

——對不起，同志，我不知道你向我們要求甚麼的是說要我們幹政治嗎？幹那樣的事，要是讀書就好哪。我們必要的，是中學校畢業啦。要是創設運動會，或像讀書會似的，那又是別的話了。可是，幹政治的結果，是殺頭呀。對不起，我想贊成那樣等的人，一個人也沒有吧。

笑聲在大廳裏響透着。阿克蕭夫從舞台上跳下來，坐下。年青的機關槍手，代替他站起來。粗齒的把帽子推到額頂，對着一排坐着的人們，投射了燃燒着憤怒的眼光的他，充

溢着力的怒吼：

——混蛋！有甚麼好笑哪？

他的眼睛，是二個燃燒着的炭火似的。深長地吸過氣的他，憤怒的戰抖着而饒舌說：

——我是熱火的伊凡，我是個不知父親亦不知母親的流浪兒。我是個乞丐，在棚架的下面，繞來繞去的。肚子甚麼時候都是空的，到那兒也沒有藏身的地方，我和你們，和你們這些少爺是不同的，過着狗一樣的生活。可是，現在，樣子就完全不同了，我是個紅軍，小隊裏的人，兒子似的愛護我，給我衣服穿，給我靴子穿，教我讀書，告訴我最大的人生意義，我得大家的幫助，成爲布爾什維克了。我到死也不改變的。我知道爲甚麼要進行鬥爭，是爲着我們，爲着窮人，爲着勞動者的。你們祇是一種馬似的吡吡的叫着，忘記了重要的事了。這市上的地下，睡着兩百個同志，永遠死滅了……——熱火的聲音，拉得很緊的琴絃似的響了。——爲着我們的幸福，爲着我們的事業，是不惜犧牲生命的……國內到處，無論在那邊的戰線，這裏的戰線，大家都在賭着生命的時候，你們打算在這裏騎着木馬亂

鬧嗎？諸位同志！召集他們做甚麼？——他突然回過頭，向着幹部席那方面說：——對於這樣的傢伙，——他指着大廳——是想要他們明白嗎？不能夠的，吃得飽飽的人和餓着肚皮的人，是不能攜手的。在這裏找到的朋友，只有一個人，因為他是窮人，是孤兒。沒有你們也會做得好的呀，你們——他兇猛起來，攻擊集合着的人們——會請求你們嗎？碰到了鬼了。這樣的傢伙，只有用機關槍穿起來！——他一面喘息，一面怒吼的說完最後一句話，從舞台上跑下來，誰也不看一眼的向着出口那方面走去。

在幹部席裏面的人，留到夜晚的，一個也沒有。回到革·委的時候，賽略察垂頭喪氣似的說：

——是了不起的人哪，熱火的伊凡說的對，以那些學生做對象，是沒有甚麼補益的，反而不討好。

——常有的事情呀，——伊古蘭柴瓦遮斷他——這裏幾乎沒有普羅列特里亞青年。大部分不是有市民根性的小布爾喬亞，就是都市知識階級，不在勞動者間做事是不

行的，要在製材所和砂糖工場造根據地。可是，開會是有益的，因為在中學生裏面，也有好的同志。

烏斯金諾瓦金支持着伊古蘭柴瓦。

——我們的課題，不是把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口號，浸融到每個人的意識中嗎？每次發生新的事件，都要把注意向着勞動者的。我們要不斷的招集會議和開大會，這樣做，就會有手伸過來了，記得吧？列寧這樣說過：「我們不能把幾百萬勞動者引進到××中，××是不能的。」

夜晚，賽爾格送烏斯金諾瓦金到車站，分別時，他緊緊地握着她的手，許久不放。烏斯金諾瓦金似乎未注意到的微笑地望着。

回到市上的賽爾格，走進了自己的家。賽爾格默默地，不回答地忍受着母親的詛咒。可是，當父親開始說話的時候，賽爾格就採取攻擊，而不久沙哈爾·瓦里西里瓦季就上茅屋去了。

——哦，爸爸，你們在德國軍隊的下面，或同盟罷工，或殺死車頭的哨兵那時候，你不想到家裏嗎？是想到的。可是，雖是那樣的，也不能留着不做。這樣說，也是因為作為勞動者的爸爸的良心，說是應該的。在我，不是不想家呀。我也明白要是退却的話，那因為我，家裏的人會遭到苦痛的待遇。可是，反過來，假如我們勝利，那就是我們的幸福了。我不能靜靜的坐在家裏，那些事，不是你很知道了嗎？爸爸，有甚麼說三說四的要說呢？我在做着好的事。援助我不是好嗎？援助我吧！不要騷擾了，哦，爸爸，和解吧！要是這樣，媽媽也不會因為我發出金石聲了。——他像相信自己的正直一樣，懷慕似的一面笑着，一面用清澄的空色的眼睛眺望着父親。

沙哈爾·瓦西里埃瓦金不安似地坐在椅子上，然而不久，就從尖刺的濃密的口鬚和不堪一剝的小的顎鬚之間，露出黃色的牙齒，莞爾地笑着。

——狡猾的傢伙，在用理由責備人哪，佩着手槍哩。還沒有用皮鞭遍身鞭打，就以爲完了嗎？

然而，威嚇的影子在他的聲音裏已經消失。他一面把皺了皮的手向着稍微後面的，兒子那方面伸出去，一面補足說：

——賽略察，前進吧！一旦負氣站起來就不要停止了啦，我們的兒子是不任情好惡的，好好的做吧！

※ ※ ※ ※ ※

夜光的熟絹，從輕開的門口躺在台階的上面。有五個人，在到處擺着張鋪着絹綿天鵝絨的長椅子的大房間裏，圍着胸背寬闊的律師用的桌子。這是×××××的會議。德里尼格，伊古蘭柴瓦，穿着寬大的上衣的像基爾金思人似的非常委員會代表得莫秀可及二個革命委員——大漢的鐵道職員季全克和尖鼻的車庫的勞働者阿思達甫其克。屈着高過桌子的身體，凝視着伊古蘭柴瓦的德里尼格，用嘎聲一句一句鑿穿似的說：

——在戰線上糧食是必要的，勞働者不能不吃飯，在我們來之先，小商人和市場上

的騙子，就把物價提高了。不接收蘇維埃的紙票，用舊尼古拉紙票或格列基斯紙票買賣着。本月雖然決定了市價，可是用市價做生意的騙子，一個也沒有。那些事情，我們也充分知道的。沒有錯的，是他們隱藏了。要是這樣，那就實行家宅搜索，把隱藏起來的東西全部沒收。現在不是說「怎樣好呢」的時候。我們不能忽視勞動者再苦於飢餓。伊古娜瓦柴以前警告過我們「做事不要太激烈」。照我說，那是智識階級的立脚不定。不要憤慨喲！左亞，我說的是實情，而且問題，不是小商人。今天得到了確實的通知，就是說：酒店的波里思·左吾家裏，有一間秘密地下室。在那地下室裏，埋藏還在伯托留拉的軍隊開到之前，大商人的掠奪品。——他漂蕩着有刺的嘲笑，有意義的望着莫秀可。

——從那裏聽來的？——這邊呆呆的反問着他，莫秀可因為應該自己先知道的通報而甚麼都給德里尼格先知道了而悔恨着。

——哈哈，——德里尼格笑了——有逃過我的眼睛的東西嗎？兄弟，我知道，不僅是地下室呀。——他繼續着——昨天，你和師團司令部長的車夫把壁櫃裏的玻璃瓶開了

然而，威嚇的影子在他的聲音裏已經消失。他一面把皺了皮的手向着稍微後面的兒子那方面伸出去，一面補足說：

——賽略察，前進吧！一旦負氣站起來就不要停止了啦，我們的兒子是不任情好惡的，好好的做吧！

※ ※ ※ ※ ※

夜光的熟絹，從輕開的門口躺在台階的上面。有五個人，在到處擺着張鋪着絹綿天鵝絨的長椅子的大房間裏，圍着胸背寬闊的律師用的桌子。這是×××××的會議。德里尼格，伊古蘭柴瓦，穿着寬大的上衣的像基爾金思人似的非常委員會代表得莫秀可及二個革命委員——大漢的鐵道職員季全克和尖鼻的車庫的勞働者阿思達甫其克。屈着高過桌子的身體，凝視着伊古蘭柴瓦的德里尼格，用啞聲一句一句鑿穿似的說：

——在戰線上糧食是必要的，勞働者不能不吃飯，在我們來之先，小商人和市場上

的騙子，就把物價提高了。不接收蘇維埃的紙票，用舊尼古拉紙票或格列基斯紙票買賣着。本月雖然決定了市價，可是用市價做生意的騙子，一個也沒有。那些事情，我們也充分知道的。沒有錯的，是他們隱藏了。要是這樣，那就實行家宅搜索，把隱藏起來的東西全部沒收。現在不是說「怎樣好呢」的時候。我們不能忽視勞働者再苦於飢餓。伊古娜瓦柴以前警告過我們「做事不要太激烈」。照我說，那是智識階級的立脚不定。不要憤慨！左亞，我說的是實情，而且問題，不是小商人。今天得到了確實的通知，就是說：酒店的波里思·左吾家裏，有一間秘密地下室。在那地下室裏，埋藏還在伯托留拉的軍隊開到之前，大商人的掠奪品。——他漂蕩着有刺的嘲笑，有意義的望着莫秀可。

——從那裏聽來的？——這邊呆呆的反問着。他得莫秀可因為應該自己先知道的通報而甚麼都給德里尼格先知道了而悔恨着。

——哈哈，——德里尼格笑了——有逃過我的眼睛的東西嗎？兄弟，我知道，不僅是地下室呀。——他繼續着——昨天，你和師團司令部長的車夫把壁櫃裏的玻璃瓶開了

一半，我也知道了呀。

得莫秀可在椅子上搖晃起來，他的黃色的臉孔，帶着了紅色。

——完全是**不好的病呀**！——他怏怏的迸出似的說。可是一閃眼看過現出苦臉的伊古蘭柴瓦之後，又緘默着。「這是個沒有法子的木工，想包辦非常委員會嗎？」得莫秀可一面眺望着革命委員會代表，一面想着。

——從賽爾格·布爾傑克聽到的，——德里尼格繼續着——他的朋友裏面，有在食堂作工的男人，照那個男人從廚子所聽到的說，左吾以前所要用的全部，無制限的支給了糧食。據昨天賽略察得到的正確的報告，因為是有穴庫的，所以要是把它找着了就好了。這樣，得莫秀可，你帶着年青的人們和賽略察去吧。就在今天裏要全部找出來！要是成功了，就分配給勞動者和師團經理部。

半點鐘後，武裝了的八個人，來到酒店主人的家裏。二個人留在入口邊的道路上。是個四斗桶似的肥胖的男人，蓬亂地生着黑而剛的頭髮的主人，一面略達略達响

着假足，一面迎接着進來的人們，用嘎的停在喉嚨中的低音問：

——同志，有甚麼事嗎？哦，怎麼在這樣的晚上？

姑娘們在左吾的背後，一面望着得莫秀可的手電的光亮，一面拉住寢衣站起來。在隔壁的房子裏的肥胖的老婆，一面歎息一面穿衣服。

得莫秀可用一句話說明了。

——家宅搜索！

床的四個角，一個一個調檢過了。堆積着細好的柴的廣大的堆棧，雜物室，廚房，和大的穴庫一個一個的搜索了，然而祕密穴藏的行跡一些也沒有找着。

在廚房旁邊的小房子裏，酒店主人的婢女在熟睡着。因為太熟睡了，所以並沒有留心到走進房中來的人。賽路察用心深深的把她叫醒。

——你是這裏作事嗎？——他問睡眠的女人。

她把被拉到肩上，用一隻手遮住燈光，做甚麼也不適宜的她，詫異地回答說：

——我是作事的，原來你做甚麼呢？

賽路察說出理由，要她穿起衣服的說着出去。

得莫秀可在廣大的食堂裏調查主人。酒店的主人，一面喘息着，唾着吐沫，一面興奮的說：

——你說甚麼哪？我這裏並沒有另外的甚麼穴藏。無益的浪費時間呀，我說的不會錯的，無益呵。我原先雖是開酒店的，可是現在，是赤貧如洗了。給伯多留拉來的軍隊掠奪之後，就被殺傷了，我是特別贊成蘇維埃政權，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看過了的東西。——這樣說着，他伸開了他的肥而大的手。他的血膜似的眼睛，從非常委員會代表的臉孔到賽路察，從賽路察到一個角落和天井的迴視着。

得莫秀可焦心的咬着嘴唇。

——那末，依然打算隱瞞嗎？別甚麼不要說了，把穴藏告訴我吧。

——噯，軍人先生，你怎麼哪？——酒店的女人插嘴了——我們是半個半個的過活

呀！好似給大水洗過了呀！——她要哭泣似的不能好好說下去。

——半飢半飽的邊活，有婢女嗎？——賽略察插進一句。

——噯，那，甚麼婢女！祇是把一個可憐的女孩留下來呀，她是個無可依靠的女孩。不是，就請來問甫里斯其加吧。

——好了，——不能忍耐的得莫秀可叫——着手做事呀！

院子已經天亮了。在酒店主人的家裏，還繼續着頑強的搜索。對於到處搜索，搜了三個小時的結果失敗，而噤噤的得莫秀可，決心停止家宅搜索。可是現在亦正想離開婢女的房間的賽略察，突然，聽到了那婢女的小聲的囁嚅。

——一定在廚房的煖爐中噯！

十分鐘後從四散着的俄羅斯式的煖爐中間，看見了昇降口的鐵蓋。再經過一點鐘的樣子，滿載着樽和袋的兩噸的貨車，從爲啞然的羣衆所圍繞的酒店主人的家裏出發了。

寒 寒 寒 寒 寒

溽暑的某天，馬利亞·亞可瓦列瓦娜抱着包裹從車站回來，她從亞爾喬姆聽到了巴甫卡的事情而利害地哭着。鬱暗的日子，老是跟着她的。因為沒有餬口之術，所以馬利亞·亞可瓦列瓦娜決定替紅軍洗骯髒的衣服，擔憂的領軍隊用的食券。

某天的黃昏，亞爾喬姆比平常捷足的從窗下閣閣走來。一面推開門，一面就在門根把信拿了出來。

——巴甫卡來信了。

「敬愛的哥哥亞爾喬姆——巴甫卡寫着——最愛的哥哥，我告訴你，我雖然不怎樣健康，可是生存着。腰上受的傷已經好了，醫生說，是沒有傷骨頭的。無論如何不要掛念我的事情，要是出了野戰病院，說不定請假回家？我不能會見母親了。我現在是同志可托夫斯基騎兵旅團的紅軍，大家都知道同志可托夫斯基的勇名吧。我還沒有會到過這樣的人，所以我非常尊敬旅團長。母親回家了嗎？是在家裏，代我

懇切的問安吧。不要掛念！你的弟弟，

亞爾喬姆，到造林所長那兒去，把信上的告訴她。」

馬利亞·亞可瓦列瓦娜的眼淚，不斷的流着。不中用的兒子，連自己住的病院的號頭，都沒有寫好寄來。

* * * * *

賽略察經常去訪問停在車站的綠色客車，在那上面寫着師團政治部運動宣傳部。烏斯金諾瓦金和梅托瓦筋瓦，是在這小的特別室裏面工作的。梅托瓦筋瓦，嘴裏一年到頭銜着香煙，他狡滑似的用牙齒的一部分笑着。

同盟地區委員會的書記，不知不覺之間和烏斯金諾瓦金親近起來。他們抱着文書和報紙的包裹，抱着只要見一見面的模糊的喜悅的感情，從車站回來。

師團政治部的公開劇場，每天給勞動者和紅軍擠得滿滿的。在鐵路上，停着貼着顯目的標語的第十二軍的煽動列車。煽動列車從早到晚都是很活氣的。印刷所繼續工作，

印出了報紙及傳單和宣言。戰線就在附近，某晚在劇場裏出現的賽略察，看到了混在紅軍中的烏斯金諾瓦金。

因為夜已更深，在送她到住着師團政治部員的車站的途中，賽略察不覺的這樣問：

——同志領袖，我常常想看見你，這是爲甚麼哪？——於是補足說：——和你在一塊，是特別高興的！見過之後，總是比平常更有精神，想做很多的事情了。

烏斯金諾瓦金站住。

——喂，布爾傑克同志，以後不要談從前的事了，不要溺於抒情詩嘍！我並不怎樣的欽佩呀。

被下判決的賽略察，像小學生一樣的緋紅了。

——我是作爲朋友和你說的，——他回答：——你以爲……我甚麼反革命的事情也說了嗎？當然囉，以後不會說了嘍。烏斯金諾瓦金同志！

於是草率地伸手給他，完全奔跑似的走向市上去。

接着的幾天裏面，在車站上，都沒有出現賽略察的姿態。伊古娜柴瓦叫喚的時候，他也以工作爲口實拒絕了。事實也是很忙的，可是……

某晚，秀金克臨回家的時候，在砂糖工場高級社員的波蘭人特別住得很多的附近路上聽到了槍聲。實行於此有關連的家宅搜索，發現了法西斯同盟「射手」的武器和書籍。

烏斯金諾瓦金來出席革·委會會議，她把賽略察叫到身邊，靜悄的問：

——怎樣哪？又溺於小市民的自尊心嗎？打算把個人的事影響到事業上去嗎？那是一點益處都沒有啦，同志！

這樣，賽略察，又開始在找機會走近綠色火車。

大家出席縣會議，猛烈的討論兩天。在第三天，武裝着集合在總會的全員，分佈在河邊的森林裏，幾日夜的追逐着伯托留拉領袖的殘黨，扎爾托奴的同夥。送她到車站爲止，臨別時緊緊地握着手。

烏斯金諾瓦金生氣的拐脫了手，這樣他又長久的沒有在煽動宣傳部的列車上出現。就是必要的時候，也特意不和領袖會面，所以要說明爲甚麼採取那樣的態度的時候，而她對於煩累的要求，總是嘮叨嘮叨的說：

——有甚麼要和你說哩？又是小市民性呢？還是打算敲背叛勞動者階級的大鼓呢？

* * * * *

高加索××師團的軍用列車開到了車站，三個淺黑色臉孔的司令官走進革·委。一個把浮彫細工的帶子細得緊緊的，高瘦的男人，大搖大擺的走近德里尼格。

——甚麼也沒有說得，能給我籌備一百張馬車的糧草嗎？馬都要死了啦。

賽略察，被派遣去籌糧草，他帶着兩個紅軍去。在某村莊裏碰到了富農的黨徒。

兩個紅軍被解除武裝，被打得半生半死了。賽略察比那兩個人，只挨很少的打的。因爲是少年，所以寬恕了。貧農委員會的人們，把他們送到了市上。

派遣部隊到村子裏去。翌日，糧草都到手了。

賽略察因爲不願使家裏的人掛念，所以老是躺在伊古蘭柴瓦的房裏。烏斯金諾瓦金來了。自那天晚上開始，他才感到了對方的愛撫似的緊緊的握手，這是沒有想到的。

*

*

*

*

*

酷熱的正午，跑到車站的賽略察，給領袖讀着可却金的信，說過話。臨回去的時候，迸出似的說：

——我到森林去洗湖水澡了。

烏斯金諾瓦放下工作着的手拉住說：

——等一等，一塊兒去吧。

兩個人站在鏡似的靜穆的湖水旁邊，澄清溫暖的水對他們招手。

——到道路的出口處去等我吧，因爲我要洗澡的。——烏斯金諾瓦命令了。

賽略察坐在小橋旁邊的石上，臉孔朝着太陽。

在他的背後，聽到了水的啾啾啾啾的聲音。

穿過樹林的他，看到了特里亞·托曼羅娃和煽動列車的軍事委員柴筋尼打道上走來。在時髦的法式服上纏着佩劍的皮帶，穿着吱吱發聲的作色的長靴的美男人的他，和特里亞手挽着手談着甚麼似的走來。

賽略察看到特里亞了。哦，是她呀，巴瓦爾的信帶來了……她也在凝視着他——怎樣的在注視呵。到了兩個人相互轉過頭去的時候，賽略察從袋子裏拿出信叫住她。

——喂，同志，我雖然帶來了多少於你們有關係的信呀……

他把寫得並不多的信紙給她，特里亞拿着信讀了。在那手中，信紙不高興那樣的幽微地跳着。特里亞一面把它還給賽略察，一面問：

——此外還知道甚麼嗎？關於他的。

——不，——賽爾格回答着。

在背後，在烏斯金諾瓦金的脚下，小石噏晒噏的叫着。柴筋尼注意到指導者，向着特里亞囁嚅說：

——去吧！

愚弄似的，輕蔑似的烏斯金諾瓦金的聲音把他叫住。

——柴筋尼同志，列申等你一天了喇！

柴筋尼斜視的望着無情的她。

——我不在也可以呀。

烏斯金諾瓦金一面目送着特里亞和軍事委員的後姿，一面說：

——看吧，這欺騙家，馬上就得驅逐出去。

森林一面搖着檉樹的堂堂的頭，一面特意發着聲息。清澄的湖水在招着呼着，賽略察想洗澡了。

洗完澡之後，烏斯金諾瓦金在離森林的小徑不遠的地方，在砍倒的檉樹上坐着。

兩個人一面談話，一面朝着森林的深處走去，他們在繁生着軟長的荳蔻的野草的小草原休息着。森林是靜悄悄的，檉樹在囁囁着些甚麼似的。烏斯金諾瓦金躺在柔軟的

草上，把手臂折曲着放在頭下，穿着破舊的小靴的她的一雙細腳，隱沒在長長的草中。賽略察一面說話，一面望着她的腳。他看到了靴上的規規矩矩的補釘，因為自己的長靴上也有很多的跡痕，所以望着用長靴指住的地方笑。

——你怎樣哪？

賽略察指着長靴。

——我們穿着這樣的靴子，怎樣可以作戰呢？

指導者不回答，她咬着草莖，在想別的事情。

——柴筋尼，……不怎樣好……啦，——她不知不覺的說：——我們政治部員，大家都穿着襪襪走着。可是，那個傢伙，只關心到自己的事情。那樣的傢伙，是在我們同志間的不良分子……尤其在戰線上，是個完全全的重大問題。在我們的國度裏，必須忍耐長期的頑強的戰鬥。——稍微緘默着補足說：——我們，賽爾格，是應該用語言和槍來行動的。你知道中央委員會的決定，要把××的人員四分之一在戰線上動員嗎？我想，賽爾

格，我留在這裏也不久了呀。

賽爾察詫異着在她的聲音裏平時所沒有的調子，聽着她的談話。她的烏黑的潤澤的眼睛，投射在他的身上。

他險些忘掉自己的，要說出她的眼睛，鏡似的甚麼都可以照見這些話來，可是，又好不容易的打斷了念頭。

指導者用肘支住身體起來。

——你的手槍怎樣了？

賽爾格遺憾的用手觸了觸甚麼也沒有了的皮帶。

——在村莊裏，給富農的黨徒奪去了。

指導者把手插進制服的袋子裏，把閃閃發光的手槍拿了出來。

——嘿，賽爾格，那裏有樅樹吧？——她離開那裏二十五步的樣子，把槍口指着樅樹幹，於是把右手提高到和眼睛成爲平線，幾乎連窺看也不窺看的喃喃响了。穿破的樹皮

飛散了。

——嘿————滿足似的這樣說着，又嘖嘖的响了，很快的聽到了樹皮觸着野草的音響。

——喂，——指導者一面把槍給他，一面戲弄似的說：——拜看你的手法。賽路察開了三槍，只有一槍未打中目的，指導者微笑着。

——我以為你還要不準確呢……

他把手槍放在地上。躺在草上，心胸在制服下面像艇子似的起伏着。

——賽爾格，到這裏來嚙！——她小聲地說：

他坐在她的身邊。

——望着青色的天空吧。你的眼睛也是青色的，不好哇，那樣的……你的眼睛，不是灰色的，不是鋼鐵似的顏色，是青色，是怎樣優美的呀。

這樣說着，抱住他的艷美的頭掩着嘴唇。

兩個月過去了，秋天到了。

黑暗的薄幕掩蔽了樹林，夜不聲不响的來了。在纏着記號的破片的電報機的旁邊，曲着身子的師團本部的電報員，捉住像細的 *Redon* 似的從手指下面匍匐出來的電送紙，他敏捷的把點和橫線組成爲文句寫在白紙上。

「秀柏托甫加，市革。委議長的可比給第一師團本部司令官。接到這電報後，在十點鐘以前，命令撤退全市的機關。市內留一大隊，服從指揮鬥爭根據地的 N 聯隊司令官的命令。師團本部，師團政治部，全軍事機關，移動至巴拉茶甫車站。報告師團長，完了，署名。」

十分鐘後，一輛足踏汽車，照耀着 *Aceylano* 燈的眼睛，想駛過沉默的市上的街道跑來，可是喘息的停在革。委的門前。司機者把電報交給革。委議長德里尼格。一剎那間，人們開始跑了出來。特別中隊在整列着，約一點鐘，滿載着革命委員會的東西的車子，

使市上發出了淒涼的聲息。在波托里斯基車站，擠擁着車輛了。

賽略察聽完電報之後，追在司機者的後面。

——同志，能不能讓我坐到車站上？——他問司機者。

——坐在後面，好好的坐住呀。

離開已經被聯絡的車輛，約有十步那樣，把手搭在指導者肩膀上的賽略察，一面抱着失掉了最尊貴的東西似的感情，一面囁囁着。

——再見，指導者，我的好同志！甚麼時候還可以見到吧？祇是不要忘記我，——他用凜然的情緒，現在也要放聲哭了似的。不能不別了，他沒有再多說話的力量，祇是不願意分別那樣的握着兩手。

* * * * *

第二天的早晨，市上，車站，都是靜寂的。拖着最後的列車的車頭，告別似的鳴着汽笛。在車站的那方面，留守市上的大隊的防禦線，敷設在道路的兩側。

枯黃的樹葉，紛紛地飛舞着，樹木裸體了，風捲着輕飄的樹葉，靜悄的轉過道路去了。賽路察穿着紅軍的外套，腰上滿滿的綁着布製子彈盒，和十幾個紅軍，在砂糖工場旁邊的十字路口守張着，因為他們在等待着波蘭軍。

光
光
光
光
光

亞甫托羅姆·柏托羅瓦旗叫醒了隔壁的格拉西姆·列阿柴瓦旗了。還沒有穿好衣服的他，把頭從窗門中伸了出來。

——爲甚麼叫我起來呢？

亞甫托羅姆·柏托羅瓦旗一面指着背着槍走過去的紅軍，一面對朋友使眼色。

——退却呀。

格拉西姆·列阿柴瓦旗擔憂似的眺望着他。

——你知不知道波蘭軍的符號，是怎麼樣子的呢？

——的確是一頭鷺。

——那兒可以找到嗎？

亞甫羅姆·柏托羅瓦旗可惡似的搔着後腦。

——好極呀，——他稍稍思考着，這樣說：——他們一個占領，一個退却。可是，換一次政權，就得砍一次頭呀。

打破沉默的機關槍，開始發出了咻達咻達咻達的音響。在車站旁邊，突然間，車頭的汽笛叫了。剎那間，沉重的砲聲，從一個方角上轟的擲炸了。笨重的砲彈，帶着呼呼的聲音，刺破了高空的大氣，墜落在工場那邊的道路上。激起的暗藍色的煙灰，籠罩了道旁的草叢。紅軍的散兵線擱着眉，默默的回過頭來，退却到街道上去。

像 Emerald 似的淚粒，在賽略察的頰上流着，急忙地拭除那痕跡的他，回過頭望同志一看，哦，誰也沒有看到了。

和賽略察一並從製材所參加進來的高瘦的亞得克·克羅保托夫斯基走來了，他的手，給槍的破片刺傷了，他有心事似的緘默着。他的眼睛一碰到了賽略察的眼光，就激

發了在自己胸中的……

——我們家裏的人，會遭到殘酷的待遇吧。其中尤其是我……他們會說「雖然是波蘭人，可是你以波蘭軍團為對手呀。」爸爸被製材所驅逐之後，還會用鞭子痛打吧！我們一塊兒去跟爸爸說說看吧，唔，他沒有拋棄家裏的人獨自走開的勇氣。嘿，混蛋，趕快和他們一戰吧！——這樣說着，亞得克焦心的拉正了落到眉毛上來的紅軍的鐵帽。

※

※

※

※

※

……再見，錫鑼的困苦的小市，不成樣的屋子，凸凹的舖道！再見，親愛的人們。再見，娃里亞！再見，潛伏在地下的同志！因為紅色的敵人——毒辣的，無情的白色波蘭軍團追來了呀！

襯衣上燻着重重的油的車頭庫的勞動者，用悲涼的眼光，目送着紅軍。

——諸位同志！我們還來的呀！——心胸轟動着的賽路察叫着。

第八章

河，在黎明前的薄霧中，閃着陰沉沉的光，擊觸岸邊小石的流水，在吵啦吵啦的鳴着。從岸邊到中間的河，是平穩的。水面完全停止似的，閃耀着灰色的光芒。河的中流，呈現着美麗而嚴肅的姿態。戈果里的無比的「美麗的德尼布爾……」就是描寫這條河流的。聳立的右岸，形成爲絕壁奔入水中，岸邊以山爲德尼布爾的盡頭，好像要阻住河床的活動似的站着。遙遙低矮的左邊，掩蓋着斑砂。春之氾濫已經過去的德尼布爾，是在回到原先的河岸的途中放流着的。

五個人把身子隱埋在河邊的窄狹的濠溝裏。大家和愛的躺在衝鋒鎗的「馬斯西姆加」機關槍的旁邊，那是第七射擊師團的「先鋒」的祕密部隊。賽略察·布爾傑克在機關槍的最旁邊，臉孔向着河流的俯伏着。

喪失激烈的衝鋒的力量，被波蘭砲兵隊的旋風似的砲火所擊退，而基也輔在昨天

被占領去了。實行向着左岸移動，堅固着陣地，不許波蘭軍渡過德尼布爾前進。

受到重大的喪失而退却，急速的把基也輔讓給敵人這件事，給與戰士們以痛苦的影響。踴躍突破包圍的第七師團，通過森林，在馬里吾車站附近的沿線上出現着，對於占領車站的波蘭部隊加以猛烈的打擊，退出森林中，使到基也輔的通路自由了。

不抵抗的讓出美麗帝街的現在，紅軍的臉孔都灰暗了。

波蘭軍從達爾尼亞擊退紅軍部隊，占領在鐵橋左岸的某小陣地。

可是，不管怎樣的拚命，亦因受到猛烈的反擊，而不能再前進了。

賽略察望着河水流動的樣子，而思想在昨天所發生的事件的上面馳騁着。

昨天的正午，被激發大家的憤怒所驅使，他亦瞄準白色波蘭軍反攻着。因為昨天他才和一個沒有口銜的軍團兵，短兵相接過。波蘭軍把上着像指揮刀一樣長的法國式刺刀的步槍，一面不顧一切的怒吼着，一面針對着他兔子似的跑來。一瞬間賽爾格憤然的用完全張開的眼睛看了，又一瞬間，賽爾格用刺刀尖擊着波蘭兵的刺刀了。於是法國式

的閃着光的刺刀，落到左邊了。

波蘭兵被殺倒了。

賽爾格的手，並不戰抖的，他知道以後還會要殺人的。有那樣的優美的愛情，有那樣的濃厚的友情的賽爾格，他不是毒辣的殘酷的青年，可是他知道，這些爲世界的寄生蟲所驅使，所僞瞞，爲惡意所驅使的兵士，是向着×××××共和國燃燒着野獸似的憎惡而來的。

所以，那賽爾格爲着走近停止地上的人們相互殘殺的日子而殺了。

巴拉謨諾夫敲着他的肩膀。

——不去嗎？賽爾格，卽刻就換班了。

巴瓦爾·可却金騎着拉輻重車或大砲的前車的割去一隻耳朵的灰色馬，遊歷故國已經一年了。他長大了，慎嚴了，在重重的苦惱與悲哀之中成長了。

因爲笨重的子彈盒而滲出血來的皮膚，不知在甚麼時候，也已經好了，因爲步槍上

的皮帶而磨出來的痕跡，已經堅硬，不知要殘留到甚麼時候。

在這一年的裏面，巴瓦爾看過了各種各樣可怖的東西，伴着自己同樣襁褓得如同裸體的，爲着保護自己的××政權，而燃燒着要鬥爭的難於消泯的火焰的幾千其他戰士，徒步向着自己的故國前進，後退而繞着道走，從旋風裏脫離出來，僅僅只有兩次。

最初因爲腹部受傷，第二次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的酷寒中，可恨的激烈的疫病猖狂的時候。

發疹疫病，比波蘭軍的機關槍更猛威的襲擊着波蘭部隊和第十二軍的諸師團。軍隊爲着阻止波蘭軍的前進在北烏克蘭一面的莫大的領野裏散開着。巴瓦爾想快些全愈回到原來的部隊去。

聯隊，現在在加扎其和烏馬尼間的支線上的甫羅托甫加車站附近構築陣地。

車站是在森林之中，聯隊住在車站的不大的建築物的旁邊，爲住民所扔棄，所毀壞的小屋子裏。生活在這土地上，是不可能的。戰火靜止而後沸騰，沸騰而後靜止似的，已經

三年了，在這期間裏面，甫羅托甫加看見過了一切的人們。

大衝突的機運又快要成熟了。損失很多人員，一部分被摧毀的第十二軍，在不耐波蘭軍的追擊退却到基也輔去之間，又在準備着給與在普羅列達利亞共和國痛飲勝利的美酒的白色波蘭軍以徹底的打擊。

從高加索的遠北地方，繼續着在戰爭史上未曾見過似的行進，爲戰火鍛鍊的第一騎兵隊所屬的諸師團，跑到了烏克蘭了。第二，第四，第六，第十一，及第十四砲兵師團，接着開到烏馬尼，在戰線的後方成羣結隊，作爲向着最後的戰鬥走去的工錢的，是從路上把馬夫羅的黨徒追逐了。

一萬六千五百把的指揮刀，爲草原的炎熱所燃燒的一萬六千五百個戰士。紅軍總司令部及西南戰線司令部，不要給比爾斯多斯基將軍的部下，嗅到準備着這樣的決死的打擊這件事，傾注了一切的注意，共和國及各戰線的主腦部，注意深深的隱蔽了這騎兵的大集團。

禁止在烏馬尼區域採取積極的行動。從莫斯科到哈里可夫的戰線本部，從戰線本部到第十軍，第十二軍本部的直通報告，不斷的發送着。莫爾思機在細小的發電紙上打出了暗號命令：「騎兵隊的集中不要引起波蘭兵的注目。」波蘭軍前進着，只是在發生把布喬奴騎兵師團捲進戰鬥中的危險的時候，積極的混戰了。

烽火像紅色的破布似的漂動着，煙作成一個激昂的輪圈，成爲旋繞的螺旋狀而消失，煙的討厭的小蒼蠅敏捷地成羣結隊慌忙的飛去。

戰士們遠離着火成爲扇形的圍着，烽火把他們的臉孔燻成了銅色。

小鍋擱在烽火邊的發青的灰中暖着，裏面的水沸騰了。狡猾的火焰之舌，從燃燒着的柴心裏吐出來，它的舌尖，舐在誰的篷亂的頭上，頭搖動着，聽到了不喜悅的聲音。

——噯，他媽的！

旁邊的人們笑起來了。

穿着來雪制服，蓄着口髭的年老的紅兵，現在檢查完了槍支，大聲的說：

——看呀，年青的是熱心學問的，火燒着也不在乎。

——喂，可却金，讀的甚麼書呀，可以告訴我吧？

年青的紅軍搔着燒焦的頭髮微笑說：

——大書呀，亞多羅西柴克同志，一拿到手，就不忍放呀。

在可却金的旁邊，一個拚命把背袋的帶子綑着的鼻子尖尖的青年，一面用牙齒咬着粗繩，一面被好奇心所驅使的問：

——那，描寫誰呢！——於是一面捲着插在軍帽上面的針上的線，一面補足說：——要是色情的，我特別歡喜呀。

周圍的人們，大家捧腹大笑了。馬托瓦柴克刺蝟似的抬起頭來，討厭地睜大着眼睛，對着青年說：

——應該呀，寒列達，色情也是好東西呵。你是美男子，像畫中的人物似的！初會到你那天的女子，想必歡迎你。只有尖尖的鼻子，是美中的瑕疵呀，可是那一施手術，亦就可以

好的。在鼻尖上懸一顆十甫托的諾瓦基手榴彈，一個晚上就會垂下來的。

繫在機關槍車上的馬，聽到汹涌的笑聲，吃驚地鳴着鼻子。

塞列達懶怠的回過頭來。

——臉孔不是問題，這鍋，倒是問題，——他有意義的拍着自己的額，——現在，像你伸出討厭的舌頭，才是大傻瓜呀。不是聽到甚麼就知道了嗎？

現在，達達里洛夫開始把鬥嘴的伙伴拆開了。

——喂，大家咬些甚麼啦？好嗎？可却金拿書讀不很好嗎？很有趣味的呀。

——噯呀，巴瓦爾！——聲音從四方起了。

可却金坐在火旁的馬鞍上，把一本小而厚的書展開在膝上。

——諸位同志，這本書叫做阿瓦特，是在大隊軍事委員那裏拿來的，我熱中了這本書。給我靜靜的坐着讀吧。

——你讀吧，怎麼哪，誰打擾了你嗎？

沒有注意似的，當着軍事委員和聯隊長布茲列夫斯基同志走近烽火來的時候，十
二隻眼睛，都傾注在讀書的人身上。

布茲列夫斯基回頭向着軍事委員，一隻手指着兵士們說：

——在那裏，有聯隊的偵探兵的半數。其中有四個是國際××青年同盟員，還小孩
似的，可是都可以做很好的鬥士的事業。嘿，在那裏有兩個人讀着書哩，已經看到了吧？那
個有豺狼似的眼睛的傢伙。那一個叫做可却金，一個叫做熱火的伊凡，是很好的一對呀。
所以他們兩個人的胸中，相互嫉妒着，可是都能制住呀。可却金，以前是我的第一個偵探
兵，所以現在參加這大危險的競爭了，如現在所看到的，他們雖然幹不顯目的政治活動，
可是影響實在很大，爲着他們想出了一個好名字了……「青年親衛隊。」

——那讀書的，是偵探兵的政治指導者嗎？——軍事委員問：

——不，政治指導者，是格拉梅爾。

——諸位同志，日安！——他大聲叫：

大家回過頭來，聯隊長，從鞍上輕捷地跳躍下來，走近坐着的兵士們去。

——大家看火吧？——他浮着大方的微笑而笑了。粗鹵的姿態，從多少現出譚哥里

亞人的細眼的大丈夫的臉孔上消逝了。

大家都帶着和愛的伙伴似的樣子，從親切的心底歡迎着聯隊長。軍事委員拍馬走前一步而依然騎在馬上。

布茲列夫斯基把手槍盒子拉到後面，和可却金並排的坐在鞍子上，先開口說：

——抽一支嗎？我帶了有用的香烟來了。

他抽着香烟，向軍事委員說：

——德羅尼，你先去吧，我留在這裏，要是本部有事就通知我吧！

德羅尼去後，布茲列夫斯基向可却金說：

——繼續讀吧，我也聽哩。

巴瓦爾把最後的數頁讀完了，把書放在膝上，一面洗滌於思索，一面望着火焰。

在短短的幾分鐘裏面，聽不到一句話，大家不能忘却因阿瓦特之死所受到的印象。
布茲列夫斯基一面靜靜的抽着香烟，一面期待着大家發表意見。

——大悲慘呀！——塞列達擊破了沉默——究竟世上也有那樣的人呀。人不是能夠那樣的忍受嗎？爲着主義，甚麼都可以做的。

他相當興奮的說，他從這本書上受到了大的感動。

柏來亞·茲涅爾可夫出身的，靴匠徒弟的亞特里雪·俘阿米柴夫慷慨悲憤的叫：

——我要是碰到了那壞蛋，就用十字架來張開他的嘴，當時就把那壞蛋收拾了！

亞德羅西柴克用柴雜着鍋，再靠近火一點，於是清楚的說：

——有正當的目標而死，是了不起的人呀。那樣做，才能產生人的力量來。假如認爲你所做的，是正大的，那末，就是忍受，也不能不就死呀。那樣做，勇氣也湧出來了。我認識一個青年，他是叫做波拉加的。他在阿特沙將給白軍捕到的時候，忽然就兇兇的向着小隊打去了。他在沒有吃刺刀的時候，把手榴彈投在自己的身旁，於是自己變成了粉末塵屑，

而在周圍的白軍那些混蛋，也給同時打倒了。可是，他來那天，乍看好像是甚麼也不能做的男人嘍。他的事情，不會有人給他寫成書吧，可是我們僅有寫成書的事呀。在我們的兄弟們裏面，好人是山那樣的多呀。

把匙在鍋裏一攪，又把匙拿到唇邊，喝着茶，繼續說：

——可是，也有狗似的死的人。沒有名譽，甚麼也沒有的污穢的死。還有是在封建時代所建築的古城下，戰爭時候的事，那時戈里河是乾涸的。在那裏有波蘭寺院，要塞似的完全不讓走近去。敷着散兵線，沿着彎曲的小路走近去，我們的右翼是來特瓦亞兵守住的，我們跳上鋪道一看，那繫在院子柵上的，不是兩匹備了鞍子的馬嗎？

——因而，我們當然這樣想着：「捉一個波蘭壞蛋來吧。」我們全部約有十個人，向着院子跑去了，來特瓦亞軍的中隊長，握着毛瑟槍，在最前面一直的跑去，跑到屋子，打開門，進去。我們以為是波蘭的壞蛋，不對嘍，在那裏做着甚麼的，是同黨的斥候呀。他們比我先一足跳進去了，一看怎樣哪？不是發生頂沒有興趣的事嗎？證據歷歷的，在我們的眼前

虐待着女人，那是波蘭軍官的家，他們把裏面的娘兒們緊緊地壓在地上，看到這倒楣事的來特瓦亞，用本國的甚麼話怒吼着。捉住在那裏的三個人，帶到院子。我們俄羅斯人只有兩個，其餘的全部是來特瓦亞人，指揮官的名字叫做布列德斯，來特瓦亞語在我是糊塗不懂的，可是祇看他處理事情就知道了，這來特瓦亞人是鐵火似的嚴厲的人，他把他們帶到石造的馬房去，我以為要關起來鞭打的。可是在捉住的人裏面，有一個現出冰凍似的臉孔的很嚴肅的青年，他捨命紛紛地說：「饒恕我們吧，世世不忘記你的。」不要因為女人的事槍斃吧！其餘的兩個人同時開口乞憐着。

我完全看見了，我驚怖着，我走近布列德斯說：「中隊長同志，在裁判所裁判他們怎樣為甚麼要用他們的血來弄污手呢？市上戰鬥還沒有完結，不要在這裏算賬吧？」他想回過頭來對我說。他的眼睛，像老虎的似的，把毛瑟槍頂着牙齒。我雖然從事戰爭七年了，可是對於惡劣的樣子，還是恐怖的，這個樣子並不是甚麼打，是被殺似的，他用俄羅斯語對我說，是不常聽到的話語：「用血染到旗上吧，這些傢伙，怎樣啦？」——是全軍的恥

辱，對付盜賊，就是殺呀，」是這樣的。

——我不能忍受的從院子跑到路，在後面聽到了槍聲。固然完了。走進散兵線的時候，市已經是我們的東西了。噯，就是那個道理，狗死了。那斥候，是在梅里多波里附近參加我們來的人們中出來的呀。沒有法子的，是以前做過馬甫羅的反動工作的傢伙呀。

亞特羅柴克把鍋拿到足邊，開始展開藏麵包的袋子。

——在我們裏面，有那樣的廢物，在搖搖擺擺着，他們好像也是爲革命而努力活動着似的，那種脾胃，是大家面上的污點。可是，看到，又是辛苦的。就是現在還留在腦子裏呀——他一面倒茶一面把話結束了。

騎兵偵探隊，好容易睡過去，因爲夜已更深了。入睡的寒列達，發出戰慄的鼾聲。布茲列夫斯其把頭靠在鞍子上睡着。政治指導者，在日記本上寫着甚麼似的。

翌日，偵探回來的巴瓦爾，把馬繫在樹上，接着把剛喝完茶的克來梅爾叫到旁邊。

——哦，這樣的事情，你以為怎樣呢？我想調到第一騎兵隊去。因為那邊比這邊，先得到了猛烈活動的地方，在那邊，集中着那樣多的人，還是透氣不來。可是我們到這裏以來，白天也好，夜晚也好，總是在一個原地方呀。

克來梅爾呆呆的眺望着他，——要調換嗎？你打算把紅軍和電影混在一起嗎？是怎樣的相似呀！我們大家從這個部隊跳到那個部隊，想必是很有趣吧！

——不是一樣嗎？在那兒都是作戰呀——巴瓦爾遮斷克來梅爾——在這裏也好，在那裏也好，我都不是從戰線上逃走呀。

克來梅爾斷乎反對了。

——那末，規律是怎樣說的？巴瓦爾你是一切都結實的男子，所以怎麼也有些無政府主義色彩呀。要做想做的事。可是，革命，是建築在鐵的規律的上面，規律是高乎一切的。所以，每個人都不是照自己的志氣做的，應該在必要的地方行事。布茲列夫斯基禁止調動了嗎？那完了。

高而瘦的黃色臉孔的克來梅爾興奮地咳嗽着，印刷工場的鉛屑滲進了他的肺中，所以頰上時時帶着病態的紅色。

克來梅爾鎮定了的時候，巴瓦爾，用不大的可是清楚的聲音說：

——完全對的，所以我決定了，要調到布喬奴伊騎兵隊去。

第二天的晚上，巴瓦爾已經不在烽火周圍了。

*

*

*

*

*

騎兵們在隣近小學校旁邊的某小丘之上，形成一個大的圓圈集聚着。在輜重車的後面，把帽子戴在後腦上的有精靈的布喬奴伊兵，粗鹵地拉着手風琴。手風琴發出不合調子的喚聲，穿着不合身的赤騎兵褲子的，得意而瘋狂似的跳着哥巴克舞的騎兵，亂着脚步跳到圓圈的邊緣了。

村莊裏的好奇的少女和青年，想看到現在在自己的村莊裏的騎兵旅團的勇敢的舞者，大家攀登在輜重車及籬笆的上面。

——請求你長足，結實的跳吧！喂，兄弟！把手風琴和上拍子吧。

所以彈着手風琴的鐵蹄似的曲着的大掙頭，斯斯文文的在低音上面活動着。

——格里布可·亞甫那西，不要給馬甫羅羅軍殺死了哪——晒黑了的騎兵遺憾的說：——不要彈一流的手風琴了。守住中隊的右翼吧，可惜的男人是好的鬥士，同時手風琴也是重要的嘞！

巴瓦爾混雜在圓圈裏面，聽到最後一句話，他跳上輜重車，把一隻手放在蛇腹上，手風琴沉默了。

——你說甚麼？——彈手風琴的斜視着說：

「長脚」停止了，周圍聽到了唏唏的聲音。

——怎麼哪？爲甚麼停止呢？

巴瓦爾把手伸在皮帶裏。

——借給我彈彈吧！

布喬奴伊兵一面懷疑的眺望着不認識的紅軍，一面慢慢的從肩土把皮帶拉下來。巴瓦爾用慣例的手法，把手風琴放在膝上，成爲波形的蛇腹，一伸一縮的動着。手風琴吐出了或高或低的聲息。

喂，蘋果！

到那兒去呢？

非常警察。

並沒有來呀。

「長脚」一面跳迴着，一面合着柔馴的節拍。揮動着兩隻手，成爲8字形，勇敢的用手掌說「不」那樣的打長靴的脛，膝，頸下，額及靴底上，最後，一面開着口波波的打着，一面繞着圓圈舞。

手風琴用粗齒的醉醺醺的節奏把調子迸出來。「長脚」狠似的繞着圓圈跳，跳起來，喘息的叫。

——啞喜，啞哈，啞喜，啞哈。

*

*

*

*

*

幾次火似的小接觸的結果，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布喬奴伊第一騎兵隊，在波蘭的第三軍和第四軍的接合點上，突破敵人的戰線，擊滅護衛通路的沙瓦茲基將軍的騎兵旅團，而向着爾季前進。

波蘭司令部，爲着彌補戰線的裂縫，用轉動的眼睛似的速率組織突擊隊，剛從波格列比西柴車站的月台上運下來的坦克車，五輛並排的向着衝突的所在地急速開去。

可是騎兵隊繞過準備攻擊的沙爾多尼茲亞，而在波蘭軍的後面出現着。

哥爾尼茲基將軍的騎兵師團，在第一騎兵隊的後面追擊着。因爲波蘭司令部，以爲沒有錯的第一騎兵隊是以波蘭後面的最重要的戰略的地點和沙琪爲目的，所以下了從後方把他殲滅的命令。可是，正因爲那樣，白色波蘭軍的情勢，不能挽回了。翌日，雖然在戰線上開了的洞穴被縫起來，第一騎兵隊後方的戰線被密密的封閉，但是，強有力的騎

兵集團在後方陣地出現着，完全毀滅了敵人的後方根據地，而襲擊着波蘭軍的基也輔集團。騎兵師團在前進的途中爆毀小鐵橋，破壞路線而奪去了波蘭軍退却的道路。

從捕虜的口裏探到了軍本部在季托米爾——事實就是戰線本部也在那裏——的騎兵隊指揮官，決定把是重要鐵道集中點，是行政中心地的米托米爾和柏爾德柴夫占領。六月七日的黎明，第四騎兵師團指着季托米爾急速挺進着。

可却金編在某騎兵中隊現在代替死了的格里布可，參加右翼而疾驅去了。遺憾的，失掉優秀的手風琴者的戰士們，提出集團的請願書，要求把他採用在中隊裏。

馳騁着雄壯的駿馬，扇似的散開在季托米爾附近。指揮刀在陽光裏閃耀着銀色的光芒。

大地震動着，征馬悲鳴着，戰士們屹立在馬鐙的上面。

地面在足下輕輕地走過去，大的街市和庭院歡迎着而迫近來。跳過市外的庭院，向中心地挺進去了。死神似的恐怖的，淒涼的「殺呀！」的喊聲，使大氣發抖了。



茫然的波蘭兵，抵抗，幾乎連嘗試也不嘗試了。那地方的守備兵被擊破了。

可却金一面攬住了馬的韁繩，一面疾馳地跑去。和他並排驅着短腳的黑馬的，是「長脚。」

在巴瓦爾眼前的勇敢的布喬奴伊兵，不容赦地攻擊着，不與以從肩上拉下槍來的隙間的，把軍團兵擊散了。

被鍛鍊的鐵蹄，踏在鋪道的石上發出啞西啞西的聲音。突然，機關槍在十字路中出現着。三個穿着空色的衣服，戴着四角的波蘭帽的兵，蹲在那兒。一個襟上鑲着金邊帶的男人，一看到疾馳地走來的人們，就挺出着握住毛瑟槍的手。

「長脚」和巴瓦爾都不能止住馬，被死神的爪，抓住了似的朝着機關槍跑去。士官對着可却金開槍了……子彈在頰旁麻雀似的噲着過去了。於是和馬正面衝突的中尉，頭碰在石頭上朝着天的翻倒了。

機關槍在那瞬間，像患着熱病似的，忽然的開始吐出奇妙的笑聲。「長脚」被幾十

匹小鋒咬着似的，人和黑馬盪的一响倒了。

巴瓦爾的馬膽怯的一面吼着鼻，一面用後足站起來，跳過被打倒的人們的身上。俄然一跳，朝着機關槍旁邊的兵士，帶着騎者馳去了。劍散着火花，描成弧形的，使力的刺在空色的軍帽上面。

指揮刀切開天空的飛舞着，「噯呀」的已經打在一個頭上。馬跳到旁邊了。

騎兵中隊，完全像山中的洪流似的，流進了十字街口，於是幾十把指揮刀伸到了天空。

喊聲，透到了牢獄的狹長的廊下。

每個監房都擠得水洩不通的人們的疲勞困憊的臉孔上，起了動搖了。市上開始戰鬥着——那是自由的通告，因為能夠相信同黨的人們，已經侵入市上了吧。

已經可以在院子聽到槍聲，人們在廊下走着。突然，懷戀的，形容不出那樣懷戀的聲音：——「同志出來呀！」

巴瓦爾走近了開着小窗的閉着的門口。幾十對眼睛都注視那裏。他憤然的把槍拖擊着鎖，擊了一下又一下的。

——等着，我用炸彈吧，——米羅諾夫推開巴甫卡，從袋子裏拿出手榴彈來。小隊的老兵茲賈爾樂哥抓住手榴彈說：

——等着，發瘋了嗎？現在拿鎖匙來了，沒有炸毀的道理，得用鎖匙開啦。這樣說着之間，監守的人一面挨着鞭子，一面沿着廊下走來。廊下給穿着破衣服的人，也沒有洗過澡的人們擠滿了，他們只是瘋狂的歡喜。

開開大門的巴瓦爾，跑進監房中去。

——諸位同志，你們被釋放了。我們是布喬奴伊的部下。市上給我們的師團占領了。一個給淚水蒙着眼睛的女人，跳近巴瓦爾，像親戚似的抱住，而只是呼呼的啜泣着。救出了被波蘭軍圍在石頭的監房裏，等待着槍斃或上絞首台的五千七十一個布爾什維克和二千一百個紅軍政治部員這件事，對於師團的戰士們，是比一切的勝利的

——因為沒有注意在伙伴裏面有內應者。我不能說出當時的情形了，巴瓦爾，有很多你都認識的呀：娃里亞·布爾傑克。從縣內某市來的十七歲的，還是女孩子的羅莎·古里曼，她是有一對相信人似的眼睛的女子。還有沙雪·布謝夫托，喂，那就是在我們那裏排字的頂有精神的青年喲，就是時時描畫爸爸的諷刺畫的傢伙。唔，還有兩個中學生，一個叫做羅瓦阿塞里斯基，一個叫做托烏季茲，大家都是你認識的。另外都是從縣內的市場及鄉村來的。全部是二十九個，其中有六個女的。大家野獸似的叫着痛。娃里亞和羅莎，在頭一天就給強姦了，半生半死的拖進監房裏了。大家走近她「好好的躺着吧」的撫慰着。羅莎口裏面說出奇怪的話來，過了四五天，精神就完全變了。

——精神雖然變了，那些壞蛋說：「不是真的，是假裝的。」所以每審查一次，就受一次虐待。槍斃的時候，恐怖得不能看了。臉孔上面留着打傷的黑的血跡。現出奇怪的瘋狂的眼睛，完全是老婆婆了。

——娃里亞·布爾傑克直到最後的一瞬間，還是頑抗着。大家都作爲雄壯的鬥士

死了，爲甚麼有那樣的力量，在我不明白的。可是，巴瓦爾，你想聽我說大家死的樣子嗎？那樣的事情，我不能夠的，是怎樣也說不出來那樣慘淒的死的樣子喲……布爾傑克關係最危險，到底和波蘭本部的電報員取得了連絡。爲着連絡派遣他到縣內去，可是給發見了二顆手榴彈和一支白浪林手槍了。那是慣例的走狗交來的手榴彈，因爲能夠順便引出炸毀本部的陰謀計劃來。

——喂，巴瓦爾，最後這天的事情，我不能說呀。可是雖是那樣說，也說出來吧，戰時裁判確定了：槍斃娃里亞及其他的兩個人，槍斃剩下的同志們。

——我們活動的對象的波蘭兵，在那前兩天，下了判決了。

——在戰時前的羅季做電氣構造工的，無綫電報科的青年伍長斯尼古爾可，因爲背叛祖國，在兵士間宣傳革命的嫌疑判處槍斃的刑罰。他也不提出救命申請書，在宣告後的二十四小時內，被槍斃了。

——娃里亞作爲那件事的證人被叫去了，娃里亞爽快的承認「斯尼古爾可宣傳

革命是事實，可是，沒有負背叛祖國罪的道理。」的說了，她是這樣的說：「我的祖國，是波蘭××共和國。對的，我是波蘭××員，因為我被壓迫了，因為你的手使我和我同樣的被驅逐到戰線來的革命者的眼睛睜開了。因此，可以絞死我了，可是我並沒有背叛祖國的，因為我們的祖國是不同的。你們的，是貴族的波蘭祖國，我的是波蘭××共和國。我深深的相信着，我的祖國，不久就要來了，所以在這祖國裏，把我叫做背叛者。一個人也不會有的吧。」

——判決之後，我們被監禁在一起，於是在死刑執行之前被移在監獄裏。夜晚，在監獄對面的醫院旁邊準備絞首台。選擇僅僅離開絕壁的道路的森林旁邊，做槍斃的刑場，在那裏，把我們一起掩埋的穴孔也掘好了。

——市上張貼着判決文，使大家知道了。因為大家看到波蘭人白天在羣衆面前決定對我們的裁制，會害怕的。所以一天亮，就從市上驅逐羣衆朝着絞首台走去。要大家去看可怕的東西。在絞首台的旁邊，集聚着淒慘的羣衆，看去到處是人的頭，頸！監獄給樹杆

做的柵子環繞着。在那監獄旁邊，建立着幾張絞首台，洶湧的人聲不是給我們聽到了嗎？在道路後面架設着機關槍。近處的憲兵，騎馬的，沒有騎馬的，驅集着人們，全大隊在菜園裏及每條道上佈着散兵線。在絞首台的足旁，掘好了掩埋宣告了絞死的人們的特別穴孔。我們偶爾交換一兩句話，默默的等待着最後！前天晚上，甚麼話都說了，同時死別的話語也說了。祇有羅莎在監房的角落裏，說不出理由的，一面呻吟着，一面獨語着。被網縛，被毆打，被撕裂的娃里亞，寸步不能移，大概睡了。本地的女同志，親生姐妹似的惜別的相互抱着，不能忍受放聲哭了，斯得巴諾夫，是個力士似的雄壯的青年，就在被捕的時候，也一面逃跑着，一面打傷了兩個憲兵的剛毅者，他對女同志堅決的說：「諸位同志，掉淚是不行呀。就在這裏哭吧，到了對面，就不要哭了吧！不要使血腥的狗大高興呀。怎樣也不會容赦了，怎樣也不能不死了；所以要死得雄壯呀，膽怯的人，一個也不要從我們這裏產生呀。諸位同志，記住吧，要死得雄壯呀。」

——不久，把我們帶出去了。變態性慾的，瘋狗似的偵察部長秀烏爾可夫斯基，站在

前面。他是個不是自己動手，就是叫憲兵動手的快樂似的男人。憲兵之牆壁，在從監獄到絞首台的道上高築着。因為佩着黃色肩章，所以叫做「黃色」憲兵們，拔出指揮刀在並排地站着。

——被槍拖擊着，被驅逐到監獄的院子的我們，四個人四個人一隊的，開開門拖到外面去了。我們屹立在絞首台的正面，觀望同志的最後，想到即刻就輪到自已了。用大樹杆構築的絞首台，高高地聳立着。上面懸着三條大而粗的繩，兩頭纏在支住台的柱上。人波發出騷然的幽微的聲音而動搖着。每顆眼睛都注意這方面。認識的人也在看啦。

——波蘭的小貴族們，手裏拿着望遠鏡集中在離開頗遠的入口的台階上。其中也混雜着士官，因為是來觀看絞布爾什維克的頭的樣子。

——脚下滿是雪，森林全白了；樹林像撒了綿花似的飄舞着的雪片盤桓地落下來；觸着我們發燒了的臉孔消逝了。絞首台也被雪花狂吹着。我們幾乎也被脫掉了衣服似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感覺到像刺骨般的寒冷。斯德巴納夫等穿着襪子立着，可是並沒注

意到。

——軍事檢察官和高級軍官們，在絞首台旁邊並立着。已經決定了絞殺的娃里亞和其他兩個同志，最後從監獄裏拉了出來。三個人一起互相手挽着手，把沒氣力走路的娃里亞挾在當中的同志們，擁抱着，可是娃里亞想起了斯德納夫所說的一句話：「要死得壯烈呀！」即刻努力想走着走。穿着一件編織的毛繩衣，外套也沒有穿。

——修瓦爾珂夫斯基因為挽着手走，觸怒了他們。他們把走去的同志推開了。娃里亞口裏說了些什麼話，回答她的話說的，是騎馬的憲兵用力揮着鞭子打她的臉。

——一個混雜在羣衆中間的女人，發出了凄慘的聲音，一面瘋狂似的繼續怒吼着，一面衝破了警戒線，朝着走過去的同志們跑去了。但是她被捉住，不知道拖到什麼地方去了。那一定是娃里亞的母親吧。迫近了絞首台的時候，娃里亞唱起歌來了。我自生以來從沒有聽見過那樣的歌聲——含着那樣熱情的歌唱，只有向着死走去的人。一唱出了「同志……」兩個同志也附和着那歌聲唱起來了。騎兵拿起鞭子，想也不想的，猛烈地

紛紛地鞭打着他們，可是三個人不論怎麼樣的毆打，完全像沒有效驗似的。被打倒了，像空着的袋子似的拖上絞首台了，急速地宣讀着判決文，開始在頸子上打結頭了。那時我們都開始唱着。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 × × × × × × × × ×

× × × × × × × × × ×

——從四面八方向我們跑過來了，一個兵士，用槍拖從台上把柱子拉開來，於是三個人的頸子被結頭束得緊緊的，我好不容易才能夠看了……

——我們十個人都直立在牆壁旁邊的時候，由於大赦，得免除了死刑，在宣讀着判處二十年懲役的判決文，其餘的十七個人都被槍斃了。

莎姆衣爾像絞着自己的頭一樣的把襯衫的領子拉緊了。

——同志的身子……三天還沒有放下來，在絞首台旁邊警備兵不分晝夜的站崗。不久，在我們的監房裏又有一批新的同伴被帶進來了，他們不是這樣說嗎？——「在第四天；一位最重的同志孔波里金已經掉落了，於是其餘的同志都埋在那地方了。」

——所以，絞首台，無論什麼時候，都屹立着：我們在被帶到這裏來的路上看見它了，這個樣子的懸掛着結頭，等待着新的犧牲者而屹立着。

莎姆衣爾凝望着遙遠的前方，咬着嘴唇，巴瓦爾沒有注意到話已經說完了。

在他的眼中浮起了傾斜地往後垂着淒慘的頭，默默地搖動着的三個人的被絞着的姿態了！

在街道上激昂地吹着集合的軍號。

——出去吧！莎姆衣爾！

被俘虜的波蘭士兵，給騎兵隊包圍着在街上行走，聯隊軍事委員，在監獄的門前站立着，在軍隊筆記本上寫着命令。

——請把這個拿去。安基波夫同志。——他把寫好的交給肥胖的中隊長。——準備出發，俘虜全部向着納池古拉特·池寧斯古帶去，看護傷兵上馬車，送到同一個地方。到了距離市上二十俄里那樣的地方，要逃走也可以的，我們不給他們掛起來，注意對於俘虜的處理，絕對不要做出暴亂的事來呀。

巴瓦爾一面跨上了馬鞍，一面轉過來，向着莎姆衣爾說：

——喂，聽見了嗎？他們把我們同伴的頭吊起了。而我們對他們是不亂暴的，送到同伴的地方去呀。

聯隊長回過頭來，凝視着他，巴瓦爾聽到了聯隊長現出自言自語的風格，用斷然的調子迸出似的說：

——對於被解除武裝的俘虜，暴亂的份子，是要槍斃的，我們和白軍是不同的。

剎那間，從門前出發前進的巴瓦爾，想起了在聯隊面前宣讀的革命軍事蘇維埃指令上，最後的一句話。

「勞働者農民的國家，愛護着紅軍，國家以紅軍爲誇耀，國家要求在軍旗上，唯一的污點也不要染上去。」

——唯一的污點也，——巴瓦爾的嘴唇囁囁着。

在第四騎兵師團佔領季托米爾，同時在奧古民納俄村方面，果里高夫同志的突擊隊所編成的第七射擊師團，堅固着托尼哀布河了。

由第二十五射擊師團和巴西基爾騎兵旅團所編成的集團，接到了渡過托尼哀布河，在依爾西車站附近，遮斷基也輔、訶諾斯基之間的鐵道的命令。這次作戰，已經截斷了波蘭軍從基也輔退却的唯一道路了，在這涉渡的時候，塞伯把夫青年同盟組織之一的米莎列夫求可夫，沒有人知道的留在最後了。

沿着危險的船橋馳過去的時候，從山對面的，帶着淒慘的聲音飛來的砲彈，飛過了頭上，穿進水中，掀起浪花了。在那一瞬間，米莎的姿態在船橋上的小艇下面消逝了。水把他吞下去了！他便永不再回來了！只有戴着帽簷破了的軍帽的，白茶色頭髮的叫做那基

門訶的衛兵驚愕地叫着。

——甚麼東西一起一伏的飄動着呢？米修卡，像牛似的咕嚕咕嚕的在吃水呀。沉下去！——他愕然地凝視着灰暗的水，站着，可爲從後面擠過來的同志，把他推開了。

——你傻傻的說甚麼呀？大傻瓜？前進呀！

大家並沒有想到是同志的。旅團因此遲延了。其他的部隊已經佔領了右岸。

所以，賽略察知道米莎的最後，是在四天之後，在旅團戰鬥的結果，獲得輔察車站，把戰線移到基也輔方面，堅持忍耐企圖突破珂諾斯典的波蘭軍的猛烈襲擊之中。

耶基門訶和賽略察並排的，敷着散兵線躺着。停止瘋狂的射擊，好容易的搬開赤熱了的槍的機屁。一面把頭屈在地上，一面向着賽略察說：

——槍也可以中止了，完全火一樣啦。

賽爾格因被槍聲妨礙，辛苦的人才聽到了他的話。幾分鎮靜的時候，耶基門訶簡單的報告說：

「某時，你的同伴在托尼布爾河裏溺死了，我直到最後也沒有看見了，沒有錯是掉在水中了。」

他一說完話，用一隻手撥了機匣一看，從背袋中把子彈拉出來，敏捷地開始把它裝進槍裏。

向着佔領柏爾旗柴夫開去的第十一師團，在市上，遭到了波蘭軍決死的抵抗。

每條街上都開始血腥的戰鬥了。機關槍吐出緊纏着似的子彈，阻止騎兵隊的進路，所以給市上被佔領，軍隊被擊破的波蘭軍的殘黨逃去了。車站上的護車隊被捕了，但是，對於波蘭軍的最大打擊，是波蘭戰線的火力根據地的幾百萬砲彈，被爆發了這件事。市上的玻璃，粉碎了的粗石似的到處飛散着。各家都遭到了爆發，像草紙一樣地戰慄着。

紀托米爾和柏爾旗柴夫的打擊，對於波蘭軍，是像受到婦人的打擊似的。所以，他們踏破鐵圈似的包圍，捨身的打開一條血路，從基也輔起成爲兩條奔流，匆忙地退却去了。在巴瓦爾所謂被分離了的個人的感慨，已經沒有了。在這期間裏面，繼續着火似的

交戰，可却金熔化在大衆之中了，無論那一個戰士，都那樣的忘記了所謂「我」這語言，只殘留着「我們」我們的聯隊，我們的中隊，我們的旅團。

所以，事件接二連三地用旋風似的速率運過去了，每天每天都運來了新的事件。

布喬奴伊騎兵隊像奔流似的，連續着一擊，又一擊地，把全波蘭的後方部隊都給擊破了。沈醉于勝利，猛烈地奮發起來的騎兵師團，以波蘭後面部隊的心臟——奧格羅特

• 俄寧斯古爲目的，而轉移了攻擊。

像打在斷崖上的波浪一樣，在衝突而後想退却之間，又帶着淒涼的喊聲「殺呀！」的奔過去。

無論甚麼，對於波蘭軍，都是沒有用的，鐵絲網也好，駐紮在市上的守備隊的捨身抵抗也好。六月二十七日的早晨，結成隊伍渡過斯爾基河的布喬奴伊騎兵隊，攻進納俄果諾特•俄寧斯古，追擊波蘭軍向着訶列支市方面開去了。正在這時候，耶基爾第四十五師團，在新米諾波里附近渡過了斯爾基河，珂托夫斯基騎兵旅團向着留巴爾挺進了。

第一騎兵隊無線電報所接到了戰線司令官的指令：「動員全騎兵隊佔領諾俄納！紅軍師團的進擊，使敵人的波蘭軍士氣沮喪，亂了步法，求救的紛紛逃竄着。」

某日，巴瓦爾受到旅團長的命令派遣到車站去，鐵甲列車剛好停車。巴瓦爾在那裏碰到了完全連想都想不到的人。

他驅馬跑去。巴瓦爾在塗着灰色的頂前的車輛那裏拉緊韁繩，在搭中隱藏着烏黑的砲口的鐵甲列車，用傲然的難於接近的樣子屹立着。在它旁邊，包裹着車輪的沉重的鋼鐵製的被甲，稍稍舉起來了，裏面有幾個人影，滿身油膩的在工作着。

——會鐵甲列車指揮官，到那裏去好哩？——巴瓦爾向一個把水桶運去的，穿着皮上衣的紅軍問：

——那，那裏啦！——兵士用一隻手指着車頭那方面說：

停馬在車頭旁邊的，可却金問：

——誰是指揮官？

從頭到腳全身都穿着皮的，臉子有瘡癩的麻痕的男子，回頭向着他說：

——是我！

巴瓦爾從袋子裏掏出了一包東西。

——是旅團長的指令，請在信封上簽名吧！

指揮官把信封放在膝上簽名，在車頭的中央車輪那裏，有誰的油膩的姿態在工作，在巴瓦爾是只看見一副廣闊的背脊，他偷視着插在皮褲袋子裏的七發手槍的槍柄。

——喂，收據給你呀。——全身穿皮衣的男子，把信封交給巴瓦爾。

巴瓦爾現在就要去的把韁繩分開了，在車頭旁邊的男子，把背脊全部伸出來，而轉過頭來了，在那一瞬間，巴瓦爾像可以給風吹走似的從馬上跳下來。

——亞爾喬姆！哥哥！

身體上重重油膩的機關手，急速地把油注子放在下面，像熊一樣抱住青年的紅軍。

——巴甫卡！這傢伙是愈嘸這——他懷疑自己的眼睛似的叫了。

鐵甲列車指揮官吃驚的，眺望着這光景，砲兵隊的紅軍都笑了。

——看吧！這是兄弟相見的地方呵！

*

*

*

*

*

八月十九日在里俄夫地方的戰鬥中，巴瓦爾的軍帽落下了。他止住了馬，可是在前方，有幾個中隊和波蘭的散兵線在短兵相接着。得托夫跳進窄狹的蘆叢中，一面跑去河畔的砂洲，一面怒吼：

——師團長死了！

巴瓦爾愕然了，列托納夫戰死了。那親切的師團長，沒有再勇敢的同志。……喪失師團長而燃起瘋狂的憎惡的全中隊，把波蘭小隊亂殺着。

追逐逃走的人而走到野原去，在那時候，砲兵隊已經瞄準敵兵開砲了，榴霰彈一面灌殖着死者，一面把大氣分裂了。

綠色的火焰，在巴瓦爾的眼前，像 Magnesium 一樣閃着。一想想「聽到了劈耳似



的轟聲嗎？」的工夫也沒有的，赤熱的鐵片燙着頭了。大地用淒慘的姿勢，奇妙地環繞着，不久橫橫的倒下來了。

巴瓦爾禾囊或者甚麼東西似的從馬鞍上掉下來，滾過鹿毛馬的頭，身體倒在地面。不久，夜偷偷的來了。

第九章

凸出像貓頭似的章魚的赤黑眼睛，中間是綠色的，閃耀着活生生的光彩。章魚蠢動着它的幾十隻腳，一面把鱗片咯吱咯吱地振動着而發出嫌惡的聲音，一面像捲着的蛇一樣伸縮着。在眼前看見章魚的游動。章魚的腳都在身體下面匍匐地迴動，像寒冷時候一樣焦急似的擦灼着。章魚把刺伸長，刺活像蛭一樣在舐着頭，一面戰戰慄慄地收縮身體，一面吸着血。他自己身體內的血，流進了章魚的身體內。起了對手眼看着就膨脹的感觸。刺無時無刻地在吸吮，所以被刺吸吮着時，頭不堪的疼痛。

像在遙遠的什麼地方聽見了人聲。

——現在，脈管跳的怎麼樣啦？

接着，細小的女人的聲音回答說：

——脈管跳到一百三十八次，體溫是三十九度五分，繼續說嚙語。

章魚雖然消失了姿態，可是被刺咬過的痛苦是沒有停止的。巴瓦爾感覺到有誰的手指頭觸到他的手心上。他拚命地想把眼睛張開，眼臉沉重的而沒有把它睜開的氣力。身體內像火在燃燒般的痛苦。

水，噯！我想喝水呀！他即時想站起來，可是像吃得飽飽的，怎末也站不起來呢？

身體並不是自己的身體，它是活動着的別人的身體，不聽自己的使喚的。母親會馬上拿水來吧。他向她說：『要水。』什麼東西在他近旁嘩拉嘩拉的，又不是章魚來吸吮嗎？哦！看吧，哦！血紅的章魚的眼睛……

在遠處，可以聽到幽微的聲音。

——布羅夏，請拿水來吧！

『那，那是誰的名字呀？』巴瓦爾雖然努力的回想，可是在努力中又墮落在黑暗裏面。及從那兒再浮了出來的時候，又想着『要喝水。』

聽見了人聲。

——像這樣，要留心吧！

這次的優美的聲音，更加清楚，更加近來了。

——想喝水嗎？病人。

『倘若我不是個病人，那他就不會和我說的吧？對的，我患痲病了，對的。』於是他第三次努力想睜開眼，但結果還只是幻想吧了。最初映在他細細張開了的眼睛裏的東西，便是頭上的一顆紅珠，可是當他看着的時候，好像有什麼薄暗的東西遮蔽着，把身子向他屈來，於是，嘴唇上感覺到杯子的硬邊兒，接着就是濕潤，認爲是回生似的濕潤！體內的火鎮靜着。

滿足的囁嚅。

——這才好呀！

——病人，看見我嗎？

站在他面前的薄暗的東西這樣囁嚅着，一面想很快地睡去，一面用好不容易的想頭

回答說：

——看不見，可是會聽……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人會復生呢！看吧！生命已經抱回來了，康健的體質，完全可驚呀！在尼娜·烏拉支米諾烏娜，就是忍耐也沒有辦法的呀！的確復生了。

接着，是興奮的女人的聲音。

——嚶，我真歡喜呀！

過了十三天的不省人事之後，可却金才恢復了意識。

年青的身體總是不能死的，所以力氣也漸漸恢復起來。那是第二次的誕生了，一切都覺得是新的，奇怪的，只有頭好像特別沉重，被橫置在疫病裏，連從那裏動一動的氣力都沒有，但是肉體恢復了感覺，手指頭或伸或縮都能夠似的。

*

*

*

*

*

在附屬衛戍病院裏工作的青年女醫生，尼娜·烏拉支米諾烏娜，在自己四方形的

屋子裏，面朝着小桌，在有色彩的日記簿上，紛紛地寫滿了。在那裏，用如下的字句，細小地寫上了的短短的記憶。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今天，由病院的列車運來了一羣受重傷的人。在靠近窗戶的角落裏的床上，睡着被割破了頭的紅軍，他是十七歲的少年。把袋子裏的他的一束書信，和醫生的回憶錄一起投入了信封筒。名字是巴瓦爾·安托列維基·可却金。其中的東西——變成襤褸的烏克蘭××員章第九六七號，破裂了的紅軍日記本子，及聯隊命令的紙頭，在那上面寫着「對於勇敢的進行偵探的×軍可却金表示謝意。」以及一張主人自己手寫的紙片。

『拜托諸位同志，在我戰死的時候，請通知我家裏的人：雪拍托夫卡市，機關庫內，阿爾喬姆·可却金收。』

八月十九日。他因當着破片的負傷，不省人事。明天應該有安那托里·斯特巴納維支的診察。

八月廿七日。

今天，看了可却金的傷，非常沉重。頭蓋業已破裂，因此頭的右側全部癱痺了，右眼出血，眼睛發腫。

安那托里·斯特巴納維支爲了避免炎症，想割出他的眼睛，可是我說腫還有一線的希望，而請求他不要那樣做，得到了贊成。

我格外爲美的感情牽引着，這青年說不定可以回生的，不要把眼睛割下，使他成爲獨眼龍。

負傷兵說着嚙語，亂七八糟的，必須徹夜在傍邊伺候着。我獻出很多的時間，我不能使那青年可憐似的。可能內，想從死神奪回青年。昨天，交班後，幾點鐘都在病舍過的，聽到說嚙語，時時說着完全正氣似的嚙語，我對於他的各種各式的生活都明白。但是，不時也說着恐怖的壞話。要是那罵的方法，是悽慘的時候：從他口裏聽到那樣悲慘的壞話，是怎樣的使我心胸痛楚啊！安那托里·斯特巴納維支，說不要幫助。老頭兒是極憤慨的。

「我不知道，簡直是小孩就加入軍隊，真是不堪的事！」

八月三十日。

可却金依然還沒有正氣。住在收容沒有救助似的同伴的特別病房裏。看護婦甫羅夏幾乎一刻也不能離開似的，我知道甫羅夏是認識他的，好像是在很久以前，一起做過工的，確親切的看顧着那病人的煩擾。而今，我也感覺到所謂絕望狀態。

九月二日。

午右十一時，今天是特別好日子，我所接收的可却金有正氣了，他復活了，越過危險期了。這兩天來都沒有回家。

現在，不能形容這愉快的，因為又救助了一個人，因為在我們的病房裏，又減少了一個死人。在多忙的我的事業中，最可喜的是看到一個病人恢復了健康，大家孩子似地拜托着我，那些同伴的友情是誠實的，不是掩飾的，所以在離別的時候，總哭泣着，雖然有點可笑，但這是事實。

九月十日。

今天，代可却金給他家裏寫了最初的一封信，說是輕傷，即日可以痊癒，癒後一定回家。因為出血過多，綿花般的青白，還是十分衰弱的。

九月十四日。

可却金開始笑了，美麗的笑顏。很平常，不像平時的粗暴……用可驚的姿勢恢復着。他與甫羅夏是很要好的，眼睛時時望着床的邊緣。好像甫羅夏也說過我的事了。當然是重大的褒獎一樣，因為，病人當着我進去的時候，總是謹慎地笑着，昨天問過這樣的事情。

——那是怎麼樣哪？先生，手上的黑痣？

我不說出那是他的指痕，在說囁語的時候，不喜歡似的緊握住我的手的那個痕跡。

……

九月十七日。

可却金額上的傷勢痊愈了，病人在換繃帶的時候的那無限的忍耐性，在我們醫生

們之間，都很欽佩的。

要是普通人，在這種時候，或是呻吟，或是說不能忍耐。要是他，就沈默着，傷口塗上藥酒，琴絃似的張着身體，常常失掉意識，要不然，並沒有有一點呻吟聲。

大家都知道：要是可却金發出呻吟聲，那是失了意識的證據。我不知道是從那兒湧出了那樣的堅忍？

九月二十一日。

可却金被車子載着，開始帶到醫院的大院子裏去，用一隻眼睛望着庭園的那樣子，貪婪似地呼吸着新鮮空氣那樣子！用薄布纏着的頭中，只現出一隻眼珠子，這隻閃爍的美麗的眼睛，好像完全剛生下來的東西似的，在迴視着這世間。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因為有人叫，走到樓下的會客室裏一看，有兩個姑娘在等待着，一個非常漂亮。她們要求見可却金。兩個人的名字是——特里亞·托瑪納瓦，塔基亞那·布拉納夫。

斯卡亞。特里亞的名字曾經知道了。可却金在嚙語中時常說到她。允許他們會面。

十月八日。

可却金開始一個人在庭園裏散步，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呢？」有過好幾次了。我只回答着「快了！」女朋友們，兩個人，在會客那天，都要來訪候病人的。我明白了他不呻吟的原因，因為並不限於有什麼病的時候。

我一問的時候，這樣回答。

——請讀一讀俄烏特這本小說吧，那末做就能明白了。

十月十四日。

可却金出病院，從心裏惋惜的離別了。取掉了眼睛上的繃帶，只剩下了額頭上的一隻眼睛失掉了視力，可是從外面看去是絲毫也沒有變化，與這樣好的朋友分別，在我是極痛苦的。

什麼時候都是這樣，一痊癒了便從我這兒離開去，沒有第二次的見面是並不稀奇

的，在離別的時候這樣說。

——左邊的眼睛瞎了是還好呀！以後要怎樣開槍呢？

因為又在想到戰線上的事情。

*

*

*

*

*

出衛戍病院之後，巴瓦爾暫時在特里亞住的布拉納夫斯基家裏過日子。

不久，他嘗試着把特里亞引入共同的事業上，勸他參加市上開的××會。特里亞是贊成的，可是一看到換穿了衣服從房裏出來的她的姿態，巴瓦爾就咬着嘴唇，因為帶了穿着極時髦整潔的服裝的女人，到自己的朋友中去，是不能的。那天就開始衝突了，當着他問：『爲什麼要那個樣子呢？』的時候，她憤慨說：

——我是最嫌去和合人家的調子，要是一塊兒走，說我的體裁不好，那我不去得了！出席那天的會議的他，看見了夾在褪色的制服和皮衣中間的特里亞的盛裝的姿態，心裏異常痛苦。大家把特里亞看做外人——感覺到這點的他，用輕蔑似的，挑戰似的

態度地迴視着大家。

穿着防水布的襯衫，年青，肩膀很廣闊的碼頭夫，邦古拉托夫，是碼頭同盟書記，他把巴瓦爾叫到一個角落裏說：

——是你帶那個漂亮的女子來的嗎？

——哦！是我——可却金激昂地回答說：

——唔！——是的……邦古拉托夫扯長的說——那個姑娘的樣子，跟這兒是合不來的。純粹是布爾喬亞。爲什麼帶那樣的女人來呢？

巴瓦爾一陣一陣地囁嚅說：

——她是我的同志，所以帶到這兒來，明白了嗎？並不是對我們懷有敵意的女人。僅有她的身裝，完全是那樣的，可是只看衣服，便貼上了頭銜，是不對的。甚麼樣的人不能帶到這兒來，我是知道的。不要攻擊甚麼了吧！同志。

他雖然想說出利害的話來，因爲知道邦古拉托夫所說的；是大家的意見，所以只有

忍耐，而把自己的憤怒，甚麼都推在特里亞的身上。

「不是不該說的那樣的大架子能有什麼用呢？」

從這晚上起，二個人的友情就此破裂了。

抱着那樣堅固地結合着的友情而被破裂了的嘆息與驚愕的感情的巴瓦爾，在苦惱着。

再過幾天，每次碰到，或談話的時候，二人之間，愈隔得遠遠的，產生了莫明其妙的不和。巴瓦爾對於特里亞的安閒的個人主義變成了不堪討厭的了。

兩人都知道決裂是無可避免的。

今天，他們互相想作最後的談話，而一塊到古拍柴爾斯基公園去。旁邊給枯焦了的茶色的樹葉遮蔽着，兩個人站在絕壁的欄干旁邊。眼睛下面浩洋的德尼布爾河流，輝閃着灰色的光芒。一隻汽船，用兩側的車輪疲憊似的打着水面，正要在巨大的橋下出現的時候，又拖着兩艘大肚子的艇子，逆流而去了。西沈的太陽，用黃金的筆染在托哈納夫島

上，用燃燒似的火焰在家家戶戶的玻璃窗上作色。

特里亞眺望着黃金色的光彩，不久，被隱着深深的悲痛而開口說：

——我們的友情已經消逝了，像現在消逝着的太陽似的？

疑視着對方，不把眼睛離開的他，愁苦地把眉毛一聳，輕聲地回答說：

——特里亞，以前的事情不用再提吧！當然，你是明白了，我是愛你的，所以，就是暫且還可以奪回去我的愛情，可是，要是你不能跟我們在一起是不行的。我現在不是以前的巴瓦爾夏，要是說我首先是你的，而後是黨的，那我，我是不能做庸夫吧！所以，我首先是黨的，而後是您的，也是其他親愛的人們的！

寂寞地疑視着青青的河流的特里亞的眼睛，湧滿了淚珠。

巴瓦爾正在眺望着最熟習的她的斜臉及濃厚的栗色的頭髮中，感到了對於曾經那樣尊敬的，親愛的處女的憐憫的波動意志地打擊着心胸。

他一面担心的，一面用一隻手挽在她肩上。

——把縛網你的東西，甚麼都扔棄吧！跟着我們一塊兒，結合起力量來打倒紳士們，不可以嗎？我們中間好的女郎也是很多的，和我們一齊忍受征服一切的困難而無慈悲的鬥爭，和我們一齊忍受着一切不自由的女郎們……那些人們，說不定沒有像你一樣的有學問，可是，爲什麼？爲什麼你不能跟我們在一起呢？要說是被就察寧看作無法無天的，可是那個傢伙是鬥士呢，並不是奸細吧！雖是受到沒趣味的看待，但，要是那樣，爲什麼要作成席布爾喬亞的跳舞會的樣子呢？你要說「和穿污垢的制服的做朋友，只願免得我」的那傲慢話……在你雖然有愛勞動者的精神，可是不能愛思想。和你分別是痛苦的，可是，沒法子，只有用樂觀的情緒來回憶愈了。

他咬着嘴唇。

翌日，在路上看見了指令的巴瓦爾，留意到了上面有縣非常委員會代表，鳩夫萊的署名。他的心臟戰慄着，好容易的找着走到水兵所住的地方，可是不讓通過去，因爲他引起什麼話也不要說似的騷擾，所以步哨要把他捉住的，紛紛地集攏了來。這樣一來倒可

上，用燃燒似的火焰在家家戶戶的玻璃窗上作色。

特里亞眺望着黃金色的光彩，不久，被隱着深深的悲痛而開口說：

——我們的友情已經消逝了，像現在消逝着的太陽似的？

凝視着對方，不把眼睛離開的他，愁苦地把眉毛一聳，輕聲地回答說：

——特里亞，以前的事情不用再提吧！當然，你是明白了，我是愛你的，所以，就是暫且還可以奪回去我的愛情，可是，要是你不能跟我們在一起是不行的。我現在不是以前的巴瓦爾夏，要是說我首先是你的，而後是黨的，那我，我是不能做庸夫吧！所以，我首先是黨的，而後是您的，也是其他親愛的人們的！

寂寞地凝視着青青的河流的特里亞的眼睛，湧滿了淚珠。

巴瓦爾正在眺望着最熟習的她的斜臉及濃厚的栗色的頭髮中，感到了對於曾經那樣尊敬的，親愛的處女的憐憫的波動志忑地打擊着心胸。

他一面担心的，一面用一隻手挽在她肩上。

——把縛細你的東西，甚麼都扔棄吧！跟着我們一塊兒，結合起力量來打倒紳士們，不可以嗎？我們中間好的女郎也是很多的，和我們一齊忍受征服一切的困難而無慈悲的鬥爭，和我們一齊忍受着一切不自由的女郎們……那些人們，說不定沒有像你一樣的有學問，可是爲什麼爲什麼你不能跟我們在一起呢？要說是被就察寧看作無法無天的，可是那個傢伙是鬥士呢，並不是好細吧！雖是受到沒趣味的看待，但要是那樣，爲什麼要做出席布爾喬亞的跳舞會的樣子呢？你要說「和穿污垢的制服的做朋友，只願免得我」的那傲慢話……在你雖然有愛勞動者的精神，可是不能愛思想和你分別是痛苦的，可是沒法子，只有用樂觀的情緒來回憶您了。

他咬着嘴唇。

翌日，在路上看見了指令的巴瓦爾，留意到了上面有縣非常委員會代表鳩夫萊的署名。他的心膽戰慄着，好容易的找着走到水兵所住的地方，可是不讓通過去，因爲他引起什麼話也不要說似的騷擾，所以步哨要把他捉住的，紛紛地集攏了來。這樣一來倒可

以達到目的了。

和夫約多爾見過面，彼此都很歡喜的。夫約多爾被炮彈打落了一隻手。馬上就談到了事業。

「暫時離開戰線，也許是無理由的吧！在這兒和我一起來拔除反革命的根不好嗎？明天一定要來呀——鳩夫萊說。」

* * * * *

和白色波蘭軍的戰爭也告終了。紅軍雖迫近了瓦爾沙瓦，可是失却了與基本部隊的連絡，爲着化費了物質的和肉體的全能力，尙無法衝破這最後的境界，沒有疑義只有後退。發生了波蘭人把紅軍放棄瓦爾沙瓦這件事叫做所謂「衛斯列的奇蹟。」貴族的白色波蘭，還保延着壽命，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空想，暫時不能實現的告終了。

被鮮血浸潤的國家，是需要暫時間的憩息的。

巴瓦爾不能會見家裏的人，因為塞柏托爾卡市，還是給白色波蘭軍所佔領，變成了戰線的臨時境界線。在進行着講和談判，巴瓦爾日夜都在非常委員會裏，幹着命令所要做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他住在夫約多爾的房子裏，知道市上已經被波蘭軍隊佔領了的巴瓦爾，垂頭喪氣起來。

——怎末樣啦？夫約多爾，要是這樣的講和我的媽媽不是留在外國了嗎？

可是，夫約多爾寬慰他似的說：

——大概，國境是劃定在越過了訶寧河邊吧！市上是屬於我們的，快要明白了。

師團，從波蘭戰線直向南方移動去了。偷着機會，烏蘭克里將軍從格寧姆地方慢吞吞地匍匐着出來。所以在共和國傾注全力於波蘭戰線上的時候，烏蘭格里將軍的黨徒，沿着托尼爾布河從南方到北方，向着矮加柴納斯拉夫縣出動了。

整個國家在期待着結束和波蘭軍的戰爭，而想掃蕩直到最後還殘遺下來的反革命巢窟，向着克尼姆把軍隊急速地送去。

堆積着人，車，兵站，大炮，的幾輛軍用列車，通過基也輔向南方去了。在非常委員會的運輸部裏，在繼續着煩忙的工作。接二連三的開到的兵士，成爲了「糞堆」。車站擠得到處水漏不通，因爲連一條空隙的線索也沒有，便妨礙了前進。電報機繼續吐出了發出最後的要求的送電紙的狹片。在那上面寫着，爲着各個師團開路的指令。打着送電紙之流，一點也看不見效果，所以一切的電報都決定着——「依照秩序……戰時命令……立即開路……」這樣一來，不履行的時候，便要作爲有罪的人送交革命軍事裁判所去這件事，在其中幾乎一切都給敘述了。

「糞堆」的責任是非常委員會運輸部負擔的。

各部隊的指揮官，一面揮着手槍，一面走進這兒來。根據各個司令官的電報的號數，要求着即刻把那列車運輸出去。

雖然說了那樣的事是不可能的，可是沒有一個人傾耳聽着。吐出了「就是死也要前進」的那樣悲慘的惡口。特別是問題連繫着的時候，俄然要求鳩夫萊出來。於是在非

常興奮的時候，現在也想開始打架的人們，也溫順起來了。

鳩夫萊的像鐵一樣從容的姿態，和不許回答的破碎的聲音，把一旦拔出來的手槍收進了盒子裏。

巴瓦爾的頭上，感覺到像被針刺痛了似的，走出房子到外面的台階去，非常委員會的事情，是特別透徹神經的。

有個時候，巴瓦爾在滿載着彈藥箱的車上，看見了賽略察，布爾傑克向着他從貨車上跳下來，一面險些推倒在地上，一面緊緊地抱住了他。

——巴甫卡傢伙！我馬上就注意了。

兩個親友，互相不知道要問些什麼，說些什麼才好。直到那時止，不是經過了很多的事情嗎？不管問些什麼，總是不等待對方的回答；自己先回答了。汽笛在鳴着，也沒有注意。直到列車轟隆轟隆的走動時，才互相擁抱着，握手告別。

怎末這樣的連想到遇見也沒有，又不能不分別了。列車漸漸地增加了速度開去。賽

略察要向着朋友們說些什麼離別的話，一面攬住了溫暖車子的開着的門口，一面走上車的扶梯。幾隻手把他抓住，帶進列車中了。巴瓦爾突然地站着，目送着後面。而到現在，才想起了賽略察不知道姊姊圭里亞的最後的事情。因為賽略察不住在故鄉的市上，可是他和巴瓦爾無意中會見的時候，又忘記了說那件事了。

「帶着冷靜的精神去是好的，不通知是可以的，」巴瓦爾想着。難怪他也不知道這就是和朋友的最後一次見面。秋風激烈地打在他胸脯上，屹立在列車頂上的賽爾格，也不知自己正向着死路前進的。

——坐下來，賽略察——一個穿着一件背上燒壞了外套的叫做托洛先珂的紅軍，像要說伏他似的說：

——什麼，我是風之子，任意的讓風吹着好了，——賽略察笑嘻嘻地回答說：

過了一星期之後，在秋色染遍了的草原上的戰鬥，最早的就告了結束。

沒有眼睛的子彈，從遠方帶着悲慘的形勢飛過來了，被喀的擊中了的他，身子在戰

慄着。他抓住胸脯，覺得灼熱似地疼痛，雖走了一步，可是站立不穩了，不出聲，抱着空虛，把兩手緊壓在胸上，像準備跳躍似的向前傾着，不久，鐵一般的強壯的身體，撲通的倒在地，於是他那空色的眼睛凝視着無涯的草原那面。

*

※

*

西

考

對於非常委員會的工作，神經透徹的巴瓦爾，是還沒有完全恢復健康的證據，更加上打傷的苦痛，二天晚上都不能入睡的結果，終竟矢却了意識。

那時候，他向着鳩夫萊說：

——以為怎末樣呢？夫約多爾換我做別的工作，也沒有關係嗎？我是想到用手腕的某方面的大工場去；在這兒怎末也合不起來，在我也非常明白的；我在委員會說過我是不適宜於軍務的，可是上戰線去，比這裏更吃力呀！這兩天以來，在收拾斯特依里的黨徒的時候，我也完全參加了。我不稍微停止拿槍打戰，是不行的，對吧？夫約多爾——足步紛亂的他，沒有成爲健全的非常委員的道理喲！

鳩夫萊担心似的眺望着巴瓦爾。

——樣子不大好，應該提早取樂取樂，是我不好的，因為忙於事情，所以未注意到。這次說話的結果，巴瓦爾手裏挾着文件，出現在×××縣委員會裏，這些文件是他得到委員會的指令而拿來的。

漫不關心地把鴨舌帽蒙到鼻子上的忙忙叨叨的少年，眼睛看着文件，活潑地向巴瓦爾使着眼色。

——從非常委員會來的嗎？多愉快的工作呀！知道了，有工作馬上就照顧你的，大家都在鬧着飢饉，想到什麼地方去呢？縣糧食委員會怎麼樣哪？不好嗎？那是沒有辦法了，到碼頭煽動本部去嗎？好不？哦！廢話呀。說實在話，勞働就有食糧出來呀！

巴瓦爾遮斷那青年說：

——想到鐵道的大工場去。

那青年驚訝地凝望着他。

——大工場唔……大工場並不向我們這兒來要求人的呢！無論怎樣，到烏斯基納維基去看看爲妙；總有地方照顧的。

簡單地與淡黑色的姑娘談話的結果，巴瓦爾決定做大工場的同盟集團書記，而且不離開工作的。

正當這時，在格寧姆地方的門口，屹立在曾經成爲那兒的韃靼人和托尼爾布爾南方的哥薩克的境界線，半島的狹窄的喉嚨處的白衛軍的城堡——「橫壕」又在重新建築着淒涼的堡壘。

在橫壕對面的格寧姆，從國內的偏僻地方追逐出來的，瀕於滅亡命運的舊世界，像被酒灌醉了似的。

一個發潮的秋夜，在闇暗中渡過西瓦修河，突進了布滿在堡壘裏的敵人背後的幾萬革命羣衆，都跳進了海峽的寒凍的水中。把自己的機關槍，放在頭上，爲着未來的幸福而運去。熱火的伊凡，也混雜在這數萬人之中。

當天亮的時候，橫壕像患了熱病似的瘋狂地沸騰着，在數千個人流越過障礙物襲擊着里托夫斯古半島的白軍的城堡後門時，渡過西瓦修河的先鋒隊，已經攀上了對岸。匍匐地攀登上混着硃土的對岸的先鋒隊中，也出現熱火的伊凡的姿態。燃燒着未曾見過的無慈悲的戰火。白軍的騎兵隊，望着從水裏匍匐上來的人們，野獸般的狂叫着，而衝進去。熱火的伊凡的機關槍一刻也不休止的增植着死體。浴着彈雨的人們，連人帶馬的重重地倒下來，伊凡用眼睛也止不住的迅速，不斷地把新的保彈帶上進去。

在橫壕裏，爆發了幾百發的炮聲，大地也好像陷落在無底的泥沼中，於是越過死亡的幾千砲彈，發出呼的奇妙的聲音飛去，又細細的破碎地飛散了。被爆傷了的大地，啾的飛舞着，在烏黑的深淵裏把太陽蔽隱了。

大蛇的頭被壓潰了，紅流朝着格寧姆進去，第一騎兵師團與以最後的悲慘的打擊而迸去。被恐怖襲擊着而戰慄的白衛兵急忙地跳上汽船，離開了碼頭。共和國把金色的圓紅旗徽章，縫在下面心臟跳着的破爛的制服胸襟上，所以，機關槍手的熱火伊凡的制

服胸襟亦混在裏面。

與波蘭軍締結了和約，市上照着鳩夫萊的希望，變成了蘇維埃烏克蘭的東西。離開市上有三十五個基羅米突地方的一條河成爲了國境。值得紀念的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早晨，巴瓦爾到達了他所記憶的土地上。

佇立在被雪遮蓋着的露台上，閃閃的眺望寫着雪柏托夫卡的站名，即刻又向左邊轉入車頭庫裏，尋找着亞爾喬姆，可是職工都不在了。緊緊地擁着外套穿過森林向市場上走去。

瑪里亞·亞珂烏列烏娜一聽見了敲門聲，一面說着「請進來！」一面回過頭去；知道在門口出現的，滿身是雪的男子便是他所懷念着的兒子之後，他用兩手按在心臟上，因爲過於喜悅的原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瘦瘠的身體貼在兒子的胸上，他的臉上一面浴着無數次的接吻，一面喜悅地哭泣。

巴瓦爾擁抱住母親，凝望着想焦了，期待得疲倦了的滿是皺紋的臉孔。一句也不說

的，期望着母親的氣鎮定下來。

疲憊了的她的眼睛中，又開始輝耀着幸福了。現在母親抱住料想不到也會有第二次見面的兒子；想要說什麼似的迴視着，可是怎末也說不出一句話來的。

再，大約隔了三天，在夜間攜着行軍裝的亞爾喬姆斯文地走了進來，她高興得要死了。

在可却金一家小小的屋子裏面，它的主人們都回來了。

經過了痛苦的試練和不幸的遭遇之後，而得免於死亡的哥哥和弟弟都在一塊兒了……

——可是以後，您們打算怎末樣呢？——瑪里亞·亞珂烏列烏娜問孩子們。

——還是到工廠裏去媽媽！——亞爾喬姆回答說：

所以，巴瓦爾在家裏過了兩個星期之後，又回到基也輔去，因為工作在等待着他的。

（第一部完）

50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出月五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翻	著
售	行	行	譯	作
者	者	人	者	者

全	瀾	虛	段	N.
國	錄	亞	洛	奧
各	出	平	夫	斯
大	版		陳	托
書	社		非	洛
店			瓚	夫
				斯
				基

元 幣國價實

